

丙午臘月付梓

山西礦務檔案

梁成楹題

## 山西礦務檔案序

虎熊豹獅之類。挾其爪牙。皮足之堅利。爲競爭之具。馳驟山澤。間百獸俯首。帖耳望風。奔逸莫敢。誰何獨其競爭之術。無文字爲之記符。故其術不進化。人類之生。無羽毛鱗介以自衛。乃經寒熱而族繁。與強獸鷲禽同生活。棲息於地球。而不爲所戕。卒能戰勝萬物。而保其種。此固人類之智生。有異於他物。要其競爭之技。有文字爲之傳種。而搆精使研究擴張。得所憑藉。日新月異。世世有所發明。而不失其舊。此人類競爭之術之所由無敵也。我晉自光緒廿四年。與英公司訂合同後。爭礦之議。不下數十百次。奏疏函電。充盈膜睫。痛陳死諫之聲。慘不忍聞。而民氣得藉以稍稍震盪。今則二千萬同胞。殆人人誓以死爭。甯爲與礦俱亡之厲鬼。不能以生人面目。奴於異族。令環球位我於波。猶印緬。越韓諸國席上。此晉人志也。乃相爭十載。福公司一商人

資格非如國際交涉有海陸軍爲之援非如各國政黨有多數代議士爲之羽翼非有多數大資本家雄辯家爲之驅使以一單獨之公司與無數太行豪傑相持倏而背約倏而虛聲恫喝一鹿縱橫於虎穴鋌而走險跂跂焉欲利用我內蠹以爲之傀儡肉食者鄙輒望外人之積威而膽懾積愚生畏積畏生逼助魃爲虐不恤清議每爲危激之警說以惑我同胞三晉民氣雖甚可用再竭三衰能無慮乎竊思人羣競爭之術以比較而日進結繩鳥跡而蒲竹而梨棗而石印鉛鑄良以競爭之技日益複雜則借符號以爲之記亦不窮今日之所驚者明日之所棄今日利十倍者明日忽千倍或循舊或變更皆資文字爲憑藉觀夫徒手一變爲挺刀挺刃一變爲炸藥競爭之術幻變萬狀一日千里遂有不折一矢不發一彈以片紙空文而亡人國者遠如英法與印越之通商條約近如日本與朝鮮定聘總監之文福公司與山

西所訂之合同亦其一也。而我晉爭礦以來。宗旨方法。及抵制之手段。卒未有所新發明。豈非以奏稟電函之散佚微特。不能如外國新聞號外瞬息萬張登時已飛滿全國。灌入人々之腦筋。即間有破的偉論。往往未及實行。已等于流電隕星。無從探得。甚至有稿出已手。不崇朝而忘過半者。學界尙然他無論矣。如此日以爭礦號召於衆。恐數月之後。并新舊合同亦難于索閱。徒恃無意識之舉動。激而變爲野蠻排外。此爭礦前途所大懼也。前解君子仁手輯有山西礦務檔案。同鄉會留有副本。係會員分抄。崔君文徵手訂。後又有往復函件。以及散見於各報紙。並鄉人所傳述者。多未附入。余因招集同會幹事。分擔印費。同人并囑余編其次第。付梓以廣流傳。爲山西爭礦前途備一殷鑒。使此後對待福公司純粹出於文明公理之競爭。以保存吾黃河太行間一片乾淨土。則解崔二君並同鄉會員編輯繕寫之苦心實梯之

也。或吾同胞不肯垂聽。無堂堂之鼓。正正之旗。僅出于一閔之舉動。是猶距虎而轉爲俵。使小小短冊徒遺後人。展卷憑弔之悲。則余區區之衷。所臨風西顧呼號而痛不能聲者爾。

山西同鄉會會長李慶芳序於日本東京山西同鄉會事務所

## 凡例

一檔案目錄。略仿西史編纂法。按其事實之前後。爲次第。間有記憶不確者。俟續刻時再爲改訂。

一檔案之刻。在鑛事未結局以前。有遽然不能發表者。暫秘以俟後登。

一檔案付刻時。多有要件未及搜羅。有後至者。概附入拾遺一門。

一編輯檔案。因年假休學。爲時敦促。體例殊欠完備。閱者諒之。

# 山西礦務檔案目錄

山西商務局與福公司交涉之起原	附總理衙門奏摺 及原章程二十條	一
彙錄盛大臣與外商部及晉撫豫撫電文	附外商部往復咨呈	七
盛大臣與福公司訂合同四條		一一
商務局與福公司往復函		一二
留東學界與內地往復電文		一六
晉撫張致商部函		一八
京官具外商部呈附原批		一九
福公司謁晉撫張人駿問答		二二
留東學界通告內地廢約自辦公啓		二二
全省學界呈請晉撫張主持廢約稟		二九
全省士紳呈請晉撫張代奏力爭礦約稟		三三

商務局與福公司之間答……………三二

晉省官紳與外部及京官往復電文……………四〇

京官再具外務部呈……………四二

晉紳劉篤敬李廷鳳致京官函……………四三

全省士紳致外商部及京官電文附士民致外部公電……………四五

熙侍御齡請磋商晉礦摺及叅盛宣懷片……………四七

全省紳商呈請晉撫申明廢約稟附原批……………四九

留東晉紳具直督袁世凱呈附原批……………五三

留東晉紳梁善濟赴平定致京官公函……………五四

晉撫張致外部函……………五六

晉省代表李廷鳳劉懋賞具外商部呈……………五八

晉省代表與冀甯道丁寶銓往復電文……………五九

冀甯道丁丁外務部尙書瞿鴻禨書……………六〇



晉省代表與福公司在外部開議之問答	六五
留東學界奉隴全體學生上外部稟	六九
全省商學界上晉撫恩壽稟附原批	七〇
盛大臣奏請撥款專辦晉礦摺	七三
同濟公司在平定締結購地合同及規條	七四
平定十七都長致同濟公司廢約函	七五
留東學界與冀甯道丁往復電文附晉學社來電	七六
留東學界致京官及董道崇仁函	七九
留東學界上晉撫恩稟	八二
直督袁札董道文並致晉撫恩電	八三
省垣學界某致東京學界函	八四
福公司總董遞外部說帖	八五
晉撫恩與外部往復電文	八八

留東學界致京官函.....八九

留東晉學生李烈士培仁蹈海絕命書.....九四

錄晉報載李烈士事.....九七

錄時報載晉礦事及其論說丙午十月中旬報其論說載在十月十六日報.....一〇〇

山西財政局總辦曹道受培上晉撫恩稟.....一〇二

省垣學界某致東京學界函.....一〇三

留東學界上晉撫恩稟.....一〇六

留東豫晉秦隴全體學生上外部稟.....一〇九

留東學界與晉藩吳匡往復函.....一一一

## 山西礦務檔案拾遺

礦案之禍始.....一一三

錄浙江潮第十號論劉鐵雲事附劉上晉撫原稟.....一二四

同濟公司之始末	一二五
續改山西正太鐵路合同附行車合同	一三三
勸潞澤立公司原啓	一三八
潞礦公會章程附原批及蔭城支會章程	一四一
澤郡學社致留東晉紳劉志詹函	一四三
保晉礦務總公司簡章	一四五
山西採礦條約說明 <small>錄丙午十一月二十九日時報</small>	一四八
錄東亞關係特種條約彙纂載山西鑛約並華俄銀行與福公司締結條約原文	一五七
旅京晉學生上外部稟	一五九
省垣某致東京學界函附外部電	一六〇
祭烈士李靜齋文	一六二
福公司開採煤鑛之報告 <small>錄丁未正月十五日時報</small>	一六三

目次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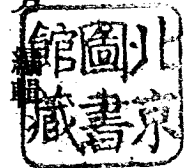
錄時報載福公司股東在倫敦集議紀事……………一六六

附洋文原章程……………一七二

目錄終

# 山西礦務檔案

上黨 李慶芳



## 山西商務局與福公司交涉之起原

### 總理衙門奏摺

奏爲遵議山西鐵路礦務辦法。改訂章程。請旨遵行。恭摺仰祈鑒事。光緒二十四年二月初八日准軍機處片交奉  
上諭都察院奏山西京官呈訴山西與辦鐵路。流弊滋多。請停辦一摺。山西與辦鐵路。前據該撫奏稱。因所產鐵各礦  
須修鐵路。方能運銷。現有皖粵各紳商籌借洋款。來晉開辦。當經降旨允其開辦。並令預防流弊。酌定詳細章程。奏明  
辦理。迄今尚未奉到。茲據山西京官呈稱。該撫擬將潞安澤州沁州平定州四府州與洋人深堪詫異。着將現辦情  
形。及擬定章程。刻日具奏。原呈所指方孝傑劉鷲二員。聲名甚劣。均着撤退。毋令預聞該省商務。又左都御史徐樹銘  
奏山西礦務鐵路。宜歸紳民自辦各節。着胡聘之一併詳議具奏等因。欽此。是月二十四日復准軍機處鈔交山西巡撫  
胡聘之遊。旨覆陳晉省鐵路礦務現辦情形。分繕合同章程清單。呈覽一摺。奉。硃批該衙門議奏。單三件併發。  
欽此。臣等正在核議間。復於三月初六日。准軍機處片交御史何乃瑩奏山西鐵路礦務請停借洋款一摺。軍機大臣  
面奉。諭旨。該衙門知道。欽此。三月十四日。准軍機處片交都察院奏山西京官條陳山西商務局借款章程。關係重

山西商務局與福公司交涉之起原

大據呈代奏一摺。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着歸入胡聘之前奏內一併議奏。欽此。臣等當就山西巡撫胡聘之所訂合同章程。按之山西京官及徐樹銘何乃燮陳奏各節。悉心參酌。逐條覆核。原訂借款合同。國家應得餘利。幾同虛指。地租課稅等項。概未聲叙。似於各國開礦成式。尙多遺漏。自應酌量增改。以濬利源。而山西京官謂將潞安澤州沁州平定州四屬典與洋人。徐樹銘原奏謂將鐵軌開礦兩事。包與商人。均屬言之過甚。即山西京官二次公呈。將合同章程逐層辯駁。亦多誤會。無以折服洋人。何乃燮奏請停借洋款。固屬正辦。惟泰西各國。率皆經營路礦。以馴致富強。晉省煤鐵礦產之富。久爲西人歎羨。我若深閉固拒。轉恐利權旁落。何如預爲之地。操縱猶得自如。現在中國商情。集服不易。僅用土法開採。實係難觀成效。劉鶚方孝傑二員。奉 旨撤退。義國商人羅沙第。俄國商人璞科第。即各發其公使。先後來臣衙門催辦。謂合同業經山西巡撫遵照奏案批准。斷難更改。並謂已報其本國政府。往復辯論。至再至三。勢亦難於中止。臣等公同商酌。晉省路礦。業經奉旨准借洋款開辦。果將合同章程。斟酌妥善。於國於民。均有裨益。當與各該使臣訂明。事關商務。非同別項交涉事件。應逕與洋商商辦。使臣不必豫預。以免轉轄。臣等遂博攷西國礦路章程。與義商羅沙第。俄商璞科第。將原訂章程。逐一增改。礦章第一條原稿。僅叙辦理晉省孟平澤潞等處礦務。語涉含混。改爲先與礦師勘定何鄉何山。何種礦產。繪圖貼說。稟由山西巡撫查治。果與地方情形無礙。方准開採。並添叙如係民地。平公租買。如係官產。照田則加倍納賦。第五條聲明所開礦地。遇有墳塋祠墓。必須繞越。毋得發掘。第六條增入所有礦產。按照出井之價。值百抽五。作爲落地稅。報効中國國家。官利八釐。改爲六釐。公積六分。改爲逐年還本。仍隨本減息。用本還清。公積即行停止。此外所餘淨利。提二十五分。歸中國國家。餘歸公司自行分給。並聲明係商人

籌借。如有虧折。與中國國家毫不干涉。第八條添入開礦所需料件機器等物進口。照開平各礦章程。完納海關正半稅項。礦產出口。仍照開章納稅。第十六條於租界內人已開之礦。添叙不得稍有抑勒。第十七條於添造支路。轉運煤鐵。添入應訂章程。屆時另議。第十八條每年盈虧清冊。添入各請華洋公正人一名。核算無訛。然後登報。以符各國公司通例。又鐵路合同第八條添入鐵路經過地段。如係民地。應向業主公平租買。如係官地。應與地方官議定租價。並照該處田則。逐年納賦。第七條聲明路成後。中國於正定太原兩處。設關收稅。與鐵路無干。第十條原議每年餘利。以四成歸公司。二成歸報効國家。一成歸商務局。三成歸華俄銀行。現改爲二成歸商務局。四成歸報効國家。一成歸商務局辦公之用。三成歸華俄銀行。仍聲明俟借款完清。此三成餘利。銀行亦即停收。原議第十四條鐵路初成。客貨稀少。恐不敷養路之費。准於附近鐵路地方。酌開煤鐵礦數處。現今全行刪除。以清界限。其餘各條。亦均逐句推敲。期於妥協。並將劉鶚方孝傑所立公司名目。一律刪除。統歸山西商務局任辦。俾一事權。臣等與該洋商逐細磋商。始經定議。謹分繕清單。恭呈御覽。該洋商等在京守候日久。該國使臣屢催訂議。勢難再緩。如蒙俞允。即由臣等飭令電調來京之山西商務局紳士曹中裕與洋商羅沙第璞科第在臣衙門畫押。以免稽延。所有遵議山西鐵路礦務辦法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再此摺係總理衙門主稿。會同戶部具奏。合併聲明。謹奏。

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二十七日奉硃批依議。欽此。

### 山西商務局與公司福議定山西開礦製鐵以及轉運各色礦產章程條列於左

一 山西商務局稟奉山西巡撫批准專辦孟縣平定州潞安澤州與平陽府屬煤鐵以及他處煤油各礦今將批准

山西商務局與福公司交涉之起原

各事轉請福公司辦理限六十年爲期應先由礦師勘定何鄉何山何種礦產繪圖貼說稟請山西巡撫查明果與地方情形無碍一面咨明總理衙門備案一面發給憑單准其開採礦地勿稍耽延如係民產向業主議明或租或買公平給價如係官產應照該處田則加倍納賦

二 山西商務局稟奉山西巡撫批准自借洋債不得過一千萬兩之數如所派勘礦師以此數不敷於用山西商務局仍專向福公司續借

三 凡調度礦務與開採工程用人理財各事由福公司總董經理山西商務局總辦會同辦理

四 各處礦廠應用華洋董事各一人洋董管工程華董理交涉一切賬目皆用洋式銀錢出入洋董經理華董稽該各礦廠總以多用華人爲是所有薪水皆由公司發給

五 勘驗礦地或應打鑽掘井探視鑽苗應先與地主商明踏損田禾酌量賠償至開鑽以後或因鑽踏塌陷損傷民命房產應歸公司撫卹賠償若定辦一鑽有佔民地必須會同地方官或向地主租用或備價購買秉公定價務使兩不受虧方昭公允所開礦地無論或租或買但遇有墳墓祠墓必須設法繞越毋得發掘

六 所辦礦務每年所有出鑽按照出井之價值百抽五作爲落地稅報効中國國家每年結賬盈餘先按用本付官利六厘再提公積一分逐年還本仍隨本減息俟用本還清公積即行停止此外所餘淨利提二十五分歸中國國家除歸公司自行分給以後中國他處有用洋款開採煤鑽鐵者應請一概仿照此章所有鑽產值百抽五納稅以歸劃一再此係商人籌借開辦鑽務如有虧折與中國國家毫不干涉



七 孟平路澤地面甚廣開辦不止一處然各鑛出入與所有原餘各歸各鑛清理如或彼虧此贏不得以此鑛之贏補彼鑛之虧致使國家應得餘利因之少減

八 凡開鑛所需料件機器等物進口按照開平各鑛現行章程完納海關正半稅項內地厘捐概不重征至開出鑛產運出口時仍照關章納稅

九 公司所開之鑛以六十年爲限一經限滿公司所辦各鑛無論新舊不問盈虧如何即以全礦機器及該鑛所有料件並房產基地河橋鐵路凡係在該鑛成本項下置役之業全行報効中國國家不求給價屆時由商務局稟請山西巡撫派員驗收

十 每處礦廠總以聯絡官民預息紛爭爲要應由商務局稟請巡撫酌派照料委員一人又設照料紳士一員由公司聘請該員紳薪水均由公司籌備

十一 礦師工頭開辦之始自應選用洋人儘日後華人中有人有精礦學諳習工程者商務局會同公司派充此項要職至其餘司事照料等職無關重大責成者皆用華人尤宜多用山西人以開風氣

十二 礦丁亦宜多用晉人其工價應從公酌定至礦丁受傷應如何體恤與使用數十年後應如何酌給養老之費又平日作工每日若干時刻各節統俟開礦後再由商務局會同福公司採擇歐美各礦妥善章程商請巡撫定奪

十三 福公司於各礦開辦之始即於礦山就近開設礦務鐵道學堂由地方官紳選取青年穎悟學生二三十名延請洋師教授以備路礦因材選用此項經費由福公司籌備

十四 山西商務局所借福公司銀一千萬兩係約估之數將來每開一礦實需資本若干由福公司撥用後准福公司按照所用之數造印借款股票刊刻章程定期發賣如華商於期內願買此種股票者無論多寡聽其買取

十五 華商收買此項礦務股票者應由商務局按照時價漲落酌章代為收買或自行買賣均聽其便如華紳富商於六十年限內將某礦股票收至四分之三即將該礦先期收回由商務局查報飭交該華商自行經理

十六 凡於所准礦地遇有民人先經開採者不得侵佔如原主自願租賃應由商務局會同公司稟公給價但不得稍有抑勒

十七 各礦遇有修路造橋開濬河港或須添造分支鐵道接至幹路或河口以為轉運該省煤鐵與各種礦產出境者均准福公司稟明山西巡撫自備款項修理不請公款其支路應訂章程屆時另議至正定至太原鐵道已由商務局另行借款修理該路左右各一百里內福公司不得另造鐵道以杜爭端凡為以上所准各事其須用民地之處亦照各局已定章程租買不得稍佔民地仍求地方官代為保護

十八 每至年終或盈或虧各分礦造具清冊應各請華洋公正人一名核算無訛然後刊報單送交商務局查核該各礦盈虧彙造總冊呈報巡撫以憑分咨 總理衙門 並將報効國家一項一併呈繳

十九 該礦為中國自主之產將來中國有與別國戰爭之事該公司應聽中國號令不得接濟敵國

二十 章程華洋文繕具兩份各執為憑

附 此光緒二十四年事也、山西之礦亡、孟平齋譯之生命編、基此一紙、惟福公司以英商一私人實結、近突欲邀商務局兼民商、是

不認合同。福公司實自啓廢約之端。况第一條果與地方無碍云云。我已確認爲有碍。則經督撫查明。決無彼開採地也。曠者閱之宜速行抵削存亡所關。勿虞視之。

## 彙錄盛大臣與外商部及晉撫豫撫電文

### 彙錄盛大臣與外商部及晉撫張電

北京外部商部太原張中丞晉鑛甲於天下。詳于香帥前疏。今照晉鑛合同。權利悉歸英商。而澤道鐵路。須我借款。就地化鉄。又不能拒絕。雖多方設法。確如晉撫所言。仍是中國吃虧。彼佔便宜。正月准外部電云。晉鑛本不應推歸洋商。自失利權。一語揭破。無如堅執合同。晉撫派志道與商。絲毫不允。遑論權利。宣懷不憚煩勞。持定鐵鑛鐵廠。必與鐵路同定。現議鐵鑛中英合辦。鐵廠中國獨辦。特立專條。與澤道路約。同日畫押。如此雖未能全收利權。只要後人辦好。總可收回一半。其文曰。一山西鐵鑛。福公司尙未開辦。現經議定。中國願與福公司合辦。該省鐵鑛。以及化鐵需用之煤鑛。與煉焦爐福公司應允中國合股開辦。以五成爲度。中英董事人數相同。平權辦理。其詳細合同。另行會訂。二中國國家自籌資本。准在晉省設立鑄化廠。允中國與福公司合辦。鐵鑛之鐵砂。交由國家鑄化廠煉成鐵磚。以便易於火車裝運。此鑄化廠。或設在就近產鐵之處。或在就近鐵路之處。由彼此商定相宜地段安置。其化鐵爐式樣。自必選取各國最新最精之圖樣。估算辦理。屆時福公司如有圖樣價值。亦可一併呈送。由督辦大臣擇極相宜者辦理。以期工速費省。如果鑛苗興旺。推廣辦理。實有裨益。應准商量中國國家。推廣辦法。以期盡善。而保厥礦彼此益利。三期

彙錄盛大臣與外商部及晉撫豫撫電文

鎔化之費。彼此商訂公道之價。該廠如實係自己需用之煤及焦炭。倘欲向中國與福公司合辦之煤礦。或福公司獨辦之煤礦購買。須訂一額外價值。比外賣之價略減。該公司儘先供用。該廠既設之後。國家須時常保全妥當合同。而該公司除國家允准外。不得將鐵砂寄往別處鎔化。或別法銷用。該廠亦不得於該公司交鍊鐵砂。有所耽延。四該廠既及日後推廣之廠。均係中國國家物產。該廠督辦大臣。應自選用合式化鍊師。如屆時中國尚無稱職之人。應向英國選聘。以上第一條爭之數月。始得就緒。第二條又復磋商。仍與二月二十九日部電大意不相違背。第三四條仍舊。是否有當。請鈞裁核示。

### 商部知照外部片呈

爲片呈事。光緒三十年五月初三日接准盛大臣電商與福公司現議鐵礦。特立專條一件。查福公司原訂合同第一條開山西商務局稟奉山西巡撫批准專辦孟縣平定州潞安澤州與平陽屬煤鐵。又第七條開孟平澤潞地面甚廣等字樣。皆專指孟平澤礦四處。並推廣至平陽府屬而言。限制分明。此次盛大臣與福公司所訂專條。渾言山西鐵礦。並未指明處所。核與原訂合同不符。又第一號既敘明中國與福公司合辦鐵礦及煤礦。而第三條內又有福公司獨辦之礦之語。所稱獨辦之礦。究係何指。聲敘未能明晰。又第四條應向英國選聘。亦未劃清權限。其餘各條。有無窒礙之處。應由貴部詳酌准駁主稿。與本部會銜電復。並希將復電知照本部可也。須至片呈者。

### 外部咨覆商部文

爲咨復事。光緒三十年五月初五日准片稱。初三日准盛大臣電商與福公司現議鐵礦特立專條一件。查福公司

原定合同第一條開（與上節同）並希將復電知照等因前來。查此次盛大臣與福公司所訂專奉第一條業經叙明中國與福公司合辦鐵礦煤礦。而第三條又有福公司獨辦之煤礦一語。當經電准盛大臣電復。現又電令刪去。其渾言山西鐵礦與原合同不符。自應令其指明處所。至第四條英國聘用工師。應行劃清界限。應俟屆時另議合同。始能訂定。其餘尙無窒碍准行之處。茲准前因。相應抄錄前後來往電文咨復貴部查照案可也。須至咨者。附抄件

### 外商部致盛大臣電

萬電悉。所議四條。均屬可行。惟第一條既載明晉省煤鐵各礦。均與福公司合辦。其第三條所載或福公司獨辦之煤礦。係指何處煤礦而言。希電復。支

### 盛大臣致外商部電

與哲議側重鐵礦。除銀准外。需本無多。其煤礦資本太鉅。華商力量。恐難一概合股。故常活筆。如能一概合股更好。當俟定議時再與討論。宜懷物

### 外商部致盛大臣電

物電悉。煤礦亦應合礦。希再與哲切商。將第三條福公司獨辦煤礦一語刪去。至福公司原定合同。專指孟平澤潞四處。並推廣至平陽府。此係專條渾言山西。核與原議不符。仍應指出地名。以清界限。第四條向英國選聘下。應由督辦大臣另訂聘用合同。統希分別增刪。再行定議。外務部商部陽

### 彙錄盛大臣與外商部晉撫張豫撫陳電

彙錄盛大臣與外商部及晉撫豫陳電文

外務部商部太原張中丞開封陳中丞奉部函鈔示福公司晉豫開礦合同第十七款添造分枝鐵道。接至幹路。不請公款。今請我國家借款壹百五十萬磅。專造澤道支路。爲彼運礦。是改變原合同之大者。論理應可將原合同之吃虧大者。藉此修改。查第一款豫撫批准專辦懷慶左右黃河以北各鐵。晉撫批准專辦孟縣平定州潞安澤州與平陽府屬煤鐵礦。所包極廣。即如大冶僅鐵山一小座。礦石售與日本。能借款三百萬。仍歸我而開挖。臨城一煤礦。比公司肯出紅股三分之一。慰帥尙不允。以此觀之。晉豫平白送與福公司。何止數百倍蓰。已定之案。時局殊難翻異。只可就款設法補救。首款應繪圖請巡撫查明與地方無礙。咨明發給憑單。准其開採礦地。未知該公司是否繪圖貼說。先請巡撫查明。再給憑單。已有幾起。二款山西商局豫豐公司稟奉自借洋債壹千萬兩之款。晉局豫豐猶得會同辦理。六款淨利提二十五分歸國家。餘歸公司自行分給。未知七十五分之內。晉局豫公司應分若干。是否另有議據。宜擬爲晉豫另索紅股十五萬磅。彼謂原議所不及。其實地主所應得也。尤要者標題有製鐵字樣。而條款只言開採。宜因製鐵即須開廠。照條約內地不准製造。力與辨論。彼謂宜只有議枝路之權。不應涉及鑛務。宣謂爾欲請公款造路。是已收動第十七款矣。彼無理可辨。只說願赴京議。告以既爲蘆漢枝路。我便不能推卸。部亦不如將此層提開。由晉豫兩省與礦務公司照約訂明。不得在內地設廠製鐵。一面在鐵路合同運礦腳價款內。聲明專運礦質等因。惟製鐵二字。如不辦允銷除鐵路專運礦質亦做不到。應請兩中承速與礦務公司專照約不得在內地設廠製鐵一層訂明。方能在運礦腳價款內。聲明專運礦質。並請查明晉豫鐵山。該公司已

請給憑單租賃若干處。務望即在批准界內。將鐵礦由官籌款。借名華商。趕緊收買。凡產鐵皆屬荒山。買價甚賤。歸官

後不必開辦。將來每處無不值價千百萬。惟恐兩省無礦師。應請兩中承先通飭各州縣出示。若無巡撫專札。發給憑單。官民不准買賣山地。一面由商部速派鑛師前往。勘買歸官。似此辦法。即使福公司執合同索開鐵礦。亦可由晉豫分期提利。或照大冶按噸索價。或照臨城索紅股。或在餘利七十五分內。分估若干。並可將設廠製鐵鑛去。各國交涉。必有所挾。方能使人就範。我若不能以枝路挾其改鑛章。惟有自收鐵山。足以挾之。若再放鬆。晉鐵甲於天下。富強之本。盡屬英人。豈僅鄂廠不相敵哉。現定念四日與哲美森續議。乞速賜核示。宣禱。

### 商務知照外務部片呈

爲片呈事。光緒三十年五月初八日接准山西巡撫洪字密電一件。內開山西鐵礦。盛大臣現擬中西合辦。六十年後。是否尙可收回。及至認合辦。股不易集。若仍借債。此時力爭之權利。終爲債主所得等語。查所陳各節。不爲無見。應請貴部彙同本部前呈片文。一併酌核。轉電盛大臣查照。妥議辦理。仍希將復電知照本部可也。須至片呈者。

### 盛大臣與福公司續訂合同四條

光緒三十一年鐵路總局與福公司商訂中國擬設山西鎔化廠並合辦山西潞澤平孟礦務合同四條

一山西商務局將批准專辦之平定州孟縣澤州府潞安府與平陽府煤鐵以及他處煤油各礦。光緒二十四年商務局與福公司訂立合同。轉請福公司辦理。限六十年爲期。現今議定中國願與福公司合辦以上平孟潞澤

等處鐵礦。以及化鐵需用之煤與煉焦。福公司應允中國合股開辦。以五成爲度。自給憑單之日起。六十年爲限。其限期之中。中英董事人數相等。平權辦理。合辦派股之時。所有福公司創始已用經費。如實有單據可憑。確係爲鐵鑛事宜所用。准其分派核算。撥入股本項內。其詳細合同。另行會訂。至以上所指各處煤鑛。如亦願意合辦。屆時由山西商務局與福公司再行商議。

二中國國家自籌資本。准在晉省設立鑄化廠。將中國與福公司合辦鐵鑛之鐵砂。交由國家鑄化廠。煉成鐵軛。以便易於火車轉運。此鑄化廠或設在就近產鐵之處。或就在近鐵路之處。由彼此商定相宜地段安置。其化鐵軛式樣。自必選取各國最新最精之圖樣。估算辦理。屆時福公司如有圖樣價值。亦可一併呈送。由督辦大臣擇其極相當者辦理。以期工速費省。如果礦務興旺。推廣辦理。實多裨益。應准商量中國國家。推廣辦理。以期盡善而保廠礦彼此利益。

三鑄化之費。彼此商定公道之價。該廠如實係自己需用之煤及焦炭。倘欲在第一款所捐各處之煤礦購買。須訂一額外價值。比外賣之價格減。該公司儘先供用。該廠既設之後。國家須時常保全妥當合用。而該公司除國家久准外。不得將鉄砂寄往別處鑄化。或別法銷用。該廠亦不得於該公司交煉鉄砂。有所耽延。

四該廠及日後推廣之廠。均係中國國家物產。該廠督辦大臣應自選用合式化鉄工師。如屆時中國尙無稱職之人。應向英國選聘。由督辦大臣與該工師另訂聘用合同。

## 商務局與福公司往復函



## 福公司與商務局第一信

輔臣仁兄大人閣下。敬啓者。前接敝公司蕭君密德手函。讀悉。閣下爲山西商務局特委。與福公司代理人。商議開辦平定州界內煤礦之事。閣下既爲山西商務局代表人。玆特奉告。閣下。福公司已派測量師蕭君密德至平定州地方。將該處之礦繪圖。以備將來連貼說。以並送呈。山西撫台查閱。再奉告。閣下。西歷八月十四號前後。敝公司擬令薩斐理君爲代辦之員。前往平定州商議。開辦平定州境內。余公司所勘定各鄉各山之礦。前五月間。余路過平定州之時。曾見本地人打井挖煤。該井工務須立即止住。緣光緒二十四年。福公司蒙准專辦煤鐵礦。惟伊時以前所開之礦。准其照舊興工。此外無論洋人。或本地人。概不准在平定州境內。及蒙批准章程內所載福公司他處開礦之地。再開新窰。務請。閣下將此事轉稟。山西撫台并商務局。以便由山西撫台及商務局札飭各處地方官。是禱。專此敬請。升安。

福公司礦路總工程師利德頓首 華歷六月十三日 西歷一千九百零五年七月十五日 號自澤煤盛廠發

### 商務局復福公司第一信

敬復者。前接 惠書。逕即回明敝局總辦查核。當奉示諭。貴公司既擬西歷八月十四號前後。派薩君到平定州商議開辦。屆期敝局亦即派員前往會商。福公局與商務司本屬休戚相關。凡事自宜竭力。以後應辦一切事宜。尚須彼此商定。方可稟請。山西撫台批示。祇遵。至 閣下函稱本地人打井挖煤。務須立即止住等語。此係本地人自務本業。何能禁止。又函稱二十四年蒙批准。概不准本地人在平定州境內及他處再開新窰等語。查原訂合同款內。并無

不准晉人自行開採字樣。今突然禁民開窰。恐致民人不服。與合同內聯絡官民預息紛爭之意相背。所請札飭禁止之處。礙難照辦。屬在同事。故直言之。希即查照。肅此奉復。祇頌時祺。

### 福公司與商務局第二信

山西太原府商務局委員徐輔臣仁兄大人閣下敬啓者。七月初五十八兩日惠函。均已奉到。茲敬復初五日惠函。讀來示首段。祇悉貴局亦派員至平定州與薩君會商福公司按照光緒二十四年所立合同第一款所批准一切事件。薩君甚願與所派委員會商一切。第二段係論平定州境內新近在平潭開辦之窰。閣下函稱。敝公司所謂立即禁止該窰工程一節。礙難照辦。茲將敝公司所以請禁止該新窰之故。敬爲閣下補敘之。請看原章程第一款內。言明山西商務局稟請奉山西巡撫批准專辦平定州煤鐵礦等語。此語極爲顯明。斷不至有看錯之處。專辦者獨辦也。即他人不得再辦之謂也。更請閣下細閱稟請山西巡撫專自開辦煤鐵等礦者。係山西商務局稟請蒙准後數華人。惟伊等又專請福公司辦理。由此觀之。此專辦開礦之權。即在批准之數華人。此外華人。由伊時起。直到限期滿時。不准開辦新窰。所請山西商務局禁止附近平潭新窰工程。係敝公司之工程師蕭君到後纔開辦者。如山西商務局不能准敝公司所請。則敝公司必由大英國欽差處稟請北京政府。保全敝公司照原合同所准之權利。以上所請之事。余不能謂與原合同相背也。再復十八日惠函。第一段云商務局總辦有調度會辦之權。茲指告閣下。此與原合同第三款不相符矣。該第三款云凡調度礦務與開採工程用人理財各事。由福公司總董經理。山西商務局總辦會同辦理。第二段係閣下申論前函。即敝公司未曾稟告貴局。要派工程師到平定州測量等

語。閣下未免誤矣。本年西歷四月二十號敝公司接准駐北京英國欽差函稱。外務部已接到山西巡撫電報。言福公司之工程師已到該省。業已札飭各處地方官。隨時保護云云。此電係回復。外務部知會山西巡撫。福公司派工程師前往平定州地方測量之信。來示第二段未云。閣下又奉委來平定州商辦敝公司之事。薩君在平定州恭候。深願與閣下相見也。第四段係請薩君到太原府與商務局總辦籌議。既派閣下到平定州與薩君商議。則薩君時下可無用到太原府去矣。來函末尾係不認余前所稱呼者。即山西商務局代表人字樣。此後各處致函。即稱閣下以委員可也。專此奉復。鳴候。回玉。敬請升安。福公司礦路總工程師利德頓首。華歷八月初一日。西歷一千九百零五年八月三十號自澤煤盛廠發。

### 商務局復福公司第二信

敬啓者。案查商務局前經稟奉山西撫憲批准轉請貴公司辦理平孟等處煤鐵各礦原定合同。商務局總辦有調度會辦之權。每處礦廠應派稽核之華董。照料之委員。本年五月敝委員奉總辦札飭。因貴公司未先知會派人測礦。委赴平定與工程師蕭密德君會面查詢。嗣接貴公司來函。當即具復。因函內所叙各節。與原定合同相背。又奉總辦諭飭前往會商。惟查如何勘定開採如何用人理財。均經議定。載在合同。貴公司既擬即在平定境內擇地開礦。應請貴公司親來太原會同商務局總辦籌議辦法。稟請撫憲批飭遵行。敝委員前奉查詢。實在照料。今貴公司定為商務局代表人。實無此權力也。專此奉佈。敬請台安。

### 商務局再復福公司信

商務局與福公司往復函

復緘誦悉一一。惟逐段所論。仍有不免誤會之處。不得不再行聲明。尊示謂原章程第一款言明山西商務局稟請山西巡撫批准專煤平定州礦鐵等礦。專辦者獨辦也。是商務局得專辦。他人不得再辦。誠如閣下之所謂也。由商務局轉請福公司辦理。非專請福公司。其語更爲顯明。若謂專辦開礦之權。即在此批准之數華人。此外華人。由伊時直到限期滿時。皆不准開辦新案。則彼時與商務局訂合同者爲羅沙第。此外他洋商。應不准開採山西礦地。同一理也。他洋商可以藉福公司之名號。他華人即可以受商務局之保護。且合同出名者爲山西商務局。并無彼數華人之名。閣下謂專辦之權在此數華人。未知何據。合同出名者爲羅沙第。現在貴公司之照會。均無羅沙第。更未知何故。來示又云商務局總辦有調度會辦之權。與原合同第三款不符。查條三款載明商務局總辦會同辦理。則有會辦之權甚明。何以又稱不符。殊所不解。至貴公司前派工程師到平定州。僅特遊歷執照。是以商務局派本委員前往詢問。當時撫憲復外務部電。祇云照章保護。原謂開辦礦務一切。貴公司必當按照新舊合同。先到山西。妥商定議。況新合同內。并有另訂詳細合同一節。尤應先議後辦也。本委員不過商務局備員。并無議事之權。是以不敢承認來示代表二字。前信亦無到平定州與貴公司派來薩君會議之語。所以迭次稟復者。祇因來示諄諄。不得不稟明商務局。代爲聲明。非本委員遂能議事也。貴公司如派薩君前來。望以到太原省爲是。幸勿誤會。是所盼禱。專此復頌。日祉。

## 留東學界與內地往復電文

東洋學生致商務局總辦劉小渠電

晉商務局劉鑒開福公司背原約阻開新窰確否望電復晉學生

劉小渠復電

福公司阻開新窰已切駁不認後詳覆篤敬

東洋學生致晉撫張筱帥電

晉撫憲鑒福公司背原約阻開新窰奪我主權請廢約歸自辦詳續上晉學生

晉撫張筱帥覆電

晉學生電悉當詳告後任駁

東洋學生致同鄉京官電

北京吏部左堂李鑒福公司背約阻開新窰已電晉撫廢約自辦望協議電復晉學生

京官復電

晉學生電悉福公司事外部已切駁終擬內外具稟嚴拒勿念李殿林

東洋全体學生致外部電

外部電鑒福公司禁晉民開新礦侵我主權請廢約自辦詳續稟全体學生叩

## 晉撫張致商部函

一八

貝子翁鈞鑒敬肅者。初七日晚接奉陽電。仰見維持礦務。指示精詳。欽佩無似。曾敢竊思豫晉礦利。久授外人。今日補救已嫌其晚。然及今不圖。異日更無挽回之法。謹將思慮所及。利害所關。爲貴部縷析陳之。查晉省原訂合同。所失權利甚大。現有可改議之機兩端。一原議簽押。係義商羅沙第。現改英商哲美森。論理本可不認。況二十八年通行礦章第三條云。開辦之人。必須原稟領照之人。不得私賣。倘欲轉賣。須原稟會同接辦之人稟請立案。領據。方可轉交等語。此可改議者一。惟英商在豫。久經開辦。現又由盛宮保與議枝路。前節勢難辦到。然或使將轉售接辦之故。照章稟明。即可作另議合同緣起。一枝路。現請國家借款。與合同第十七條。不請公款。不符。路改。則礦亦可改。盛宮保前已言之。原議枝路。漫無界限。現議函應聲明。除造澤道一路外。第十七條印作銷除。不得再索路權。又原借一千萬兩不敷。尙許續借。現另借款造路。則開礦即難多借。限止借款。即限止鑛地。此可議者二。即就合同而論。晉商務局應得會辦一切。並有華董稽核銀錢。今該公司既不按照合同來晉商議。非先作翻議之勢。不能使之就範。現明第二節改議之法。電商盛宮保力爭。并委候補道志森在滬。與哲美生更議。期在借此發端。使該公司來晉再商。少籌補救。尙未知哲能否允議。并須仰求鼎力維持。玉鑒抵制之法。惟有華商出名買鑛。自辦。前立晉豐公司。徒有虛名。未招一股。福公司合同。本祇有商務局。而無晉豐。停撤。并無關係。現擬一面禁止私售。一面遵照二十七年上諭。另招股實紳商集股開辦。即從潞澤彼所注意之處。先行下手。惟招股多少。無把握。費時日。據福公司現到鳳台測地。工師聲稱。路工勘定。

再買鑛山。蓋辦鑛最重運道。彼先定路而後買鑛。是以穩着。似宜將枝路合同展宕日期。以便行者籌辦。稍得從容。且須訂明轉運自辦鑛產一層。以免他日爲其所挾。如能另辦東陽關至邯鄲一路分軌并馳。則潞安鑛權歸我。獨攬此路三百餘里。無大險阻。較易辦理。第恐無鉅商足舉之耳。總之合同雖難遽改而已。失權利必籌抵制。原有權利必思保守。未失權利必不可絲毫再讓。然非內外合力。豫晉合力。得不易言。芻蕘之獻。應否并乞大部曲賜維持。統乞核示。遵守。專此肅陳。恭請勛安。

張曾啟謹肅

## 京官具外商部呈

爲福公司請禁平定州地方開鑛。有違定約。懇請照約堅拒。以保利權事。竊福公司於光緒二十四年。與山西商務局訂立合同。辦理鑛務。時逾七年。迄未開辦。乃今年該公司派工程師至平定州勘鑛。見土人打井。即迭致函商務局。請飭停止。近復愆憲。英使照會大部。仍申前請。職等聞之不勝駭異。謹就原訂合同摘要而繕陳之。查合同第一條。載商務局稟請巡撫批准。專辦孟縣平定州澤州潞安與平陽府屬鑛鐵。以及他處煤油各鑛等語。所謂專辦者。是加以限制之詞。非與以專擅之柄也。如專辦煤鐵。則煤鐵以外不得與聞。專辦煤油。則煤油以外不得過問。是也。今乃指爲由福公司獨辦。殊屬誤會。又載將批准各事。轉請福公司辦理。勘定何鄉何山何種鑛產。繪圖貼說。稟請巡撫查明。果與地方情形無碍。發給憑單。如係民產。向業主議明。或租或買。各等語。是未經巡撫查明。未經發給憑單。未向業主議租。議買。此等鑛地與商務局毫無干涉。並不在批准各事之內。該公司率請禁止。未免冒昧。第六條載此係商人籌借開

辦礦務。與中國國家毫不干涉等語。誠以商務局爲山西紳商所組織。福公司爲羅沙第所組織。原係個人交涉。即有阻碍之處。儘可與商務局商酌。請地方官保護可也。請巡撫查辦可也。今乃以分外之事。煩公使向大部致語。亦屬未合。至第十七條所載。遇有民人先經開採者。不得侵佔。如原主自願租賃。秉公給價。不得稍有抑勒等語。此係爲杜侵佔防抑勒起見。若斤斤爭辨於未經二字之間。無論由合同簽押之日起。算由公司開工之日起。算試問該公司一經開採。凡民間未經開採之礦。遂可任意侵佔。抑勒乎。恐地球各國無此法律。亦無此公理也。總之山西商務局請該公司辦理礦務。爲晉人開利源也。福公司自應遵照合同第十條。以聯絡官民預息紛爭爲宗旨。乃該公司不盡義務。但爭權利。轉欲害他人之權利。以致晉省人心惶惶。羣起公憤。人人有提倡廢約之議。未必不由該公司請查禁平定州平灘地方宋汝陽朱委員開辦等情之所致也。謹此具呈。伏乞 中堂王 俯准照會英公使。傳諭福公司遵守合同。凡晉人自行開礦。勿得干預。租賃礦地。聽民自便。應辦事件。與商務局自行商酌辦理。並聲明合同所訂澤州潞安。係指附郭兩縣而言。與其餘各州縣無涉。俾免再生輾轉。並請咨行山西巡撫。轉飭商務局遵照辦理。實爲 德便。謹呈。

外部批 據呈已悉。查此案前准英使照會本部。迭經照復該使在案。現准晉撫來電。福公司總董哲美森已到晉省。應由山西商務局與該公司自辦妥議。此批。

商部批 據呈福公司請禁平定州地方開礦。有違定約懇請維持。並就原訂合同。摘要指駁。呈請咨行山西巡撫。轉飭商務局。遵照辦理等情。該紳等誼屬桑梓。係爲自保利權起見。應准錄呈咨行山西巡撫查照。俟 復到部。再



行批示可也。此批。十八日

## 福公司謁晉撫張人駿問答

五月二十五日。福公司總董哲美森偕薩斐理及通譯等到省。二十六日早。哲總董等未赴洋務局。商務局。直至院署謁見撫帥。其時督辦洋務局冀審道丁觀察。及院署辦全省洋務文案之沈觀察。在官廳坐談。擬先接見後。再帶領引見撫帥。乃通譯云。梁係專謁撫帥。不知其他。即欲直入中門。并云見袁宮保等。均如此。撫帥接見後。寒暄數語。哲總董官語甚好。數言後。即用英語談論。索取平孟等處開礦憑照。并令禁止土人再開新窰。又問誰與梁議事。丁道因合同內載明商務局專辦此事。答云。應與商務局紳董劉道商辦。哲云。此事商務局必當幫忙。撫帥云。貴公司係商務局轉請。不止幫忙。哲云。我即往商務局。又問撫帥云。劉道台是本省人。焉能在本省做道台辦事。丁道云。商務局由本省紳士辦。劉道係派商務局之督辦。最爲鄭重。哲云。何人奏辦。丁道云。前任撫台奏辦。哲云。商務局在何處。丁道云。在省城。離撫署不遠。哲云。即往商務局拜劉道台。辭出。當往商務局。晤劉道。寒暄數語畢。即索平孟等處開礦憑照。並令封禁土窰。劉道云。明日弟先回拜。議事以後再說。哲云。我甚忙。不能久待。劉道云。貴總董既來。我尙要請貴總董吃飯。哲云。我有病不能食肉。還是早議爲好。劉道云。我請貴總董於二十八日十一鐘吃飯。飯後兩點鐘會議如何。哲云。甚好。惟我只能在此耽閣四五日。適卸署平定州王直牧在座云。如商量得好。一日亦可定。商量不好。一月半月。亦未見得能定。哲云。原是而去。

## 留東學界通告內地廢約自辦公啓

一一一

某等謹頓首於吾鄉父老之前。某月日接到某報館書云。福公司有謀奪山西全省礦產之事。旅東同志驚對無言。瞻念故鄉。淚爲潑。潑下以爲是果亡國之音耶。抑某報館風聞之訛耶。旋即電詢山西商務局總辦。據覆電云。福公司果係背約。阻民開礦。嗚呼。轟天震地。禍從何來。是真督仇。圖適以亡燕也。是真趙氏璧不返於秦也。向者我輩少年涕泣哀鳴於我父老之前者。何不幸而言中耶。然事已至此。夫復何言。背此孤城。惟奮一戰。況此事若爭之亡。不爭亦亡。與其不爭而亡。貽千秋順民之羞。何如爭之而亡。留廿世亡國之念。即援飛章告急之例。一面電告政府。諸公。一面電請山西當道。大意謂福公司之事。非爭不可。非爭至廢約之地。尤不可。雖然山西之害。山西人受之。山西之事。山西人爲之。山西無人。其如當道諸公何。

況此合同之締結也。福公司係籤字於我總理衙門。今不責山西人。以力爭而徒仰政府以抗拒。是政府成之。而政府又壞之。按之文明公理。豈有此自相矛盾者。不惟福公司不認背約之名。反責我政府以背紀之咎。政府且辭咎之。不暇尙能爲廢約之言乎。且昔年之政府。即曰不知主權也。某要港讓外人居留。不知財權也。某線路讓外人承辦。而今日居留者已爲占據。遼東失守。非自當年租旅順來耶。承辦者幾欲沒收。粵漢交涉。非自當年訂美約來耶。推政府意聽遼東戰鼓。未必無強盜入室之憂。視粵漢列車。未必無反客爲主之恨。然大錯已鑄。挽回非易。粵漢鐵路。願三省紳商士庶。經年累月之力。今始得爭有頭緒。至將來東三省之爲我。有吾料中國民氣不振。而欲舊物重返。尙在或然之

想耳爲政府諸公諒福公司廢約之事不得於責山西人

又此合同之締結也。福公司係協訂於山西商務局。山西商務局者。乃我當道所委任。今不責山西人。合全力以助我。當道而徒鯁鯁焉向我當道以索難。豈知我山西當道之難。更有難於政府者。政府不能爲自相矛盾之事。而謂我山西當道能乎。況對外交涉。在國民則生存競爭。適爲天演公例。在官吏則交涉關係。動生國際難端。果我伯叔兄弟。羣策羣力。唱實力相爭主義。如前此日本國民大會欲解散露國之和約也。民氣洶々。孰可遏之。福公司以遠適異國之客。縱有冒險政策。何必犯主人之怒。是時我晉人爭之於前。我當道必援之於後。若恐我當道或視同秦越。甘於一誤。再誤。坐聽大盜探囊。肘腋而不救。一如當年訂約之人者。吾不信也。且當年訂約之人。未必即賣礦之人。誠以爾時我國風氣未開。歐人得以恃其海外殖民政策。以經營我東亞。所以大陸土地半落於羣策交攻之毒針下者。指不勝屈。豈唯吾晉以時與勢論。爾時昧々昧々。謂我當道受人之愚可也。若必曰非受人之愚。當年訂約之人。即係賣礦之人。而今日死者既已。死亡者既已。亡魂魄有靈。亦不認答訪生者而不見告上帝。以何從身後。追求徒成往事。目前之實力。何必舍福公司之相手。方而求之。第三人也。況我當道受人之愚者。以爾時結果未生。茶毒未見。豈真鑽石其心。忍自漸滅。今者平盃之礦。勢將入我堂與。正太之路。已洞開我門庭。未來之禍。不可知。已失之權。所共喻。異族跋扈。痛入人心。普天下人。共同塊壘。而謂我晉人知之。我當道不知之也。是又迂談之已生者。況去年張筱帥之初蒞山西也。爲此合同之事。內與我政府協商。外與該公司爭辯。實欲留西北乾淨土於黃河太行之區。奈吾晉無人。徒令當道熱心。有志未逮。是山西之有負於當道乎。抑當道有負於山西乎。爲山西當道諒福公司廢約之事。更不得不責於山西人。

且某等謂此廢約之事。必責於山西人者。非漫無所據。但大言以欺衆也。按爭之方法有二。

一 合起全體之爭。

二 離開合同之爭。

某等謂合起全體之爭者。在我父老聞之。莫不駭其難。以中國四千年來。社會之學不講。團體之念不明。非烏合之衆。即散渙之民。安知所謂全體者。然漏舟同渡。胡越一家。况猶是伯叔兄弟乎。天下事至危亡之頃。未有所謂易者也。以遠事論。英人開印度礦山。印人以畏難而不爭也。至今白人入主國與礦。亡以近事論。日人奪韓國礦權。韓人以爭之而不力也。至今釜山一開路。隨鑿盡前車。已覆來軫。方適殷鑒。不遠可爲寒心。況爭之以箇人之力。或恐一木難支。爭之以全體之力。未必衆擎莫舉。某等且欲聯東瀛學界十餘省愛國之士。援粵漢鐵路成例。合全力以與福公司爭。我晉人苟先畏其難。而不敢自首。不但貽外人之笑。適招我同志之哭。若曰。山公司所訂合同。但指平孟潞澤也。並未騷動全晉。但指平陽等處也。並未波及他屬。彼既非我同仇。何必動我衆怒。山西人若無是想也。不勝心香祝之。山西人果有是想也。魯仲連寧蹈海而死。何戀戀國門爲乎。況此不痛不癢大慙不靈者。乃昔年波蘭猶太亡國之歷史也。太行古多義士。今即流風掃地。何乃喪心病狂。至於此極。且聞人有自娘子關來者。云正太之路。土工方興。洋人洋兵。絡繹於道。其恫喝蹂躪馬嘶人喧之況。遍及於正太數百里之遙。果如是也。陰平失而蜀亡。咸陽破而秦滅。唇亡齒寒。千古一轍。今雖所指者曰平孟潞澤也。曰平陽等屬也。豈知福公司草定合同之時。其耽耽之志。逐逐之欲。尙有含而未露於言表者。豈僅平孟潞澤耶。豈僅平陽等屬耶。又豈僅山西耶。我晉人果以某等之言爲可信也。則當振臂一呼。

拔趙轡以樹漢我晉人若以某等之言爲不可信也請看東南諸省凡附近於長江流域一帶者某處爲某國租界某處爲某國殖民異樣國旗飄揚於大陸之上者令人神驚目眩悲憤難堪其信然耶其未耶況今福公司雖定有一紙之約尙未見於舉事若能以某等合起全體之爭之意高揭表示懸之國門稍有人心必赴大義似較粵漢鐵路之爭想更易於十倍粵漢以二千餘里將成之幹路尙能奮三省民氣挽回已失於今日吾晉高枕西北古多慷慨悲歌之士不能爲三晉守門戶安能爲北西樹屏藩山西果不足惜乎吾竊對西北數省惜之吾更對東南志士羞之

某等謂離開合同之爭者我父老聞之莫不曰我輩少年未免輕視天下事况福公司有所恃而不恐者即藉此合同以自雄今但欲爭之尙不知結果之何如今更欲離開合同以爭之福公司係何人斯安能從此罷論山西人有所畏而不敢爭亦以此合同爲大阻今但欲爭之且難保免禍於將來今更欲離開合同以爭之山西人當此任也竊恐視事太易夫言之誠是也然未知某等所謂離開合同之爭者非但恃口頭辯論置合同於不問特以離開合同之說謂離開合同之內容非離開合同之大旨據合同內容觀之福公司所指定之礦地者已有平孟潞澤平陽等屬字樣若就此條文爭之則無論外交之手段如何斷不能曰平孟潞澤非我山西州縣之名稱也平陽等屬非我山西土地之表號也爭而敗也後事且姑勿言即使爭而勝也亦不過於平孟潞澤平陽等屬而外使山西司不能再侵我一步然而山西之膏腴盡矣山西之精常枯矣亞東礦名足使各國垂涎者以山西爲最山西礦名尤以平孟潞澤平陽等屬爲最若使天府被盜其他可惜適足達福公司原訂合同之意適足速平孟潞澤平陽等屬之亡平孟潞澤平陽等屬亡而禍即不及於他也則同病相憐感情何在平孟潞澤平陽等屬亡而禍更及於他也則執刀自斃爲鬼猶冤某

等所謂此離開合同之爭者。實不忍逐條辯駁解釋此亡國文券。豈復無理暴動。蹈昔年拳匪覆轍乎。據合同大旨觀之。此合同顯係欺詐。我既借債於彼也。彼但享債權之益。不富更獲礦權之利。我若賣礦於彼也。彼但獲礦權之利。不當更享債權之益。今據合同所言。是債權者福公司。礦權者亦福公司。彼既得債權。礦權雙方之美名。我又被負債。賣礦雙方之大請。今歐洲既文明。自負世界上有此公理乎。且此次寄商務局函。有禁民開採新密之語。是當年借債合同。今直爲賣礦文契。即謂之賣礦文契。而字行間又未見有禁民開採之詞。是福公司欲以加諸白痴瘋癲精神障害者之手段。而加諸我山西也。欺詐之性質不顯然破露乎。況欺詐行爲。法律認定無效。福公司既爲欺詐。商務局即屬被欺。我父老年來恨商務局六十萬之虧折。久動公憤。且不認前之商務局爲我山西代表者。豈能認今之福公司爲我山西主人翁乎。某等離開合同之爭之言。不但非野蠻舉動。實所謂文明競爭。

至此我父老必曰。汝等爭之之方法甚善。然際此國家多事之秋。外侮尋仇之日。沿海沿江。要埠尙容開放。須知樞府用意。在保東亞。平和。今汝等果欲言爭也。生人之淚。何足傷。死人之血。何足懼。恐一朝失足。適以起國際交涉。必又曰。甲午之後。庫款日絀。庚子以還。財力又盡。今汝等果欲言爭也。必先自行開辦。始爲抵制。實力土地之權。孰不知物產之利。孰不羨。恐無財難質。實以促民力。支絀。雖然。我父老若不盡此兩大問題也。則某等思議亦窮。不能再辯。我父老果止此兩大問題也。某等敢據迂疏之見。披瀝陳之。以資顧問。夫所謂國際交涉者。乃國與國家之間之交涉也。國與國之交涉。必先有國與國之字樣。如曰英曰美曰德曰法者。是福公司三字。果係某國家字樣乎。必曰非也。商務局三字。果係我國家字樣乎。必亦曰非也。合同中既未定國家字樣。事實上安能生國際問題。況以法律論。彼福公司與我

商務局皆法律認定爲法人者。與私人之資格等。夫既云私之人資格也。即知國家交涉。當歸公法規定。私人涉。當歸私法判決。此爲各國所公認。且一私人與一國家之交涉。尙不得以公法從事。矧私人與私人者。乎。縱將來相持不下。事後問題。亦不過雙方兩造同受私法之裁判。而仲裁裁判海牙會議。又何能染指其間。我父老國際交涉之疑。當可解矣。雖然某等謂福公司爲私人者。以法律論。可作私人觀。以事實言。不可以私人視。福公司係英意兩國所結合。無形之勢力。雄我萬倍。我若存輕視敵人之意。則敵必乘我之虛。以大肆其膨脹。煤鐵食盡。山西肉膏。腹吸盡。山西血不入。山西於亡國之傳。必給山西於流民之圖。追憶至後日情形。而心悸神傷。實有不忍落墨者。豈好爲不祥言乎。我晉人果有同情也。其感歎。歎當有更甚於此。況歐人之礦。未聞有讓渡於美。美人之礦。未聞有仰採於歐。成案既有。可援廢約不爲創例。若恐以兩國商民之事。起將來兩國政府之爭。當此列強相持不發之時。福公司毅然出而擾亂我東方和平大局。吾知公法既已發明。可決其斷斷不出於此。福公司縱虛聲恫懾。冀以挾我。我既認定公理。何能動搖於心。彼奪我所有也。我政府尙不以事關交涉引爲國際我爭我所有也。彼國家雖馬騰士飽。能僅爲福公司供槍炮役乎。山西之亡。山西人亡。山西之興。山西人興。之異日。晉乘生色。當有最光明最燦爛之新歷史者。後之人披讀之下。必曰山西幸。福此皆昔年某某諸公之所賜也。爾時我父老雖不及見矣。泉壤間能無欣慰耶。且自創鉅痛深之後。山西民氣之所以不振者。以每有外侮。動關全局。民氣消挫一再。至再福公司以商人資格。亦欲依樣強。制數年之恥。正可借此。以雪福西果無人也。聽之而已。山西若有人也。福公司何足言。請看正太鐵路作異日正項交涉。是國際交涉之問題。福公司亦難自認。吾晉人何得而認之。

夫所謂民力支絀者。乃疲於軍需也。苦於賠款也。困於汚吏剝蝕。重釐攤派也。未聞有民自爲謀而自竭其力者。況所貴乎礦產者。爲以蘇國家之困。非以促國家之窮。英當十八世紀。企業之心未萌。本國礦物。多不敷本國之用。自近世工藝繁盛。而物產之富。駕越全歐。故當此日露戰爭。軍用之煤。且可供兩國需用。未見其民力支絀者。日本維新之前。煤鐵亦仰給於外。自北海山陽之礦業大啓。天生地寶。亦足自豪。又未見其民力支絀者。遠者不必論也。如山西。一經自辦民力支絀。則福公司。攜千萬鉅款。遠涉重洋。購此寂寥荒涼之地。其求生耶。抑其求死耶。且山西非不富也。粟莊一宗。西商之名。震於東亞。其所以堅持保守。而不敢經營他業者。乃以前之辦務。辦理不足。服人昭信股票之相反。失大信。今雖曰寶藏。可闢。而當此恐慌時代。恐金錢一擲。而又無歸。豈真拙於自謀乎。然不知國破家亡。財產與土地。相關。保聞友人談及吾鄉近事者。云平定鐵商。多年經營。約有百萬之富。今聞福公司開礦將至。而驚慌失措。恐惟鳩居。惟鵠之巢。異日此項生活。不能再有。相談至此。痛不能言。吾晉荒落之象。如在目前。豈僅一鐵商然耶。夫鐵商其慮甚深也。其見猶未深也。當此商戰之世。高材捷足者。先得。況原訂合同。並未有禁民開採之語。果有抵制福公司之意。則當先出其鉅款。設立公司。一面作買山買地之資。一面舉爭約廢約之事。後勁既固。先聲自可奪人。吾知福公司。即不欲廢約。而彼約終歸自廢也。果如是。則五洲所共羨者。而一家有之。列強所共爭者。而一家得之。待我同藩幹路。一開。而煤鐵纍纍。自可西運。英東運。日何必俯仰流連。僅談日英之盛事哉。是民力支絀之問題。在各國勢所必無。我山西又烏得而有之。

嗚呼。某等之所謂可爭之。二方法者。我父考將可自信。我父老之所謂不可爭之。二問題者。某等已有解詞。此時因難。



問○題○不○在○廢○約○之○能○不○能○但○在○晉○人○之○爭○不○爭○况○福○公○司○既○有○阻○開○新○礦○之○意○則○野○心○一○動○駟○馬○難○及○某○等○發○言○之○日○  
正○敵○人○著○手○之○時○此○時○補○牢○尙○慮○亡○羊○莫○救○若○待○元○兵○渡○河○之○後○雖○有○武○稷○良○將○恐○難○挽○宋○室○偏○安○我○父○老○其○知○之○乎○  
其○不○知○之○乎○且○某○等○今○日○之○所○以○不○能○不○有○此○危○言○者○誠○以○父○母○之○邦○根○本○所○係○每○年○挾○山○西○數○萬○脂○膏○以○遠○來○異○域○  
亦○不○過○曰○當○此○四○鄰○交○逼○籍○有○半○解○一○知○冀○有○補○於○三○晉○今○閉○桑○梓○危○殆○既○不○能○被○髮○往○救○又○不○能○作○書○告○急○異○日○海○  
外○歸○來○縱○父○老○憐○而○愛○我○何○面○目○見○江○東○乎○我○父○老○今○日○之○所○以○不○能○不○動○此○感○情○者○誠○以○社○稷○之○守○居○者○之○責○任○尤○  
重○既○得○外○人○警○告○兩○地○諒○有○同○悲○若○使○先○人○廬○墓○任○人○踐○踏○子○孫○家○財○任○人○劫○取○他○年○家○山○再○見○縱○少○年○畏○而○不○問○何○  
言○辭○對○行○者○乎○肝○腸○懣○懣○手○不○能○書○蜀○地○鵲○聲○惟○衷○鳴○相○告○謹○頓○首○

### 全省學界呈請晉撫張主持廢約稟

爲前商務局私售鑛產貽患無窮請廢去商務局與福公司所立合同以順輿情而保利權事竊維富強之基首在興  
礦而礦權操於已則興之號爲正礦權操於人則興之號爲負觀英美德日之隆盛特蘭士法印度夏威夷之淵謝可  
以鏡已山西僻處北隅阻山帶河無海灣商港之利以發達商業所恃以爭存於念紀中者惟此數千年蘊蓄未開之  
礦產耳故礦存則山西存礦亡則山西亡此理昭著不可誣也山西近數十年荒兵絡繹財力消乏貨棄於地爲謀不  
臧光緒二十四年前部院胡創立山西商務局後轉請福公司辦理孟平潞澤與平陽府屬之礦訂立合同大錯一鑛  
利權盡失是無異陷我網罟剝我血肉也夫英人素有以商力橫貫世界之念其攘攬礦權匪爲異聞獨怪商務局諸

紳。食晉土菽麥以生。竟忍以生民遺留之產業。拱手讓人。延敵之罪。百喙何辭。且一省之礦產。實爲民之私業。無論士農工商。皆是主人。商務局與福公司私訂合同。未經民人允許。愚侮主人極矣。措火積薪。終必上炎。近聞路礦大臣盛與福公司重立合同。將平孟潞澤鐵礦主權。讓與英人。而探悉商務局接福公司來函。又要挾備至。大與原訂合同。反背。該局如何對付。未能有聞。而推原禍始。非前商務局撤盡藩籬。何至有今日虎狼嗥嘯之惡况。生等得此警。音且憤懼。爰集諸學堂同學。共籌自保。僉謂。大中丞關心民瘼。必能生死人而肉白骨於我山西也。必不忍使十四兆民人。共蹈非奴之故轍也。惟葛藤不斷。後患疊滋。久安至計。首在議廢合同。合力自辦。考合同乃國際私法之交涉。非中國政府與英國政府所訂之條約。彼憫商務局之主人。即其違背合同之明證。況晉礦素爲民有。商務局非民之代表。私訂合同。不經民人承認。揆諸彼國之理。斷難垂久。伏乞。大中丞上尊。國體。下順輿情。仿粵漢鐵路院省礦務辦法。將商務局與福公司所立合同作廢。生等。從此應勸捐納。多設公司。以斷他國之覬。仍請。大中丞提倡獎勵。並飭各屬認真籌辦。今平定礦山。業經自辦。必獲巨利。而此事播傳。則以後再集巨款。如順風揚帆。無有難事矣。或持和平主義。令各學生年終歸里。遍告鄉人。創立鄉約。外人雖出巨價。不售與寸土。福公司開採無地。合同不廢自廢。生等竊以爲無濟。蓋山西人民貧瘠。茹荼嚼蘗。日猶不給。抱數畝礦山。終歲籌畫。冀得善價。一紓積困。一畝值二千元。比外加至十千錢。必共異鄉約。趨而售之。管子曰。衣食足而知禮節。議立鄉約抵制。是猶不知經首之會。侈言割疽也。生等肄業學堂。不應妄有舉動。致干例禁。惟此事爲身家性命之關鍵。種族存滅之樞機。苟視若秦越。絳默自安。自問具有天良。烏忍出此。且此時不爭。萬一商務局再以同蒲鐵路。私售外人。是桑梓權利。盡歸他人掌握。卒業以後。將爲驅役。於

家。無撻涓滴之益。用敢不搗冒昧。籲呼於賢父母之前。倘能垂察下意。竭力轉圖。得達生等之目的。則山西五十萬方里之區域。不至淪胥。十四兆土著之人民。不歸消滅。皆出自 大中丞今日之賜矣。不勝迫切待命之至。肅此寸稟。請崇安。

### 全省士紳呈請晉撫張代奏力爭礦約稟

爲違背定章利權盡失。懇恩核准。據情代奏事。竊舉人等風聞督辦礦路盛大臣有與福公司定議。擬設鑄化廠。並合辦鐵路合同。不勝駭異。及探悉該合同條款第一條。內開山西商務局將批准專辦之孟縣平定州潞安澤州與平陽府煤鐵各礦。光緒二十四年。商務局與福公司訂立合同。轉請福公司辦理。限六十年爲期。現今議定中國願與福公司合辦以上孟平潞澤等處鐵礦。以及化鐵需用之煤與煉焦鐵。福公司應允中國合股開辦。以五成爲度。又云至以上所指各處煤礦。如亦願意合辦。屆時由山西商務局與福公司再行議等語。尤爲詫異。竊以山西司所議煤鐵等事。自應以原定章程爲憑。查原定章程第一條。山西商務局稟奉山西巡撫批准。專辦孟平潞澤平陽府屬煤鐵。以及他處煤油各礦。今將批准各事。轉請福公司辦理等語。是孟平潞澤煤鐵。及他處煤油。係批准山西商務局專辦也。轉請福公司辦理者。是請福公司代商務局辦理各事也。又第二條商務局稟奉山西巡撫批准。自信洋款。不得過一千萬兩之數。又第六條每年結帳盈餘。先按用本。付官利六釐。再提公積一分。逐年還本。仍隨本減息。俟用本還清。公積即行停止。此外所餘淨利。提二十五分歸中國國家。除歸公司自行分給。又云此係商人籌借開辦等語。是商務局因成

本不足出息借款。既曰息借。則所云千萬之款。將來用過多少。即爲商務局自用已款也。語意甚明。并無含糊。又第三條。調度礦務。與開採工程。用人理財各事。由福公司總董經理。山西商務局總辦會同辦理等語。是因福公司精習礦務。不能不訂與辦理之權。與抵押地產者不同。而猶曰會同者。是即商務局總辦。雖不必精習。尙得有以上各項會議之權。則此外之主權自在也。其第六條所云。餘利歸公司自行分給者。係由公司按照礦律。給予應分餘利之人。是商務局與福公司均得享有此項辦礦所餘之利益。而始符轉請代辦之宗旨也。綜觀以上各條。既無所謂分安有所謂合今盛大臣與福公司率定合辦鐵礦合同。并有額定合辦煤礦之議。含糊立案。是故意放棄我山西商務局之主權。實所未解。蓋該公司久悉晉鐵利薄。晉煤利厚。喧賓奪主。方慮無所藉口。適有新訂合同。以投其機。鐵礦既重訂合同。煤礦自不言而爲其獨辦明矣。意將誰欺。且息借之謂何。豈有既出息。反不能爲主辦。必再派股五成。始爲合辦。始博一附屬之名詞乎。孰得孰失。固不待智者而決也。查山西商務局。係山西各紳商各國民集款建設之公業。因求發達。故借款辦礦。因借款故轉請福公司辦理。凡以求我商務之利益也。合羣國民而求得我政府允准之權利。今盛大臣而放棄全省之主權。則擬定合辦鐵礦等事四條。我山西全省國民。實不承認。況福公司以商務局轉請之人。違章背約。反客爲主。既失文明國之程度。我國民正當權衡輕重與之廢約。不再認其辦理。爲此叩懇中丞大人代爲奏明。撤銷獨立合同。以保我山西商務局之主權利益。則全省國民。咸戴鴻德無既矣。伏祈恩准代表施行。

## 商務局與福公司之問答

乙巳十月二十八日

在會人員。福公司總董哲美森。副總辦薩福福。繙譯員錢亮陳占鰲。商務局總辦劉篤敬。會辦馬毅宸。前任平定州王爲幹。副提調賈樹。繙譯員黃延棟。哲君云。前公司有信與撫台。請發憑單。並未奉得。昨見撫台。須與商務局商妥辦法。再行發給。辦法若何。劉道云。商務局借款。請福公司辦礦。必須同有利益。合同第六條。餘利由公司自行分給。如有虧折。與國家毫不干涉。似此有害無利之事。商務局不敢承認。哲君云。如有虧折。福公司可以擔承。且餘利不能與商務局。劉道云。總董能擔承虧折。即能分給利益。哲君云。合同如此定。不能更改。劉道云。現惟接新訂合同四條。議合辦詳細章程。最爲妥當。哲君云。須先議原合同。福公司有專辦礦務之權。再商量合辦。劉道云。合同第二條。商務局稟奉山西巡撫批准。專辦。是專辦之權。應歸商務局。由商務局轉請福公司專辦。二字不能相讓。一哲君云。如別國人中國人願開新窰。皆可應允否。有此權否。劉道云。商務局不允別國人來開礦。不能不允中國人。哲君云。十六條。民人先經開採者。不準他人再開。何必多設已開之礦一層。劉道云。民人開自己之礦。何能禁止。此條係防公司侵佔。合同上並無不許再開新窰字樣。哲君云。第一條專辦。即有不準再開之權。劉道云。專辦之權。應歸商務局。不能付給福公司。哲君云。此來本願和平商酌。若無專辦之權。則以下合同所列。均爲無用。公司當返北京。向政府索賠款。公司喫虧太大。劉云。公司並未開辦。有何喫虧。若商務局喫虧。又向誰索。哲君云。此等事情。須說在立合同之前。此時不能說。惟福公司須六十年專辦。方能歸還。劉云。商務局請福公司是商務局爲主。專權不能歸福公司。哲君云。將平定州公會章程指示。詢問商務局批准否。劉云。並未見過。哲君云。前山西巡撫出告示。非發憑單。無論華洋人均不得開採。現有宋汝陽開礦。曾發過憑單否。

劉云。巡撫告示。未曾見過。本地人自己開礦。似可不要憑單。哲云。公司向民人購地。民人肯私售。商務局備出告示。曉諭否。劉云。告示不使出。勸諭民人。則能爲力。哲云。專辦應歸公司。能向撫台詢問否。劉云。當向撫台請示。哲云。發給憑單。勿稍耽延。商務局須發憑單。以便開採。劉云。憑單之權在撫台。但須查明與地方情形無礙。方可向撫台請示。哲云。以上二事定局。再商他事。禮拜一再會議。並將張撫台告示抄送一分。

### 附福公司記錄十月廿八日問答語

哲云。前曾有信致撫台。請發在平定州開礦憑單。前二日拜會時。撫台謂須與商務局商定辦法。方可。今請開辦法。若何。劉云。合同第六款。並無山西商務局應分福公司將來所得利益之語。請問福公司若有虧折。與他等有相干否。哲云。開辦費用。皆出自福公司。若有虧折。福公司自當擔承。論及利益一節。除還利外。所餘淨利。每百分。已提二十五分。歸中國各家矣。劉云。願另立合同。使商務局亦可得分其利益。引敘鎔化廠合同條款。以証明合辦字樣。哲云。所有合辦煤礦一切。將來願意商量。惟須先將福公司之權限定妥。方可計議。福公司本意。係公司本有在合同內。訂明各地專辦新礦之權。但目下查得平定州境界之內。竟有開辦新礦之事。公司已與外部告說。現在應請商務局。將此一事。速行停止。劉云。專辦二字。係僅指商務局。說是商務局有專辦之權。商務局並未將此權付給福公司。哲云。本地人或別國人。若另開新礦。山西商務局。本有禁止之權。明白此意否。劉云。商務局本有此權。哲云。合同內有今將批准各事。轉請福公司辦理。以六十年爲限之說。如何辦法。劉云。伊不能承認福公司有禁止本地人隨便開礦之權。福公司固可開礦。然不能較本地人所開新舊之礦。多有益。福公司與本地人相等。哲君又將原訂

合同第十六條指明內云。先經開採之礦。不得侵佔。倘若無論何地。准其隨便開採。則又何必叙明已開之礦等語。按其詞旨。極爲明顯。是除已經開辦之礦外。所有境界內未開之礦。惟有福公司可以開辦。不准他人開辦。劉云。伊不能認許此事。哲云。此節乃合同內緊要之節目。若無此節。雖有合同。亦係妄費。公司已稟大英國駐京欽差大臣。聲明現有新開之礦兩處。大英國欽差大臣。亦將此事照會外務部矣。本總董此次前來山西。特意與商務局和平商辦。至於他事。亦情願聆教。和衷辦理。惟專辦一節。必須照辦。不容擅行改易。倘商務局定欲違背原訂合同。致令公司吃虧。本總董先行明告公司。定要索要賠款。應請商務局將此一事。詳細熟思。並與撫台一爲商議。在太原倘無成議。本總董惟有返回北京。將此事稟請大英國駐京欽差大臣。查核辦理。此事最關緊要。倘若不能商妥。其餘細事。亦無須議論矣。劉云。伊應稟商撫台。至於如何定議。即當知會。哲云。憑單之事。並請其轉稟撫台。按照合同第一款查照辦理。隨時發給憑單。幸勿延緩。以便公司購地開工。劉君允如所請辦理。哲君當將平定州有所謂礦務公會章程展開。請其查閱。該公司之意。係不令福公司在彼處購地開採。請問此項章程。是否曾經商務局批准。劉君云。從前並未見過此項章程。亦未由商務局頒發。哲君問商務局能否頒發告示。聲明福公司按照合同內。各該地有購地之權。公平給發地價。劉君云。伊不能頒發告示。惟可勸諭百姓而已。哲君云。現在請令停止。各新礦之中。有一新礦。係爲平定州屬之武弁名宋汝陽者承辦。請問此人開辦新礦。曾否領有商務局憑單。劉君云。本地人開礦。不用憑單。可以隨便開辦。哲君云。此事即與劉君以上所說商務局有專辦礦務之權不符矣。哲君又言及兩年。前前任山西巡撫。曾經頒發告示一紙。內云。所有礦地。皆係國家產業。本地人若無憑單。不准開辦礦務。劉君云。伊

並不知曉此項告示。」哲君云。容日當將此項告示照抄一分。送請查閱。

### 商務局與福公司第二次問答

十一月初一日

哲問前者請代稟撫台之事如何。劉將說帖一條遞給。帖開按合同第一條專辦二字。係山西撫台准商務局專辦。並不是准福公司專辦。本局又查合同第十九條。該礦爲中國自主之產。礦既爲中國自主之產。權即爲中國自主之權。除本局專辦外。概不能與別人專辦。此二條均合同內彼此應守辦法。哲詳看許久云。合同第十九條係指開兵端時而言。與開礦無涉。劉云。合同十九條明言中國自主之產。產即是礦。產自主即是權在中國。哲又問憑單之事。代稟撫台如何。劉又遞予說帖一條。帖開福公司須與商務局將辦法議好。再請發給憑單。本局按合同內發給憑單。係在查明與地方情形無礙之後。須先議定權限。方能委員查明。不能先發憑單。哲云。專辦之事。看來在此難以定議。只好回京向外務部說去。又云。暫將專辦之事擱起。福公司能購地開礦否。劉答云。權限不議定。他事亦難專理。辦云。此事我已電達英欽使。專辦二字。不能讓給貴局。合同是你們國家批准的。王云。國家並未將專辦之權批給福公司。且貴公司此次係由北京來。何不在京時即議定。現又多此往返乎。哲云。我今日要去見撫台。劉云。撫台今早未見客。因受煤煙不爽快。王曰。總董只管去打聽。但撫台實在不爽快。恐未必能見。哲云。合同之各事。轉請公司。即是專辦之權。已歸公司。王云。事與權迥不相同。轉請公司是辦事的。並未給權。哲云。專辦不能歸公司。暫不議。但六十年之限期。作何時算起。你們不發給憑單。並不是公司就延不辦。劉云。合同已定。數年。公司就延未辦。並非商務局就延。王云。要先開礦。須明白專辦是商務局再商開礦。馬云。若不商妥。恐百姓不允。哲



云。前有委員徐光弼赴平定州。是商務局委的否。劉云。是本局委的。因公司並未知照。今本局不能不遣人詢問。哲云。西四月有工程師來查礦。已經外務部電來知會保護。貴局知道否。劉云。未知有電。保護之責。向歸地方官。王云。貴公司此行和平辦理。尙有別意。不妨明言。哲云。總不能撤開合同辦理。不能令別人侵佔司公之權。此外亦可和平辦理。劉云。商務局亦可和平辦理。惟專辦二字不能讓。王云。可收回專辦二字否。哲云。不能。哲又云。本擬明日即行。應候回電。少停一日。俟禮拜三即行回京。另日辭行。遂告辭而去。

## 晉省官紳與外部及京官往復電文

冀甯道丁寶銓 商務局總辦劉篤敬 致京官電

外部渠鑒。哲不議合辦章程。力爭專辦利權。局中不認。頃返京。廣臣日內進京。議廢約事。渠銜

晉撫致京官電 十一月初四日

吏部左堂李侍郎諸公均鑒。東電悉。哲董力爭專辦之權。業經人駁。暨商局合力堅拒。哲稱赴部理論。已將紳士公稟並商答各詞。抄咨送部核辦。畝捐容即酌定入告。請舒鈞系。駿支。

外部致晉撫電 十一月初五日

支電悉。孫汝陽在平定州開辦煤礦。前英使以違背福公司合同。照請禁阻。當經本部以不能限制華人照駁。並鈔咨在案。茲復准英使照稱。福公司章程第一條。所謂專辦二字。應作福公司專辦講解。若不能限制華人。則無專辦之權。

何貴有此合同等語。查英使於此事執之甚堅。按照洋文專辦字義。委係無論何人均歸限制。現孫汝陽所辦煤礦。係用土法。抑係用機器。統希查明電復。外務部歌。

### 晉撫張致外部電 十一月初七日

歌電悉。專辦二字講解。前准駁復英使咨文。極爲明允。敵處函復。甚。即就此義申明。專辦。祇對他國他種。礦。產。而言。不能禁止華民開採。晉土苦瘠。別無大宗物產。民皆恃礦爲生。若允外人專利。是絕晉民生計。貽害甚大。現在全省土紳。以全力爭此二字。情勢洶々。宋汝陽雖系土法。然必預備機器開採。況有同濟公司。業經稟明貴部立案。前撫曾電貴部。聲明無論土法機器。不能禁止。亦奉照復。俟訂詳細合同。再予切實聲明在案。自不能因英使堅持。遽予曲從。洋文講解。即有不同。此約並非定明以洋文爲主。且第十六條。言不得侵佔。可見仍准民人開採。新定合同。並願合辦。更無專辦之理。此事關係利害。極鉅。惟乞鼎力堅拒。以保晉民生計。中國利權。幸禱之至。

### 晉省學生致京官電 十一月初八日

戶部谷鑾。福公司欲奪晉礦權。已嚴拒。渠進京聲言索款。請呈外商部。速議索回自辦。函郵寄。全晉學生叩。

### 外部致晉撫電

魚電悉。專辦二字。漢文講解。委系專利之意。此約雖未訂明以洋文爲主。但洋文亦不能不認。查新訂鑄化廠合同內。載明至以上所指各處煤礦。如亦願意合辦。屆時由山西商務局等福公司再行商議。現惟有速等商訂合與章程。則專辦之議。不攻自破。前設同濟公司。亦無非爲將來合辦地步。若將合辦章程訂定。宋汝陽所開之礦。如用機器。亦當

歸入合辦之列。俾英公使無從藉口。即希設法開導。俾商安籌合辦之法。倘哲美森到部。自應按照新訂條款。飭令與晉省商務局議定合辦。以免爭執。並速電覆。外部佳。

京官致晉撫電 十一日

太原張中丞鑒。致外部魚電。感極。聞外部致函。有允讓意。乞堅持初議。詳切覆陳。爲晉民請命。萬禱。山西京官公叩。真子。

晉撫致外部電 十一日

佳電謹悉。以新約合辦。消融專辦二字。自是解紛捷法。惟商務局前與哲董問答。本擬商訂合辦章程。哲云須先議明專辦之權。致難接洽。晉紳意謂專辦。祇准商務局。並未轉給福公司。其實商務局即使自辦。勢亦不能禁民間探覓其生路。則轉請福公司。並無專權。可不煩言。而解人駿屢經開導。無如輿論甚堅。現聞哲董赴都。已公舉代表紳士入都陳辨。合同洋文。雖難不認。而中西自可互參。且合同共二十條。應彼此證明。福公司買地給價。均有商務局合同字樣。彼意並欲撤去商務局。尤難合拍。若能歸到合辦一層。較省唇舌。統乞鈞裁。人駿謹肅。蒸。

京官致晉撫及冀甯道丁電 十五日

張中丞鑒。致外部蒸電。請留晉民生機。感甚。昨復具呈駁專辦。並聞山西京官公叩銑。丁觀察鑒。福公司事。諸賴維持。感佩之極。哲董當未來部。並聞山西京官公肅銑。

晉撫覆京官電

晉省官紳與外部及京官往復電文

就電悉。晉民利害所關。疆臣分應力爭。何足言謝。公等辯駁之作。昨外部已咨行到晉矣。容再函達。駿肅。儻。

### 晉撫致外部電

福公司礦務合同。原係晉紳在總署所定。此次該公司哲董來晉。與商務局會議。意見未合。正擬磋商。哲竟他去。現晉紳民公舉主事李廷颺。舉人劉懋賞。爲代表。並請查明。大部。已於本月初入都。俟公司有人到京。再爲妥議。人駿肅敬。

### 京官再具外務部呈

爲福公司請禁地方自辦礦務。有違契約。懇請始終堅拒。以維主權事。竊職等前因福公司致函商務局。並懇英公使照會。大部請飭停止。平定地方開採礦務。業經具呈仰蒙。批示在案。伏思該公司所以力爭專辦者。不過意在專利耳。己欲專利而欲禁地方之自開利源。非惟有違契約。亦且不合公理。非但侵我利權。並且奪我主權。此則職等通省紳民。無論如何要挾。如何恐嚇。如何強迫。而始終不敢認可者也。夫契約之訂。所以辨權限耳。以法理論。福公司有福公司之權限。商務局有商務局之權限。即山西巡撫亦有山西巡撫之權限。何謂巡撫之權限。即不得批准禁止地方自辦之權限也。今准商務局辦理孟縣平定澤州潞安平陽府煤鐵及他處煤油各礦。此巡撫之權也。雖准商務局辦理而不能禁止地方之自行辦理。此權之有所限也。無論專辦二字。本非專利之義。就令以專利言。亦不得限制地方之優先權也。何謂優先權。假如甲爲地方。乙爲商務局。丙爲福公司。丁爲他國人。地方紳民隨時皆可稟請開

探此甲之優先權也。商務局奉巡撫批准。有轉請權。此乙之確定權也。福公司經商務局轉請。有辦理權。此丙之確定權也。他國人未經商務局轉請。即不得與福公司爭辦。理權此丁之無權也。乙與丙爲對待之形。皆處地方優先權之下。其不得與甲爭優先權者。猶丁之不得與乙丙爭確定權也。故商務局對於福公司。有不再請他國人之義務。巡撫對於商務局。有不再批准地方紳民之義務。而地方紳民。則對於巡撫。對於商務局。對於福公司。均無甘心讓人開採之義務也。何謂商務局之權限。即對於批准契約。有確認遵守之意也。如批准指定某處地方。不得闖入未經指定之他處地方。批准指定某種礦產。不得妄採未經指定之各種礦產。批准自借洋債。不得請他國人代借。批准向福公司續借。不得向他國人另借。此專辦二字之內容。亦專辦二字之確解。倘如該公司所言。指專辦爲獨辦。是商務局對於巡撫。有專擅之意。則批准自借。亦可請他國人代借矣。批准向福公司續借。亦可向他國人另借矣。亦該公司所不認也。又聞該公司謂專辦二字。英文係譯作獨辦。伏思英文係何等字。當如何譯。職等無從查悉。但據日本東亞條約。照英國藍皮書譯出東文。却係爲免許狀。免許狀者。由國家許其有採礦權。並無獨辦字義。且此等緊要關鍵。該公司并不於漢文內切實聲明。不准他人再辦。亦未於契約內訂明。如有辯論。以英國爲主。乃以含混遊移之詞。遂欲禁地方開採。設商務局亦效該公司所爲。於指定地內。另請他國人辦理。該公司果能認可否耶。何謂福公司之權限。即對於商務局。有互認遵守契約之意也。查商務局付於福公司辦理之權。莫如契約所載第一條。今將批准各事。轉請福公司辦理。二語爲最要。夫此條各事二字。即第三條調度礦務。開採工程。理財用人之各事二字也。此各事爲綱領。第三條各事爲子母。此各事爲渾含語。可以擴張。亦可縮減。第三條各事爲確定。固不可擴張。亦不可縮減。以

第三條證此條。則各事二字內並未包有專辦之意。如是則專辦二字。無論爲限制爲允許。均與該公司無涉。固無庸該公司極力爭辨也。況約內所載有福公司爲主。會同商務局辦理者。如第三條之分載各事是也。有商務局爲主。會同福公司辦理者。如第十條之派充要職。第十六條之租賃鐵地是也。有彼此互爲限制者。如第十條之委員。則由商務局請派。紳士則由福公司聘請是也。然則福公司應有之權。商務局且不能盡提。豈商務局應有之權。福公司願可全攬乎。是故就福公司之權限而論。商務局有限制地方之權。該公司亦不得而限制之。就商務局權限而論。巡撫有限制地方之權。商務局亦不得而限制之。況山西巡撫。尙無禁止地方自之辦權。而該公司一再請禁止。宜晉人群動公憤。紛々爭請廢約也。夫該公司並未遵照契約第一條。稟請巡撫查明與地方情形有無妨碍。亦未經巡撫發給憑單。率請禁止地方自辦。其所請公止之處。又不在于十六條所准礦地之內。顯係違背契約。地方紳民固有聲請廢約之理。時逾七年。未經勘驗。商務局亦未向該公司借款。該公司亦無撥用定需資本。未經刊章程。定期發賣股票。亦未知照商務局照章代華商收買。准諸合同第一條第十四條第十五條。無勘驗之費。無借款之息。無賣出待贖之股票。地方紳民又有收回自辦之力。此則職等所可自信者也。總之契約之廢不廢。該公司斷不得侵地方優先開採之權。地方紳民亦斷不另借洋款。另集洋股。致侵商務局轉請該公司辦理之權。此則福公司所可自信者也。嗚呼。願桑梓生計之削奪痛國家主權之侵越。披瀝直陳。伏乞

中堂王 俯准查照。始終堅拒。如該公司仍前要求。並不肯自向商務局商辦。即懇咨行山西巡撫。速選派員紳來部隨

議。以維主權而順輿情。不勝激切待命之至。謹呈。

晉紳劉篤敬、李廷颺致京官函

初五日發初十日收

敬啓者。福公司總董齊美森來晉議礦未成。初三即起程回京。所有兩次會晤問答。另摺呈閱。渠所爭在專辦轉請。專辦二字。前外部駁義甚堅。其轉請二字。漢文合同詞義本自明晰。惟英文合同。渠祇就轉字譯作轉交轉付等義。解若像商務局之權限。全文付之該公司者。此爲渠所據之義。若連請字譯就英文文法論斷無專譯作此義者。是關鍵又在原訂合同時。由華譯英。由英譯華內分別。若草合同先訂華文。後繕合璧。合文則彼爲漏譯。渠仍理曲。不過彼時我未指駁爲少差耳。總之第二十條載明各執爲憑。則當各持各義。華英文既不符原合同。亦應作廢。另行商定。主權仍不爲即失。將來渠或仍執外部續定四條之首條爲補救之計。即鐵礦合辦煤礦噴舍退獨辦意。亦未可知。此間公稟有先廢續約之舉。若堅持漢字合同。能逼到渠索賠歸礦。則貨賣亦好磋商。不然。渠刻下所云索賠者。爲數尚不知胡底。仍在挾制我。逼到歸渠專辦爲止。終無了期。望商之外部堂官。預籌抵制。方妥。尤請外部勿任伊牽歸國際爲要。此事中丞首道煞費苦心。將來如能達其目的。功德實爲無量。如有需款等進京之處。祈即賜電以便過往。是否有當。伏祈採擇。謹繕公函。敬叩 鈞安。

劉篤敬  
李廷颺 頓首。

全省士紳致外商部及京官電文

附士民致外部公電

晉紳劉篤敬、李廷颺致京官函 全省士紳致外商部及京官電文

四三

## 全省士紳致外商部電

外部王爺中堂大人鈞鑒。福公司交來問答。有索賠款字樣。萬無再議合辦之理。請速議賠款廢約。況合同並無專憑洋文字。全省生命財產所關。伏乞主裁。全省士紳叩文。

商部貝子尙書大人鈞鑒。福公司交來問答。有索賠款字樣。萬無外部再與議合辦之理。請主持速議賠款廢約。合同無專憑洋文字。外部似不宜憑洋文說話。鈞部顧問官冀審道丁道。明通公普。蒙札辦此事。羣情感戴。全省士紳叩文。

## 全晉士民外部公電

稟爲福公司背約。請照會英使。尊重權保民產事。查各國礦章。煤鐵屬國民公產。不准私人專辦。商務局非全省代表。雖前後合同。專辦確屬該局。然係限制詞。不准擱入他處。及別項。是該局尙不應專辦。況屬轉請他人。今福公司妄爭專辦。不特侵商務局權限。並侵國家主權。合同無禁民間開採字樣。彼章封禁新窰。我無力責彼背約之罪。只得申言廢約。查歐律兩造訂約。一造不遂。則一造可廢約。並不認背約一造所已服義務。今該公司與商局開議。有索賠語。顯是自知背約。以恫喝爲彌縫。查原合同係商務局與福公司訂足。屬私人交涉。無關國際。當時總理衙門既命介雙方訂議。與以特權。則撤回亦我內治。非他國所得干預。按之歐例亦合。況訂約後。遲至八年。我國此數年間。商律變遷。尤應再議。乃該公司並未開議。漸經平定。掃標旗。聲言開礦。致民意沸騰。其跋扈情形。實堪詫異。英使素倡敦睦。萬不代該商有此種種劣跡。且原合同未訂起算年限。華洋文復多不合。按之各國法律。原爲不完全合同。彼敢背約。求英使保



個人權利。我晉民不敢不據理圖全晉生存。懇 大部憫晉民生命。將該公司背約情形照會英使。十四兆人民。不勝待命之至。全晉士民公電。

### 晉省學生致京官電

晉京官鑒。哲來。問答有索賠款字樣。萬無再議合辦理。外商部不出力。速求各報館主持公論。必有效。火急。學生叩。

又電

京官鑒。僅議廢續約不足代表全晉。毫里千里。火急。火急。學社公電

### 熙侍御 齡 請磋商晉礦摺及參盛宣懷片

奏為晉省礦產。將悉歸福公司侵佔。民情洶洶。勢甚危迫。擬請 飭下外部。竭力磋商。勿稍遷就。以順輿情。而維大局。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自光緒二十四年。福公司與山西商務局訂立合同。辦理孟縣等處煤鐵各礦。章程具在。乃福公司不守契約。要求禁止地方紳民自行開採。經撫臣張人駿飭局照約指駁。福公司要挾不遂。聞已來京。德憲英公使向外務部一再聲請。有止準晉民用土法開採。不準兼用機器之語。此直以王法遲滯。機器敏速。速則功半。事倍。不數年間。民礦必悉閉歇。而後彼得以賤價一網打盡。則晉省之利。權奪晉民之生計。絕矣。伏念山見一省。拱衛京畿。昔為肩背。今為腹心。丁戊大祲之際。 皇太后垂簾聽政。減 御膳。頒內帑。籌賑等錫。不遺餘力。晉民感戴。淪浹肌髓。光緒二十六年。 鑾輿西幸。父老兒童。伏道恭迎。忠愛之情。出於天性。今該公司不過一商務交涉。晉撫既能峻拒於

熙侍御齡請磋商晉礦摺及參盛宣懷片

前外務部自能婉商於後諒不致勉強曲從而使二百年固結不解之民心一朝盡失。惟是身家念切公憤難平。若一委曲遷就勢將釀成大變。則此日之敷衍了事必激成異日不了之局。應請飭下外務部查照山西巡撫前後文電並晉紳稟詞竭力磋商無論土法機器應聽晉民自行擇用開採該公司不得顯違初約強用壓力俾留晉民一綫生機。庶輿情順而交涉不致迭起矣。致該公司資本甚大晉民財力甚微即用機器勢不足與之相抗。何至犯其所忌。或者平定州地方與正太鐵路毘連該公司慮鐵路洋商與晉民聯絡亦未可知。應由山西巡撫派員與該公司訂明永遠不再集洋股。再借洋款。以堅其信而釋其疑。奴才爲維持大局防患未萌起見。是否有當。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奏。

再晉省傳聞督辦大臣盛宣懷有與福公司重立合同。內開山西商務局將批准專辦之孟縣平定州潞安澤州與平陽府屬煤鐵各礦。光緒二十四年。商務局與福公司訂立合同。轉請福公司辦理。限六十年爲期。現今中國議定。願與福公司合辦以上孟平潞澤等處鐵礦。以及化鐵需用之煤與煉焦爐。福公司應然中國合股開辦。以五成爲度。又云以上所指各處煤鐵。如亦願意合辦。屆時由山西商務局與福公司再行商議等語。查二十四年原定合同內開山西商務局稟奉山西州撫批准專辦孟縣平定州潞安澤州與平陽府屬煤鐵。以及他處煤油各礦。今將批准各事轉請福公司辦理等語。是批准商務局專非就批准福公司專辦轉請福公司辦理非轉請福公司專辦分析甚明。乃此之重立合同。一則曰中國願與福公司合辦。再則曰福公司應允中國合股開辦。且極之曰如亦願意合辦。屆時由山西商務局與福公司再行商議。夫曰中國願與合辦。曰應允中國合股開辦。是反客爲主。山西各礦已非中國有矣。故中

國必有願與之請。而應允尤必聽命於福公司也。至曰如亦願意。屆時與福公司再議。是准令中國合辦。已屬福公司特別之情。如不願意。亦止准中國不辦而已。果有此事。是胡聘之初立合同。尚有專辦辦理之分。此則不特混辦理為專辦。且直變辦理為專有矣。此端一開。天上各省之礦。何處不可竟為洋商。有何處尚能為國家有乎。凡此傳聞。奴才竊以為或出訛造。蓋我國既設商部。則凡此商務合同。該大臣必不能私行更改重立。即商部亦必奏明。始能照准。而晉省人士言之鑿鑿。疑莫能釋。馴致合省士紳。紛乞晉撫代表。甚至留學各洋山西學生。連籍累牘。電致合省鄉人。責其不能自結團體。民情甚迫。其言甚激。夫結團體以講學習藝。可也。若結團體以拒洋商。拒不能勝。必至仇視。庚子義和團之變。前鑒不遠。彼特仇視洋教耳。愚民耳。此無非士類。仇及洋商矣。是烏可不預防其漸。應請飭下商部詳查。有無虛實。行文晉撫。出示愷切曉諭。以釋衆疑。而定衆志。謹附片再陳伏乞 聖鑒謹奏

右摺 奉旨交外商部知道

### 全省紳商呈請晉撫申明廢約稟

附原批  
十一月二十四日上

稟為福公司違背合同。種種劣跡。請電駐英大臣申明廢約事。按歐洲法理。國家有完全獨立之資格。必具人民土地主權三要素。三者缺一。不可為國。而主權尤為維繫人民土地之關鑰。查商務局與福公司原訂合同第一條。山西商務局稟奉山西巡撫批准專辦云云。又查鐵路總公司與福公司合辦鐵礦合同第一條。山西商務局將批准專辦之孟縣平定州潞客澤州平陽府煤鐵以及他處煤油各礦。光緒二十四年。商務局與福公司訂立合同。轉請福公司云

全省紳商呈請晉撫申明廢約稟

四七

云。兩次合同。既云批准。專辦是商務局。受山西撫台命令。專辦孟縣平定及潞安澤州平陽之三省縣。不准攔入他處。等辦煤鐵煤油。不准混入別項專字。是限制商務局之意。轉請福公司辦理。是商務局請其辦理各事。非請其專辦。語意極爲明確。該公司屢次不按合同。妄爭專辦。並有商務局可以幫忙等語。是自居于主。而令商務局爲客也。謬妄已極。不特侵奪商務局之權限。並侵犯我山西巡撫批准之權。既違國家定例。又違文明各國公理。其背合同者。一查各國礦務章程。煤鐵爲國民公產。即本國人亦不令個人專開採之利。至外國人則在禁止開採之例。今福公司雖訂有合同。然並無禁民間礦字樣。遠與商務局來函。欲將民礦一律封禁。若自認爲平定州主人。而山西皆外國人者。其計尤爲叵測。是山西人求爲守約。而不得。彼直廢約。而肆行其背合同者。二自原合同訂後。至今八年間。國家商律改良。屢經變遷。前撫部院因商務局賠累。欲奏廢福公司遷延至今。應先與商務局和衷再議。再稟撫台。縱撫台恕彼遷延背約之罪。亦當靜候查明於地方有碍無碍。今該公司未與商務局再議。未稟撫台。路經平定。只帶入境護照。胆敢插英國旗。勒地大書福公司字樣。門插旗兵。驚人耳目。其無端擾我治安。按之西律。責以倡亂。亦不爲過。其背合同者。三除三者外。按各國法律。尤有可以廢約之理由。四請並陳之。原合同係商務局與福公司訂定。兩造均屬私人資格。無關國際。當時總理衙門。既命令兩造與以特許之權。則撤回此權。純乎屬我內治。非他國所得干預一也。按各國公理。凡兩造訂約。若一造不遵守。則一造可廢約。並可以不認背約。一造所已服之義務。今福公司有以上三者背合同之確證。乃復于開議時。索賠款于商務局。則彼已申明不辨。我豈能再議。合辨彼意在廢約。我據理正。可責彼背約之罪。二也。原合同訂明以六十年爲期。究應以何年起算。彼若延至西歷三千年或四千年開辦。世界有此公理乎。是合

同○根○本○之○錯○悞○三○也○。原○訂○合○同○是○意○國○羅○沙○第○。今○忽○易○英○荷○美○森○人○約○不○符○。又○華○洋○文○互○有○抵○牾○。據○彼○之○解○釋○。謂○專○辦○者○獨○辦○也○。即○他○人○不○得○再○辦○也○。若○此○則○商○務○局○既○獨○辦○。何○以○福○公○司○又○爭○專○辦○。華○洋○文○不○合○矛○盾○。抵○觸○是○不○得○爲○完○全○合○同○四○也○。前○粵○漢○鐵○路○。我○國○家○會○與○美○國○合○興○公○司○訂○有○合○同○。經○三○省○紳○商○查○明○美○公○司○逾○期○限○售○比○股○兩○節○。確○係○背○約○。即○請○由○湖○廣○總○督○張○。徑○電○駐○美○公○使○梁○。轉○請○照○會○美○政○府○。申○明○合○同○作○廢○。卒○底○成○效○。晉○省○礦○務○。危○于○粵○漢○鐵○路○。而○福○公○司○之○劣○迹○。又○多○于○合○興○公○司○。懇○憤○三○晉○之○生○命○。俯○順○輿○情○。飛○電○駐○英○公○使○。申○明○合○同○作○廢○。則○山○西○幸○甚○。大○局○幸○甚○。

批 礦產之得失關於全省匪輕該紳商剴切痛陳皆公言也已詳外商部查照酌辦

### 留東晉紳具直督袁呈

附原批十二月十四日

敬稟者。竊啟者於光緒二十四年。由山西巡撫批准商務局與福公司訂立探礦章程。嗣閱八年之久。該公司並未來晉稟商開辦。今年六月間。突來平定州地方。不知會商務局。插標探礦。商務局聞信。派員查詢。始來省垣。要求巡撫發給憑單。並請禁止晉民自開新礦等情。經商務局按章駁不認。後該公司不遂所求。遂有聲言來京索賠之說。當時已由在京同鄉官。及本省紳商士民。具稟外商兩部。請廢約歸自辦在案。伏思吾國路礦之外失。其禍端皆原於不知自辦。因不知自辦。遂不得不延外人代辦。而轉請辦理之事。遂紛紛見於各省者。若出一轍焉。然因不知自辦。而代理權發生者。亦必因能知自辦。而代理權消滅。此不徒爲事實上之當然。亦且爲法律上之公例。試查吾國與外人所訂代辦路礦章程。無一不合有此種性質者。則凡已經外人代辦之路。礦。猶得以地方自辦者。收回其已失。矧其轉請代

辦之約已遲延於地方自辦之後。乃欲肆行禁止。以困民生。計而攘我利權。若福公司所爲者。違章背約。橫誕已極。此晉省內外人士所以無論如何要挾。如何恫喝。而羣焉奮起。以收回自辦爲惟一不二之宗旨也。曩者同濟公司之設。我公之所以爲挽回利權計者。至周且鉅。詎徒晉省蒙休大局利害。實是係之。今該公司突欲禁晉民自開新礦。是不認地方有自辦權也。地方苟不能自辦。則處地方以外者。更無庸論。而晉省煤鐵最富之各州縣。將盡爲該公司攫奪。以去。晉民生計於此全絕。天產美利。終歸外溢。事變忽發。必且有遺誤大局之虞。曩等所以披陳肝膽。不憚煩瀆。以籲呼於我公之前者。誠以此事不徒爲三晉生死所關。甲於全國之礦產。皆將由此斷送於外人之手。而後患方長。且有不堪設想者。其關係爲何如。其危迫又爲何如也。夫該公司所恃以來晉省開礦者。因有二十四年所訂之章程耳。而我之所恃以收回自辦者。亦正不必他求於章程之外。蓋外人代辦與地方自辦。不兩立者也。我能自辦。彼必不能代辦。彼苟代辦。必係我不自辦。此係原章所明訂者。非故求爲曲解也。今取其條文略釋之。第一條。該公司代理探礦之權。必在巡撫給憑之後。而憑之給否。則以地方有無妨碍爲衡。潭言有碍。其範圍固極廣濶。然試爲推想。其何者。爲有碍。則風水諸說。早爲文明所力闢。而虛舍墳墓。又已規定於專條。求其最爲切當者。則含有碍地方之財產生命。無他屬矣。而財產生命。實係於自辦之一著。故地方自辦權若發生。巡撫且無給憑准許之權。該公司尙不得代商務局而擅爲開採。而矧欲禁止地方之自爲開採。耶。況第十條。明訂華紳富商。收回股票四分之一。得先期收回。十六條。又言所准礦地。遇有民人先經開採者。不得侵佔。第一條。係規定因地方有碍。而巡撫可批駁者。此二條。則指地方無碍。而巡撫所准與該公司開採者。夫紳商於該公司撥用資本。後得以四分之三之股票收回。自辦則於未請該公司

之。前。得。以。四。分。之。股。本。自。從。事。開。採。固。可。推。想。而。知。也。於。已。准。某。鄉。某。山。連。屬。不。能。過。若。干。里。之。礦。地。尚。不。能。侵。佔。個。人。資。格。之。民。人。所。先。開。採。之。一。部。分。則。於。團。體。資。格。若。府。若。縣。之。地。方。自。行。開。採。者。必。不。准。該。公。司。之。攔。入。於。其。全。部。分。亦。可。不。言。而。喻。也。然。則。依。原。章。程。所。訂。該。公。司。尚。不。能。禁。止。中。國。紳。商。之。開。採。更。何。論。於。本。土。居。民。尚。不。能。攔。入。於。已。然。自。辦。之。地。方。更。無。論。於。禁。開。新。礦。況。自。定。章。以。來。至。今。已。閱。八。年。之。久。內。地。風。氣。日。益。開。通。地。方。紳。民。羣。力。於。開。礦。一。事。者。已。若。一。邱。之。貉。則。遵。章。按。律。晉。礦。亦。有。收。回。地。方。自。辦。之。理。而。矧。該。公。司。延。期。不。辦。違。章。擅。開。種。種。不。法。固。已。早。失。其。代。理。人。資。格。若。是。耶。且。章。程。與。合。同。全。異。其。性。質。者。也。章。程。者。條。例。之。變。稱。兼。含。有。命。令。禁。止。二。意。合。同。則。由。雙。方。互。商。其。辦。法。而。著。爲。條。類。也。二。十。四。年。所。訂。本。爲。巡。撫。批。准。之。章。程。故。僅。詳。於。國。家。稅。則。及。地。方。利。害。之。事。則。即。地。方。不。辦。該。公。司。欲。請。求。開。採。尚。須。先。與。商。務。局。訂。立。不。與。章。程。衝。突。之。合。同。乃。得。爲。完。全。之。契。約。今。並。未。出。此。而。遽。欲。履。行。七。八。年。前。逾。期。之。豫。約。且。顯。違。定。章。而。不。顧。是。欺。商。務。局。耶。其。欺。山。西。無。人。以。並。欺。我。政。府。爲。尤。堪。痛。恨。者。矣。故。其。禁。民。開。採。一。節。即。足。爲。地。方。有。礙。之。證。蓋。不。禁。自。辦。則。彼。必。無。代。理。之。餘。地。而。依。原。章。所。訂。則。無。論。彼。不。能。禁。我。開。採。也。地。方。既。出。而。自。辦。且。得。遵。章。停。止。彼。之。請。求。開。採。矣。今。該。公。司。願。欲。以。專。辦。含。忽。之。字。變。更。原。章。確。定。之。內。容。是。不。惟。有。背。商。務。局。轉。請。之。豫。約。且。以。代。理。而。陷。原。主。於。違。章。之。罪。準。之。各。國。法。律。雖。科。以。加。倍。之。重。罰。亦。不。爲。過。即。雖。未。能。及。此。要。必。使。負。違。章。退。歸。地。方。自。辦。之。義。務。此。國。家。主。權。之。所。必。爭。亦。晉。民。生。計。之。所。是。係。者。也。且。即。以。豫。約。論。商。務。局。亦。有。可。不。認。之。理。由。在。凡。契。約。定。有。履。行。期。者。自。必。以。期。限。爲。斷。否。則。須。從。一。般。契。約。之。時。効。該。公。司。耽。延。八。年。之。久。未。嘗。一。來。商。辦。是。已。自。拋。棄。其。權。利。商。務。局。固。不。能。再。對。之。而。負。踐。約。義。務。此。可。不。認。者。一。原。訂。章。程。爲。

義商。今已改爲英商。而未嘗一照會於商務局。是在該公司已背約之實迹。何能強商務局以履約之空名乎。此可不認者二。而其尤要者。則訂此豫約時。爲義商羅沙第一私人資格。未嘗有國際關係。則批准批駁。皆係我主權之所在。苟於地方無礙。無論何國人民。皆須受我國法律限制。即其政府。亦不得施間接之干涉。此章程之所以異於合同。而晉礦所以並未授之於福公司也。由此觀之。地方對於商務局。本有遵章優先自辦之權。商務局對於福公司。又有責其背約不認之理。而批准批駁。全係我國家惟一之主權。則固不待聲言廢約。而按章力爭。該公司之代表。已消滅於地方自辦之後。況既未訂有合同。則不得爲有契約。索款贖回之說。要不得以之例我完全無失之晉礦也。至續訂合同。乃我失一半主權於前代理人。非彼退一半主權於舊主人翁也。而不由晉紳民之會議。不使商務局得與聞。遂擬定此一誤再誤之合辦合同。此尤晉中人士所急切痛憤而不敢承認者也。伏惟我公提倡商務。於挽回利權一事。持之不遺餘力。同濟之設。良謀碩畫。曠等不勝欣佩。尙祈始終主持其事。俾晉礦全歸地方自辦。以蘇晉民之困。而保大利之源。則豈徒一方之利。西北形勝存亡。實晉係乎此矣。伏乞 鈞鑒查照。並請轉咨外商兩部。實爲德便。謹呈。

### 袁宮保批詞

廿二年二月初三日督到

據稟已悉。查山西商務局與福公司原訂章程。係以商務局稟奉晉撫批准之礦產。轉請福公司代辦。原限六十年爲期。並未訂明開辦之期限。此時未能責以逾期。但按原訂章程。晉省紳民。於晉撫未經批准福公司開採之礦地。儘可先自開辦。非福公司所能請禁。而晉撫於福公司勘定呈請開採之礦地。果查與地方情形有碍。亦可批駁。不給憑單。至福公司每開一礦。所有借款股票。華適儘可收買。倘收至四分之三。該礦即可先期收回。此今日晉礦。我官民尙有



之權限。至原訂章程。我政府現既不能不認。而續定合辦合同。現亦正須籌畫。本大臣顧念鄰封。該紳等眷懷桑梓。同一保守利權之意。惟爲成約所限。不得不詳切籌維。仰候分咨外商部查核。此批。

### 留東晉紳梁善濟赴平定致京官公函

(前略)李君端臣因委坐辦平孟礦務。進省謝委。馮振邦陸恭齋二人奔走聯絡。所推任事諸君。除張樸齋住城見兩次外。餘皆在鄉。專爲招呼。十七日。趙潤亭、李慕紳、廉士昇、齊集城會議。三君皆曾幫辦同濟公司。情形甚爲熟悉。趙君尤能任事者。善即述同鄉官意欲設法自辦。以山西之款。開平定之礦。保平定即以保山西。諸君刻即贊成。擬先從鐵路附近入手。勸有礦地者入股。其勸之之法。會同草豆局長。逐都皆到。愿自開者聽其自開。無力者令入股。俟省城協已定。一面購吸水機器。恢復舊窰。但一窰見炭。股不招而自集。一面用土法多佔窰口。大略如此先辦。必須款能確定。方可下手。僉以同濟公司目前成效未著。此次再舉。必實事求是。始足以福公信而結團體。至固本公司蔡李二君及郭君偉齋皆悟及。無不樂于贊成。允爲合力提倡。大學堂學生刻亦歸里。先後奔走。不患無人。觀此情形。大有起色。但得協款提倡。本地亦可設法。未稔丁觀察已否回省。能籌若干。善擬明後日旋里。道經壽陽。訪王君植槐。調查已購之機器。約新正燈節前後。必可到省。姚牧醉蘭新必春進省。約臨時面商。祈楚南兄或電或信。確商丁觀察。知此舉已期必行。趕緊示知。以便遵辦。時哉時哉。机不可失。姚牧兩次晤談。所見異於所聞。不但無阻力。且自認爲應盡之義務。亦一好機會也。福公司局設平潭。刻只有礦師蕭密德及翻譯陳劉二人。勘定礦地。皆在鐵路左近。多與同濟公司相復。

雜約四五十英方里。已繪圖呈撫台委劉守光祈於前月查看會稟。謂此間土人已經開採者十三處。舊有窰口者三十餘處。皆係有碍。又該公司謂固本在先。在所不禁。同濟在後。不得與爭。第固本所購之地。多遠鐵道。同濟所購。扼要居多。扣俟端臣回日。協商辦法。如同濟已確定開採。付給地價者。歸同濟辦理。如僅有合同。無實力以範圍者。讓歸固本局。子安視察招銀行學生。赴津銷差。聞此差歸兼辦。專任端臣。明正來平定。固本之欺。刻又舊還。許再為撥款。令其購地。此子安之布置也。總之固本立於地方地位。同濟立於官紳富商地位。該公司既歸山西巡撫主政。額名曰山西仲商礦務總公司。相助為理。多一公司。為福公司多樹一敵。彼不斂迹者。未之有也。

## 晉撫張致外部函

敬覆者。頃奉鈞函。謹聆壹是。福公司礦事。區意原欲和平商辦。免生枝節。無如哲董堅持成見。斷斷於專辦二字。直欲盡奪利權。此次來晉勘礦。並未遵照合同。稟經巡撫查明與地方有無妨碍。率請發給憑單。彼聲言不準。地方自辦紳民等痛主權之盡失。生計之將窮。於是群起而爭紛。有廢約之請。揆其情。非不得已也。承諭專辦二字。細譯英文。確與英使所言相符等因。查當日晉豐公司原立合同。並非不妥。至二十四年在總理衙門改訂二十條。以借款辦鑛。我應為政之事。而拱手授權於洋商。此錯之鑄。未免失算。惟訂章程後。時間六七年。商務局於該公司。並未有分毫借款。準諸合同。各條無勘驗之費。無借款之息。無賣出待贖之股票。而原議之義商羅沙第。且賺得重價。私以所立合同。售於英商。哲美森並不知照晉省商務局是為違私法。澤道支路。原議該公司承辦。乃請我國家借款。是為背原約。比較層層

者。盛宮保既皆見及。其時如據理力爭。即療約亦何難做到。乃於議設鐵廠。率允其合股開辦。新約四條。種種疏漏。而所謂詳細合同者。又不及時會訂。至今終屬空言一誤。再誤。其又何尤。然即以合同論。首條專辦二字。原屬於商務局。其下亦止言轉請福公司辦理。並非專辦。第三、第十一、十二各條。亦均有會同字樣。此固函應剖辯者。頓將原立英文合同。使旅晉英人另行譯出一紙。大致仍與原譯無殊。謹就各條可辯者。簽出呈覽。以備參考。至承詢英使抄送公會章程十條。遍檢卷宗。此件並未稟准有案。民間之擬議。官實不及與聞。要其迫切情形。無非欲其保身家。絕非仇視外人之舉動。若云官縱更無其事。敬請遠紓廬系。並轉告英使。勿過疑慮。為幸。人駿蒞晉未久。於辦理此事。絕無成心。亦斷不見好於紳民。曲徇其意。第事關晉人生計。自哲董來晉後。詳情岌岌。痛苦切膚。實由該公司虛聲恫喝。禁民開探。有以致之。並非官縱使然。大抵晉人礦業。與他省情事不同。均係資本不多。開閉無定。或昨開而今閉。或此閉而彼開。小民指此為生。不過僅謀衣食。其極貧之戶。隨地稍施錘鑿。即可為禦冬之計。炊爨之需。今福公司概加阻遏。固知必不甘心。平盪潞澤等處。向為著名礦產之區。貧民恃以生活者。不知凡幾。固非一山一鄉可比。今即就其初次所指。平定一處言之。現據委員按圖勘明。既佔村落。河渠與地方。大有妨碍。而界限以內。又多民間已鑿之煤窖。似此情形。何能相安無事。自來鄉愚之輩。實無非由激而成。當該公司勘地時。遍地插立旗幟。聲勢甚張。因之衆口喧傳。人心不靖。倘異日該公司仍蹈前轍。萬一與情憤急。釀成戕命焚厥之事。彼時即責疆吏。以不能保護之咎。亦復於事何補。既有所見。不敢不先事具陳。並非欲翻前案。意在沽名。亦非不知立約在先。此時斡旋不易。特權乎輕重利害之間。實有萬難遷就之勢。現在晉紳李主事廷颺等為晉民代表。赴都申辯。昨已電咨在案。而此間士民合詞。懇懇禁阻者。稟牘

仍復不絕。幾於人人有自危之心。已隨時開導。並囑其力求實濟。慎密妥善。同濟公司之經營。亦即密籌之意。仍乞鼎力維持。與英使從長計議。並進李紳等而教之。幸甚。盼甚。留萬民之生路。保三晉之利源。是所賴於籌畫矣。近日士民等公稟二扣。及晉豐公司合同。並以錄呈。統希賜察。

### 晉省代表李廷殿劉懋賞具外商部呈

為地方遵章自辦礦務。呈請 大部作主。呈商部此句下有 飭令福公司照章退讓。以挽利權而伸公理事。竊 攷各

國於路礦一事。所採主義。凡三。其一為官特許官。田研特許之事。則在彼特許者。必有應享之權利。與同時所負相當之義務。查原章程於開礦。曰巡撫批准於借債。曰巡撫批准。則即探地方官特許主義。若批准為商務局。其特權亦必歸商務局。商務局之特權。在約轉請福公司。國理及山福公司。借一千萬兩之洋債。而所負之義務。即不得再請他國。人及另借他公司之洋債。遞此定章。巡撫即有取消其不許之特權。公司與商務局。只代理與貸借關係。實只就一礦。有代商務局辦理。並撥用資本之權。必不能涉及商務局探礦收之範圍。申言之。商務局為主體。公司為客體。客體從主體。為存滅。乃法律之公例。商局若失其探礦權。公司必同時失其代理與貸借關係。是原章程無論不得為兩國家合意所訂之條約。並不得為兩法人合意所訂之合同。合同乃定款之謂。即雙方互商其辦法。而著為條款也。原章程特巡撫一命令耳。既無所謂合同。安有所謂契約。即言契約。亦商務局與福公司有代理與貸借之豫約。不得為山西對福公司訂探礦之契約也。晉礦並未失之福公司。豫約又並無契約之效力。乃該公司藉此豫約。直欲奪商務局之權。

權。且以專辦限制之名詞。作該公司專利之講解。何所據而云然。是其違章者。一章程云者。條例之變稱。由一國主權所定之規則。而效力可及於土地人民之全部。或一部。故條例必關於一般之公益。合同多係於雙方之私益。係於私益者。於一方損其私益時。一方即可提議廢約。關於公益者。苟於公益有碍。即雙方互享其私益。亦必為條例之所不許。此原章程所以於第一款。即標明果於地方無碍。一語為條例性質之特示也。夫商務局對於採礦權。乃因民間無力自辦。而始請求福公司。對於商務局。乃因該局無人自辦。而始代理。苟民間有自辦之實力。則商務局必失其請求。苟該局有自辦之華人。則福公司必縮其代理權。縮商務局尚負有借貸之義務。請求權失。福公司必無預借於商務局之權利。因訂豫約時。固附有解除條件之精意。故無論商務局與福公司。苟有一方不遵守此條件。而另訂為合同時。巡撫皆得處以違章之罪。取消其批准。是主體如商局。尚不敢以請求而得者。為自有之產。乃該公司竟公然以煤礦為其所獨據。則是其違章者。二礦務為國家公產。其與商務局以請求開採之權。非私該局也。為地方公益也。為地方公益。而反禁地方人自為開採。非特原章中無此特權。亦且各國無此公理。故第一款於巡撫給憑。必先查明果否於地方有碍。夫有碍固莫大於有碍地方。自辦必地方不自辦。商務局始得請求開採。否則必不能稍窺地方之優先開採權也。地方優先權發生。商務局請求權即消滅。此原章所定為明文者。非因解釋而故為深意也。凡十一條固言多用山西人。以開風氣。所謂風氣。即自辦風氣也。是商務局之請求。正以提倡地方之自辦。近朱汝陽在平定開採一事。即占地方地位。非惟福公司無禁止之權。即商務局且負有退讓之義務。今該公司屢函禁止。則是其違章者三。且不但地方而已。即以華商富紳論。山西為中國之一部分。晉礦亦宜為中國人所同享之利益。但其與地方稍異。

者。地方與商務局爲先後之關係。而獨立於該局之上級。必地方無碍者。該局始有開採之權。華商富紳。乃與福公司爲內外之區別。而平列於商務局之左旁。苟有自辦實力。亦得與商務局同享內國人開採之利益。但其對於商務局。無借款轉請之特權。則與地方所負之義務一也。故第十五條華紳富商收回股票四分之三時。可由商務局查報。收回自辦。於福公司已開採者若此。則未開採前紳商得以四分之股本自請開採。固可推定無疑也。今同濟公司之設立。即屬此意。但商務局得調查其有無借洋債之事。有則不惟損該局之特權。亦且滅其爲公益之義務。對於官廳。要求停止。固其職也。但係紳商籌款自辦。則商局以借洋債之故。不但不得禁止。並且負移讓開採之義務。綜上所陳。地方與紳商出而自辦。則在我爲遵章。並非廢約。實可對抗一切關係人。而不容稍奪者也。而該公司乃欲禁我自辦。是在彼商務局。爲已背豫約。矧復違章。蓋特許與條例。皆國家爲公益所設。即商局遵章。苟有碍于公益。國家尙得以主權所在。取消其特權。變更其條例。而況背約違章。有害公益。若福公司所爲者乎。是以閩省紳民。有犯萬死。而不敢強以相從者。爲此籲懇。王爺。中堂。大人俯念大局攸關。生命所繫。保全地方自辦。呈商部此句下有查明外部一旬飭令該公司照章退讓。以伸公理。而挽利權。無任屏營迫切待命之至。謹 稟

## 晉省代表與冀甯道丁往復電文

太原首道密代稟帥。本日到外部。晤良總董。渠執英文專辦爲全權。屬持漢文爲解。唐侍郎操英語。盡力辨正。復本憲帥信開諭再四。渠語塞。推請辦法。唐應以俟與甌等商明。到初八日再復。屬擬要求自辦。最下不外贖回。俟下會再看。

光景。求憲帥務勿遽給憑單。仍以民情堅持爲懇。當有轉機。聞實事魚

### 丁道覆電 初七日

魚電悉。帥云。公法會通第四百五十六條廢約憑據。可持與爭。此

## 冀甯道丁上外務部尙書覆書

近因平定州礦務。福公司恣意要挾。甚不近理。受業雖未預斯役。而重承師意。謹該州又爲冀甯轄境。不得不旁參未議。勉與維持。其委曲情形。請爲我 夫子觀。陳陳之。查晉省礦產。惟煤鐵爲大宗。外人之垂涎。已非一日。往者胡漸帥撫晉。正太鐵路甫定議而未辦。即與福公司造次立約。畀以開礦之權。在彼時固已失算。然其章程所載。礦界猶不越平孟潞澤。乃因晉紳責言紛起。改定章程。竟增入平陽府字樣。致約愈改而利愈失。近據盛大臣來咨。該公司請改鐵礦標題爲合山鐵西鐵礦等字樣。似又在影射全省。然均事成既往。夫復何言。所不得不爭者。章程第一條內開。先由礦師勘定何山何鄉。何種礦產。繪圖貼說。請山西巡撫查明。果與地方情形無碍。一面咨明總理衙門備案。一面發給憑單。准其開採。又第十六條內開。凡與所准礦地。遇有民人先經開採者。不得侵佔。如原主自願租賃。應由商務局會同公司乘公給價。但不得稍有抑勒。各等語。詳釋原文。是該公司欲開某礦。必須請於巡撫聽候查明。轉咨給予憑單。方可開辦。其說甚明。民人先經開採者。既云不得侵佔。當更無逼採之理。今福公司負貿然來。並無鈞部憑照。既不請示。巡撫又不曾同商務局。竟在平定州等處。一味恣肆。函稱該州各礦應歸該公司專採。他人不得闖入。并令將

已開之礦一律出示禁止勒令停閉并不准土人再開新井似此無理取鬧已置章程於不顧而其迭次致商務局各  
 械且執章程中專辦二字任情狡辯揆諸事理萬難通融若輩恫喝嘗試已成憤技現惟就章程與之力爭并謀抵制  
 之策適晉紳董道崇仁奉袁兩宮保之檄來晉勸辦礦務因與熟商定議仍派委員潘守等前赴平定一帶辦理購  
 地開採等事爲抵制之計竊料該公司志難遽逞必將赴鈞部暨商部嘵瀆不休上災消聽恐無以杜其口而奪其  
 氣因是將光緒二十四年合訂章程附呈賜覽彼若混爭似可據此駁詰推我夫子察之。

### 晉省代表與福公司在外部開議之問答

光緒三十二年正月初六日晉紳與福公司在外部開議問答話

在會人員 外部左侍郎唐 丞參鄒雷

福公司代總董梁洛芝 翻譯錢

晉紳李廷鳳 劉懋賞 翻譯嚴培南

書記劉盥訓

梁洛芝遞說帖於唐侍郎一英文一漢文大意謂福公司開礦於山西有種種利益並有晉撫不給憑單爲不守章程  
 等語唐閱畢遞於諸人。

梁曰因不善中國語故以說帖見意。



唐操英語問梁。章程有六十年之限。當從何時起算。

梁操英語答云。當從開礦後起算。

唐轉問李劉曰。我們於章程。當逐條言之。如第一條有今將批准各事。轉請福公司辦理。限六十年爲期一節。爾們心中以爲從開辦之期計乎。當從訂約之日計乎。

李云二十四年訂約。六十年即從此起矣。

唐云吾意亦謂如此。不能是隨意開辦。開辦後乃爲六十年之起。唐隨操英語告梁。互相談詰。唐復告諸人曰。君輩明我之意思否。我意謂第一批准各事。決不能遲至八年乃起算之理。

梁取皮袋中央文片。操英語告唐。

唐令嚴釋其語曰。吾今來晉踐約。總在六十年內。

劉云何以七八年間不來。

李云山西自集股設商務局。原求商務發達。因股不足。故借款請福公司代開。今山西籌款已足。故願自行開辦。

唐以英語詢梁。

梁操漢語答曰。福公司所以遲建。因義和拳之亂。不敢入境。今地方平靜。鐵路將開。故來晉踐約。

李云二十七年已議和。此三年中何不來。

梁云雖議和。無鐵路。

劉云無此鐵路。豈終不開。

嚴云原章程無待有鐵路始開之語。

梁云再數十年無鐵路。福公司自無法來開。今因鐵路告成二三年內。故來山西開礦。

李云何不照會商務局。

梁云商務局亦未催問。

唐云此等先暫不論。復操英語問梁。(此時已引及專辦二字)轉告諸人曰福公司自二十四年後。果否轉賣。吾已

詢梁。梁言前之羅沙第係公司總經理人。今雖非羅沙第。尙未易東。

李云原章程係義國羅沙第。今易爲英國哲美森。商務局正有信來云福公司易人。不照會伊局。伊局亦不承認。

梁不答。取冊及案卷。與唐操英語談辦專辦二字。

唐代譯云貴撫軍信言。福公司無禁止民人開採之理。不能禁止。即非專辦。

劉云本非專辦。

李云專辦者係限制福公司之詞。言除平孟潞澤外。不得溢入他處也。

唐復操英語告梁專辦二字之解。

梁以英語解專辦二字。曰專辦者猶專權也。專權即全權也。商務局有全權。福公司亦有全權。

唐以英語答曰此專辦猶專門之專。與全權大不相合。福公司本非全權。而自爲全權。貧多不足。無怪人以爲口實也。

復操漢語告諸人曰專辦與全權不同。當先講解專辦二字。

唐又曰我們先撇開公事。即此第一條專辦二字。英漢文意思已不符。蓋專辦者專辦此事。非全權也。二十四條本有各執爲憑一語。而吾英漢文俱能解。若使吾譯專辦二字。決不能如洋文合同所云々也。

李云此不符處。祈鈞鑒。

唐復操英語告梁。漢文專辦二字之意雖不同。吾不能不以漢文爲憑。

梁操英語答云吾亦不能不以英文爲憑。

唐云既云各執爲憑。自難合權。

李云漢文除限制義。本再無他解。問英文於此專辦二字。頗有幾個餘義。

梁操漢語。以冊示李。曰此專辦作全權解。據我意英漢仍相符。

劉云不符。即解作專權。亦非全權也。

唐曰吾亦如此說。復操英語告梁。聲明所准礦地四字。

唐曰吾今自作商人判斷之。此爲六十年合同。意多不明白。如彼言專辦爲全權利益。吾漢文則爲限制之辭。即將吾漢文顛倒。亦不能譯出英文意思。

唐以英語告梁曰各執爲憑。自當先以漢文爲憑。

梁以英語答曰洋文合同有總理衙門印。尤當以洋文爲憑。

唐取原奏合同示梁。又以英語告之曰此爲漢文。豈可以洋文爲覽。

唐曰諸君尙有何意思。我外部固不能不認英文合同。亦不能不認漢文合同。然吾已與梁君言洋文雖有總理衙門印。而原奏爲漢文。

李云中國自當以漢文爲覽。

梁以洋文合同示曰有總理衙門印。有商務局押。

李云中國重印。有商務局押無商務局關防。

唐曰吾方纔已言過。但吾尙有一言。復操英語告梁。曰洋漢不符。當時粗心可知。福公司既爲營利而來。而輿情不許。紳士不認。恐福公司非徒無以遂其本心也。隨爲梁誦晉撫信中之與民生大有妨礙。福公司無禁止民人開採之權數語。

梁曰福公司應有此禁止之權。

劉曰無此權。

唐曰洋漢文之不合。當時翻譯誤也。

梁曰按英文總有專辦權。

唐曰按英文乃言於五處有全權利益今譯專辦。不惟不是。亦不相入。

唐操英語與梁語。旋曰今日比較英漢文專辦二字。先不相同。既各執爲憑。自難相合。當與諸君商議別法。變通辦理。

既操英文與梁語。旋曰吾輩今日能明專辦二字。其他再商。

## 留東豫晉秦隴全體學生上外部稟

### 留學日本學生謹稟

王爺中堂大人鈞鑒。敬稟者。竊生等前因福公司請禁山西地方自辦礦務。侵我主權。業已電稟廢約在案。邇來聞該公司屢次要求。益形無理。故敢爲我

王爺中堂披瀝以陳之。謹按原定條例。非公法之條約。亦非私法。完全之契約。此必當首爲辦明者也。條文標題。稱曰章程。第二十條。仍曰章程。總理衙門原奏。亦云改訂章程。第六條。載以後中國他處。有用洋款開採煤鐵礦者。應請一概仿照此章。所有礦產。值百抽五納稅。以歸劃一等語。據此。則茲章程。雖特別爲福公司商務局訂立。而又含有普通之效用也。如謂爲雙務契約。則中國他處開礦字。義確係國家對於分子性質。不應屬入其中。此又確爲章程之明證。章程者。何乃我主權所規定。而雙方明認之條件也。純然國內行政之規程。非兩私人合意之成立。以正當方法論。商務局福公司借貸關係。請負關係。應遵照章程。而另有詳細之契約。萬不得誤認此章程爲正式契約也。何則。各國有民法。本國人與外國人結約。皆不得違背我國雖無民法。而遇此種國際私法之交涉。不能不爲特定章程。故此項章程。謂爲政府之命令。可也。視爲國家之法律。可也。國內之法律命令。無論何人。皆須服從。惟主權者。可以停止命令之施行。改變法律之事項。一經改變停止之後。則前之法律命令。全無效力。假如我國修訂礦律。而

欲改第六條值百抽五之例。則此章程不應作廢乎。又各國礦律。凡接辦一年未能開採其條約。即作廢紙。茲章程未定時限。自當採用一年期間主義。聞該公司接辦八年。迄未辦成一礦。則以時效論。此章程不尤應作廢乎。且無論該公司辦理若何。我政府或修改此章程。或取消此章程。皆我主權自由活動之事。徵特外國公司不能反抗。即各國國家亦斷不能干預。是乃文明國法之原則。世界公認之通例。以其爲私法之規定。而非公法之條約也。如係條約。則必兩國家同意。始能作廢。否則兩相爭執。各自抑其主權之行動。以待中裁裁判之斷定。若國內法。則主權獨立。單獨行爲。無相互之牽制。是故我政府宣布明文。撤廢此章。在商務局福公司有利害關係。或起訴訟。然不過彼此賠償之事。而於此章程之當廢不當廢。能廢不能廢。皆無容置喙也。且聞商務局與福公司。除此章程外。並無另訂之契約。商局既未引受貸款公司。亦未開辦工程。是章程廢後。於兩造賠償之事。亦無足慮者。伏查此案原始。由商務局與福公司訂立契約。後經總理衙門廢棄原約。改定此章。夫前之兩私人完全之契約。我國家有可以廢棄之權。況後之國內法之章程。不更可以自由處分乎。或謂此事必經英公使與英政府許可。是大不然。中英爲對等之國。礦章爲自主之事。我欲廢止。逕聲明作廢而已。彼無干預我大權行政之權利。我亦斷無要求彼政府認可之義務也。若因邦交睦誼。曲意婉商。無論我愈要求。彼愈拒絕也。而按諸國際法之階級。我已自處於屬國之地位。而待他人以上主權國之資格矣。如此。則因維持主權而反喪失國體矣。此中界限。必宜劃明。頗聞該公司率請英公使干涉。無論於章程第六條不合。實顯係侵犯我固有之主權。此

大部所絕對不能承認之事。而應力爲謝絕者。或謂此章程非完全之契約。亦非完全之法令。以華洋文繕具兩分言。

則仍契約也。以章程內容言則計與外人之特權也。似不能純以法令判決之。是又不然。萬國通例。一國內之特權。或許本國人與外國人。可以自由撤回。當年我總理衙門雖許福公司以特權。而章程所載實處。處皆為地方自辦。預估他步。蓋以雖請福公司辦礦。而不得碍地方優先開探之權。且地方優先權既能發生。則福公司之請求權即行消滅。此其故按之章程。第一條第十五條第十六條而可見矣。第一條山西商務局稟奉山西巡撫批准專辦孟縣平定州潞安澤州與平陽附屬煤鐵。以及他處煤油各礦。今將批准各事轉請福孟公司理等語。夫曰批准各事。指第三條凡調度礦務與開探工程理財用人各事也。曰轉請福公司理。其非請福公司專辦明矣。商務局批准專辦云者。與特許專利字樣迥不相同。乃因公理礦務必指明何地何礦。不得語涉含混。如專辦平孟等處。則他處不得牽涉。專辦礦務。則他種物產不得過辦。是專辦乃限制商務局之詞。非謂准其獨辦而不准地方他人之再辦也。福公司更無論矣。又第一條應先由礦師勘定何鄉何山何種礦產。繪圖貼說。稟請山西巡撫查明果與地方情形無碍。一面咨明總理衙門備案。一面發給憑單。准其開探礦地。勿稍耽延等語。第十六條凡於所准礦地。遇有民人先經開探者。不得侵佔等語。依此二條文義解之。是非經巡撫所批之地。不得擅行開探。雖經巡撫所准之地。仍不得自由開探。譬如福公司勘定地段。彼時無憑單未能即行購地也。及稟請巡撫查明必紳民無人開探而又甘讓外人以先。輒有此實在於地方無碍之情形。然後始能發給准開憑單。該司公於奉到憑單後。速為購地開工。斯已矣。若其犯第一條稍有耽延之禁。則凡在該司公未經開工之前。倘地方有人先行開探。該公司亦不能以此地為已經批准之地而侵佔之也。何也。地方本有優先權也。又第十五條如華商富紳於六十年限內將某礦股票

收至四分之三、即將該礦先期收回、由商務局查報飭交該華商自行經理等語。據此、則雖福公司已開之礦、紳商如願自行經理、該公司皆當交出、況未經開紳之地、辦民願自行辦理、該公司不更無從過問乎。總觀以上各節、始則憑單未給之先、地方如不願該公司開辦、即屬有碍而不能准其所請、斷則憑單已給之後、地方於所准之地、先經開理、則該公司不得不爲退讓、終則開辦成工之日、地方但願開紳而買還股票、則可收回原礦、然則此章程之各種方面、無非爲地方自辦預佔地步也。蓋十年以前、晉省風氣不開、貨棄於地、故有此一時權宜之策、今紳民既知自辦、則此後辦西巡撫亦斷無准給外人憑單之理、雖有章程亦同廢紙、我政府自應撤回此特權、況該公司現復橫生枝節、致動地方公憤、我政府不惟可撤回彼之特權、並可責問其超越權限之非理、此以特權論而章程可廢也。若夫契約、則在法理上、或本國人與外國人訂約、或本國政府與外國自然人法人訂約、皆屬之、私法在立憲國、則國家與私人訂立契約、國家亦失其資格、而退處於私人之地位、况特務局與福公司、一爲外國之法人、一爲本國之法人、無論其用履行地法、用債務地法、用行爲地法、皆不能不服從我之法、令豈能與我國家對抗乎。即令此章程爲我政府與福公司所訂定、亦不能出我國最高主權之下、况此章程非政府與一方所訂定之事、乃政府立於雙方之上、而發生效力之視、則乎雖總理衙門曾經蓋印、此與民間契約、藩司過印同例、且契約以雙方履行為原則、一方不遵守、則他方可以廢約、若一方故意干犯、則彼方不獨可廢約、兼可不償還其已用之款、今福公司請禁地方自辦、並有准用土法、不准用洋法之要挾、亦誠可謂故意違犯矣。證諸法理、已屬當然解除之例、不惟是也。二人結約、惟當事者間有效力、利害不能及於第三者、此羅馬法之格言、各國所遵行、而與我國習慣法相同。



者也。今商務局與福公司訂約。竟欲禁地方自辦。是明明損害他人之權利矣。自應解除契約。回復原狀。以保護第三者之權利。此以契約論而章程可廢也。總之無論爲契約爲特權。而撤廢章程皆屬我主權所獨斷獨行之事。與條約之關於外交者不同。此則了無疑義。而可毅然決然以行之。正不必論其兩造之意思。若何華洋文之解釋。若何而斷斷與之致辯也。此事爲三晉生命存亡之所關。國家主權強弱之所係。無論外人如何恐喝。如何強迫。在晉省紳民。固難認可。而生等亦絕不忍甘心伏乞。

王爺中堂大人俯准查照。宣布明文。撤廢山西礦務章程。以維主權。而順輿情。生等不勝激切待命之至。謹稟。

### 全省商學界上晉撫恩稟

附原批

爲地方自辦礦務。福公司合同。理宜作廢。懇請憲恩力爲主持。事竊惟山西礦務之爭。已閱半載。福公司種種不合。業經前後稟陳有案。諒已在我大中亟洞鑒之中。今謹就其要者言之。合同之大端。曰商務局專辦某某等處礦務。轉請福公司辦理。由福公司與商務局合同辦理。蓋商務局爲辦理礦務之主。故曰專辦。申而言之。福公司固無專辦之權。商務局亦不許福公司有專辦之權。是則福公司與商務局。原非立於平等對待之地。苟該公司之義務有所不盡。則商務局之開定。可以立消。今該公司以專辦自居。於勘礦等事。均不會同商務局。是彼已廢合同不用矣。彼廢之。我因而廢之。固不爲過也。且山西礦業與他省不同。各地零星開挖。絕少重大之資本。小民拮据終年。不過僅供餬口生業。界低微至此。而任外人橫來相干。即使彼僅經營其權限所到之區。亦不難以一隅制全省之命。况正太鐵路既成。惟

平定一帶之礦產。可運銷於直隸河南等省。與鐵路不通之處。難易迥殊。故言開晉礦者。必以平定爲扼要之地。更須力求自辦。不容稍事退讓。若是。則該公司自居專辦。我固不能認可。即該公司雖求合欲。我亦難與遷就也。查該合同。無山西巡撫及商務局之關防。並無一華人姓名圖記。東西各國。既不聞有此等合同。而今日來晉辦礦者。又非原訂合同之羅沙第。我局中無代表請彼專辦之人。彼來者亦無承命爲我盡力之理。此而獨曰合辦。吾民將越商務局。而與該公司可爲直接之關係。安能保其不出於衝突耶。我大中丞應任封圻久。爲我皇太后。皇上所倚任。雖際此盤根錯節。必能游刃有餘。三晉士民。喁喁渴想。開旌節蒞止。已更更生。惟望力作主持。俾利權不至外奪。而大局得以挽回。不勝幸甚。

恩撫批 據稟已悉。福公司礦事。前據閩省紳民等。迭次具稟。陳訴情形。業經前院據情函達外部。商部查照在案。礦產爲晉人生計所關。得失不可少忽。該教諭等據理力爭。知非得已。事關大局。本部院必當力作主持。用副衆望。仰商務局轉飭知照。繳稟抄發。

## 盛大臣 宣懷 奏請撥款專辦晉礦摺

奏爲各省礦務。現經自辦。請裁撤勸礦總公司。撥款專辦晉礦。以赴事機。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前在會辦商務大臣任內。奏請設立勸礦總公司。藉保主權。而厚礦利。各摺片。光緒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奉硃批外務部戶部議奏。欽此。經部議奏覆。勸礦公司現在上海設立。自應酌發官款。以爲商民之倡。該大臣代辦陝西義賑。既稱尙存餘款銀十

萬兩。應准其全數撥給該公司。作為官發股本。將來如試辦無效。即責成該公司如數賠交。以重公款等因。光緒八年十一月初一日奏。硃批依議欽此。欽遵在案。其時出使大臣張德彝。已將羅豐祿代聘之英國頭等礦師布魯特。咨送到滬。當即派赴湖南勘查各礦。經前撫俞廉三派員引導。勘得臨湘縣常寧縣鉛礦。又函商前署湖廣督臣端方。派員領勘竹山縣銅礦。又電商前陝西撫臣升允。派員往勘洵陽縣銅礦。陝西地方官不以為然。該礦師折回。即調赴直隸。與督臣袁世凱商派委員。領勘臨城縣煤礦。磁州煤礦鐵礦。二十九年五月。該礦師陡患病症。即不能出門勘礦。時因張之洞奉命擬議礦務新章。臣查英美商約。皆載明礦務新章頒行後。如准開礦者。均須照新章辦理等語。關係甚重。似非熟習各國礦務章程者。不足以資考究。特令布魯特購辦書籍。裁成礦律五十九條。又補遺三款。礦章九十一條。又補遺一條。於三十一年三月編輯完竣。第念布魯特深諳礦學。而於中國情勢。尙恐未甚明晰。當將華洋譯本。咨送張之洞。並令該礦師赴鄂。以備諮詢。此臣延聘頭等礦師到華。先後勘礦。及撰擬礦章礦律備酌之情形也。伏查勘礦之學。原議重在收買礦地。免為外人佔奪。實賴各處地方官聯絡一氣。方能辦理。臣奏准設立勘礦總公司後。即撤銷大臣差使。勢難以上海一隅之局。參預各省之事。况近年風氣大開。各省多已次第設局開辦。自應將總公司即行裁撤。所延英礦師布魯特。以及副礦師李御。三年合同期滿。已撤回國。惟查山西煤鐵礦甲於天下。前經山西商務局與英商福公司議定開礦製鐵及轉運礦產合同。將孟縣平定潞安澤州暨平陽屬煤鐵礦。轉與副公司辦理。光緒二十八年拳亂後。外務部因英使又向理論。飭臣與福公司議定澤道鐵路條款。該英商堅持晉贛合同。標題載明開礦製鐵以及轉運各色礦產。載定欲在鐵路合同。戴明准其連鑛。意在就礦設爐製鐵運煤。臣乃秉承外務部。就原合同內

以上孟平等五處鐵礦及化礦需用之煤與煉焦爐。應由中國合股開辦。國家自設熔化廠。凡各礦所出礦砂。均須官廠鍊成鐵磚。方准由火車裝運。所指各處煤礦。如亦願意合辦。由山西商務局與福公司再行商議。並聲明原合同所載各節。除經以上四款所更改。並將來另詳細合同外。餘均照舊辦理等情。經外務部確商就緒。謹繕清單。恭呈御覽。光緒三十年三月十九日奉旨依議欽此。遵行。又孟平澤路鐵礦。若照原合同。已全讓福公司辦理。爭持三載。始允晉省與福公司合辦。除熔化鐵廠。全歸中國自辦外。開礦則未能全行爭回。臣尤慮西人辦事。着着爭先。若礦地爲彼先佔。則中外合辦。亦非實籌的款。不能踐約。莫如按照勘礦公司辦法。先將該處煤鐵礦產之地。速由晉省籌款收買。將來可將礦地作我股分。援照臨城煤礦。與彼合股。既可守地主之權。又可分礦中之利。臣即函電商撫臣張曾敷。遴派礦務學生張金生。先赴潞澤一帶。勘買礦地。據張金生賚送澤州礦樣驗看。質美產良。實堪與英國頂上白煤比賽。確勝開平津鄉等煤。但張曾敷來電。以晉省紳商難籌鉅款。臣去年赴天津與北洋大臣袁世凱熟商。以晉礦必須通力合作。不分畛域。迅速購地。遲則必盡爲外人所佔。決非空言所能爭執。袁世凱意見相同。當與張曾敷往返電商。一面由北洋派委山西紳士道員董崇仁。會同礦務學生張金生。道員郭榮光。馳赴平定州。隨勘隨購。又因郭榮光總辦臨城煤礦。不能久在晉省。仍派張金生赴晉接續幫辦。近接董崇仁等文牘。辦理尙稱得手。所設同濟礦務公司。臣等公商必應先籌購地資本三十萬兩。擬請將臣所勸捐賑賑餘款。前准撥給勘礦總公司之股本銀十萬兩。移撥同濟公司。並由北洋督臣籌銀十萬兩。山西巡撫籌銀十萬兩。作爲該公司資本。蓋以之辦礦則不足。以之購地則有餘。但期產礦之地。能先爲我得。以後開礦之本。自無待他求。是補救山西一省之礦務。即所以挽回天下之利權也。臣再三籌

度。擬將上海勘礦公司歷年支用礦師薪水。以及購辦書籍器具。各處勘礦費用。銀六萬三千五百餘兩。悉由臣設法自籌賠補。不動撥款。所存原銀十萬兩。因山西同濟公司。急於待用。已會商北洋山西。各撥給銀二萬兩。尙存勘礦公款庫平銀八萬兩。除已如數派員檢交商部收存。並咨明查核外。應請

飭下商部。隨時會同北洋大臣山西巡撫查照。督飭該公司紳董認真辦理。以赴事機而免中輟。所有臣擬請裁撤總公司。撥款專辦晉礦緣由。理合具摺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奉 硃批。外部商部知道欽此。

## 同濟公司在平定締結購地合同及規條

爲本公司。在某村勘就礦地。照四至合算其地若干頃。本公司情願與某村社保甲鄉地合力舉辦。公司內認與社股幾個。日後獲利。按股份爲該村內之利益。若有虧折。毫不累及該村。本公司自應謹遵 商部奏定章程。無論買到何村地畝。永不轉售外人。凡本地居民人等。自立合同之後。應聯爲一體。無論何人地畝。不得賣與外人。至公司開採時。應用何人地畝。及畝數若干。或以地作股。或估地價。售本公司。通知該村保甲鄉地。借地主面議。既照公允。且可永久。恐口無憑。立合同爲証。

立入股合同某村保甲某某等。因總辦山西同濟礦務公司事宜。董在本村勘就礦地。四至合算。其地若干頃。公司與本村社情愿合力開辦礦務。公司內認本村社股幾個。日後獲利。按股份爲社內之利益。公司如有虧折。于本村社

無干。本村居民應遵 商部 以下與上同

規條六款

一、礦線內之村莊。公司既與股分。該村線內之地。不得私自賣與外人及外州縣人。以防流弊。即或自村買賣。必須通知本村保甲鄉地會同公司查明。實非外人及外州縣人。方准買賣。

一、礦線內之村人。如有將自己地畝售於外人者。其所得地價。盡數歸公。仍由公司合各村保甲公議重罰。並將賣主一家。逐出社外。從中說合買賣之人。亦照此辦。

一、凡各村莊土人舊有之窰。仍聽土人採取。其餘公司未經買到之地。亦准土人開採。並不禁止。

一、公司之窰與土人之窰。設于地內兩掘通。由本地紳商驗明畫界。將掘通之處作為甌脫公地。東家不得西侵。西家不得東佔。以昭公允。

一、線內礦師勘定應用之地。公司不得勒買。地主不得居奇。由本地方紳商公平估價。真愿以地作股者。亦由紳商公平作價入股。

一、公司出銀買到之地。凡地內應納賦稅錢糧。由公司完納。其以地作股之賦稅錢糧。仍由地主完納。

平定十七都長致同濟公司廢約函

平定十七都總會某村某保長等為違背宗旨。照行廢約事。本年三月盛大臣奏摺並撫憲札商務局公札。僉稱 貴

公司已定准與福公司合辦晉礦。並云貴公司創設之原議。即爲籌款購地。俟將來福公司開辦時。以地作股等語。接閱之下。詫怪莫名。去年貴公司來州購地。聲稱紳商自辦。專爲保全地方利權起見。惟其時鄉里平民。早有心知其僞。竊々然愛。貴公司之不可恃者。惟本保長等經貴公司屢次陳說。並許明訂合同。兩相誓守。後始再四勸諭。羣疑稍釋。今忽頓更前議。與合同全旨。大背其意何居。查環球公例。凡立一合同。必公共道守。一或違背。則全行廢棄。此次貴公司既首出背約。則從而廢之。實本保長等應有之權利也。又詐訂之合同情露。則立時作廢。亦載在萬國公例。貴公司前以自辦之說。欺詐鄉民及本保長等。今則變自辦爲合辦。見之盛大臣之奏摺及撫憲之公札。其爲詐訂。確切可據。則本保長等立時廢之。固公法所應爾也。又立一合同。苟出於立者權力之外。則詳解之下。亦立廢之。當亦貴公司所素稔也。本保長等有代達全鄉意見之責。無管理全鄉產業之權。順民情則民亦順之。違民情則民亦違之。前以籌款自辦。與鄉人宗旨相同。爰從法律默許之例。今既定准與福公司合辦。傳播之下。輿論沸騰。我鄉人來相詰責。所謂保全土地者安在。產業自主。一行失信。決不知合同爲何物。權力之外。所難強迫。本保長等有照行廢約耳。至既訂自辦之約。而又與外人合辦。是否亦出於貴公司權限之外。貴公司應自知之本保長等不與聞焉。爲此特行知照。所有前次訂立之合同。著即全行作廢。無庸復議。請煩貴公司查照可也。此上 同濟公司總辦董垂鑒

### 留東學界與冀甯道丁往復電文

附晉學社來電

留東學界致冀甯道丁電

四月三十日

平定十七都長致同濟公司廢函 留東學界與冀甯道丁往復電文

七五

山西泉憲丁鑒。聞商部已准合辦晉礦。祈速示詳情。晉學生同鄉

### 丁道回電

留學諸公鑒。盛摺見否。商部無合辦議。自辦一說。此間尙能堅持。近畝捐已奏准。晉礦事漸有端緒。所最難者。貴省能任礦事者少耳。銓一日不去。上下宗旨。決不令稍有變更。諸公有何蓋籌。仍祇賜示。 賢銓

### 晉學社電

楊欽使轉晉學生來電悉。礦事壤。各努力勿懈。 晉學社

## 留東學界致京官及董道 崇仁函

### 致京官函

鄉丈大人閣下。敬啓者。晉礦向以不知寶重而失於福公司。年來力爭廢約。爲收回自辦之計。誠以專辦固失主權。合辦則外人著著爭先。弊仍與專辦等。去歲晉省與南北兩洋。合設全省總礦務同濟公司。以爲實力之抵制。蓋慮廢約即不可得。而以附近鐵路。產礦精華之地。先爲該公司佔有。使福公司無利可圖。或當廢然思返。則約雖不廢。亦成具文。頃見盛宣懷奏抄。晉礦與福公司爭持三年。始得合辦。同濟公司所集之款。自辦不足。購地有餘。以之入股合辦。藉保地主之權。兼分礦中之利。是同濟公司之設。轉爲福公司購地之用也。繼見晉撫札文。歷叙接准商部來咨。謂同濟公司。原係專爲購地。豫備合辦入股。並無自辦之權。是同濟雖欲獨立。不合於福公司。不可得矣。政府籌畫已至。晉力



微薄。何自爭乎。願有可置隊者。同濟公司之宗旨。抵制外人也。其名義則全省礦務總公司也。今政府允福公司與同濟公司合辦。晉礦。且限其無自辦權。此等舉動。竊不可解。夫福公司原係與商務局訂約。非與同濟公司訂約。是則所謂合辦者。當自限於商務局。而不得牽及同濟公司也。明矣。福公司與商務局之約。祇平孟路澤等處。今若與同濟公司合辦。是以專辦數處之不足。而更益以全省也。且同濟公司去歲購地。土人抗不欲售。該公司宣布宗旨。爲抵制外人。始羣疑雪釋。爭以地來。甚至一錢不名。而能與地主結不售於外之合同。但既立合同。地主當守。而購主亦當守。一有違背。均爲無效。此現今之公理也。政府外交。向樂讓人。其不計地方生民。國家之權。而難以富甲全球之礦。拱手外人。原不足異。而生斯土者。以祖宗留遺血產。子孫數世生計。爲人恐賣。凡有血氣。詎能忍然默。况顯有背約。授以口實者乎。頃聞平孟等處。鄉里公函。同濟公司。責其背約。請廢購地合同。固爲正當之對付。然繼此而行。恐不僅如此。小民迫於生民。政府制以壓力。平孟失敗。而全局亦繼此以危矣。爲今之計。外部談判。既不即決。而同濟公司之變相。則萬不可不爭。東京學界。能力祇上書通電。不值政府一笑。而坐視又殊不甘。是用公懇。執事多方維持。而動京官。聯摺入奏。二面團結士紳。合力相闢。務使同濟公司。不失原旨。庶平孟之爭。不至孤立無援。而全晉礦產。亦不至盡落人手。失此不圖。怨礦約未廢。而礦禍方興。晉之爲晉。尙可問乎。近聞畝捐奏准。撥作辦礦用款。是同祇公司之獨立。其實力亦儘有可恃。要在執事之力爲主持耳。眷懷桑梓。不勝惻惻。海天遙隔。諒有同情。此佈。祇請 籌安。伏惟 垂照不宣。

### 致董子安函

子安仁兄大人閣下。頃接內地來函。據云。道路傳聞。有福公司運動商部。與同濟公司合辦山西礦務。商部電晉撫。謂

盛宣懷與福公司相持三年。始得合辦二字。已速令董道與該公司合辦等語。同人聞之。驚駭無地。夫同濟公司之名。山西總公司也。山西紳士公推閣下辦礦。爲收回山西之礦權。以抵制外人也。而袁慰帥張小帥之極力創設此公司。莫非爲山西爭先占權。而以救平定者。救我山西也。調查同濟公司之章程。撥諸閣下之初意。亦無非挽回利權。扶持桑梓。可以共白於三晉父老及同胞。是以平定之有礦山者。爭欲賣其血產。以售諸同濟公司。而平定紳士悉出而奔走。先後贊襄閣下者。無他。自辦既無能力。授諸外人。又所不忍。始肯割此祖宗所遺之一塊土地。以求保全。此後之財產而已。及福公司禁民開採。突起風潮。極全省官紳學生之死力。相持至二年之久。一面開談判。一面恃有同濟公司。以實力持其後。撥礦地之精華。並使該公司無利可圖。必將束手思退。殊不料忽來合辦之惡耗也。姑無論合辦之弊。資乏財缺。能遜力絀。既無均勢。即無平權。無平權。終歸專辦。縱令談判失敗。認其合辦。亦祇與原訂章程之商務局合辦耳。若以地方紳士總辦全省礦務之總公司。拱手而授諸外人。其性質與理論均有所不合。已當道或敷衍了事。以合辦見好於福公司。閣下固山西一分子也。其何以對我百餘州縣之父老及同胞乎。且以事實言之。售礦地售諸山西總公司。非售諸合辦福公司之一公司也。殊不知閣下購地時。約地主以不售外人。人亦曾自聲明不合辦外人。否天平定設有礦山會。以不售諸外人爲第一要義。則此時同濟公司所訂而未購之各地。將始終爲山西總公司也。其結果自然有效。將中變爲合辦福公司之公司也。其結果決然無效。閣下亦曾慮及之乎。如欲決此問題。請閣下將現在購地是否與外人合辦情形。表示於各地主。發給確實憑據。並將獨立撥辦宗旨。稟請撫憲立案。昭示大衆。以符原議。刻下在東同人。解子仁諸君業已畢業。不日當回國。正可協力相助。拯救危局。亦必不令閣下獨爲其難。當此變法

維新時代。閣下在晉紳而非官。竊願破除官場積習。新我山西。鄉誼關係。故進直言。祈諒之。並懇將切實內容。詳悉賜復。不勝企禱之至。

## 留東學界上晉撫恩稟

留學日本山西學生

等謹

稟

大帥大人閣下。竊以地有鑛產。猶家有貯藏。貯藏爲人所得。其生計未有不立箸者。生計所關。雖嚮稱弱。而對此爭持。未有不力且堅者。晉鑛富甲全球。非但山西生命所關。抑亦中國富源所係。前以不知保重。見摠於福公司。天誘其衷。不即開採。若隱留以待晉人之知而爭之也。及調任兩張中丞蒞晉。主張廢約。收回自辦。蓋爲國家主權地方生民計也。至矣。故上呼下應。一唱百和。遂合官紳學三界之力。而傾注於此。猶慮空言廢約。究非實力抵制。萬一談判見絀。與不爭等。因擬設一全晉鑛務總公司以爲機關。俾附近鑛道產鑛精華之地。先爲該公司佔有。使福公司無利可圖。或當廢然思返。而獨力又猝未能彀。不得不呼助於將伯。此山西與南北南洋合設同濟公司之宗旨也。去歲同濟公司總辦董崇仁。在平定州購地。土人初抗不欲售。經該公司宣明宗旨。爲抵制外人。始羣疑雪釋。爭以地來。甚至不名一錢。而能與地主預訂購定合同。竊嘗調查其合同內。有本公司無論購到何村地畝。永不轉售外人。而本地人民。無論何人地畝。亦不得售與外人。並有至開採時。或以地作

股。或佔地價售等語。此又同濟公司合辦之鐵證也。今歲春閒。忽於各報見 盛大臣奏稿。謂晉鑛與福公司爭持三年。始得合辦。同濟公司所集之款。自辦不足。購地有餘。以之入股合辦。藉保地主之權。兼分鑛中之利。生等聞訖。不勝駭異。即擬稟懇

大帥鼎力扶持。旋以晉鑛結局。仍視 外部談判爲決定。且此舉關係

國家主權。地方生民。商部亦必不肯輕以予人。事遂中止。繼聞商部行咨到晉。稱同濟公司。原係購買地畝。豫備合辦入股。並無自辦之權。果與盛摺符合。

商部既以此咨。

大帥亦安得不以此覆。生等愚昧。曷敢言事。願以事關國計之大。情切桑梓之親。而

商部此舉。又多可議。敢請爲

大帥披瀝陳之。同濟公司創設之宗旨。抵制外人也。其名義則舉辦全晉鑛務總公司也。以總辦晉鑛之公司。而

商部限以專購地無自辦權。在創股原意。盛大臣深謀至計。固非生等所能知。而揆以 北洋袁大臣。與

調任張中丞之初心。恐絕不如是。此可議者一也。福公司之約。訂自商務局。非訂自同濟公司。今即允其合辦。

似亦當限於商務局。而不牽率及同濟公司。此可議者二也。商務局轉請福公司開鑛。其原約祇平孟潞澤等

處。其他不與焉。今若允其與同濟公司合辦。是以專辦數處之不足。而更益以全省。此可議者三也。且不但此

也。晉省士紳以鑛產關係甚重。聽其專辦。固失利權。即與合辦。而外人著著爭先。其弊仍不堪設想。故力以廣

約自辦。與福公司相持。今外部諒判。未見分曉。而

商部遽允合辦。是直不直晉人之爭。而故先爲之洩氣。抑豈知晉人固爲晉爭。又何嘗非爲

國家爭乎。况客歲同濟公司購地。土人必俟宣明宗旨。始以地售。民情亦大可見。且既立有不售外人合同。則兩面俱當遵守。蓋一有違背。均爲無效也。今乃突變同濟公司之開採爲購地。自辦爲合辦。在

商部對付外交。固爲善已。所可憐者。平孟等處。各地主以死不願售外人之產業。歸於同濟公司。而同濟公司。乃悉所勒定而予之。其不曰是騙賣也。是背約也。必非人情。是同濟負土人非土人負同濟。且愚民何知。對於鐵路電綫。

國家所敷設以爲利用者。猶私愛竊計。衆口沸騰。矧爲祖宗留遺之血產。子孫萬世之生計。而爲人詐取。共驚惶呼救。莫知所措。蓋必至之勢也。晉省分土於

京師實爲右輔。聽其利權外擢。大地之精華無一復存。而形勢不亦可恃矣。生等反復思惟。

大帥統籌全局。主持自辦。俾同濟公司。不失原旨。豈徒山西幸甚。而大局亦實幸甚。生等前稟時。合辦尙無確耗。故不及此。謹頌陳俟。

採擇。無任悚惶待命之至。肅稟恭叩。

鈞安伏乞。

垂鑒 留學日本山西學生 等謹稟

留東學界上晉撫恩稟

## 直督袁札董道文並致晉撫恩電

### 直督袁札董道文

直隸總督袁 爲札飭事准。山西巡撫邵院恩 咨案據同濟公司董道等稟稱竊職道等前接晉省商會紳士函稱盛宮保之十萬現商部待領是官款非商款恐與初志相左復接士民函稱情甘將上海解存商部官款十萬先籌交還使本省礦務悉歸民間自辦各等紛紛前來查職道等蒙列憲籌集股款委購礦地無非圖挽利權並非與民爭利若能自辦籌還股本當亦列憲所樂許也特以籌還非難非有的款竊恐股款未還而礦務中輟失計實甚及恭讀上月邸抄晉省款損銀約三十七八萬兩經前撫憲張 奏請展限十五年專辦晉省路礦經部議准在案晉省辦理路礦民間既有的款不啻以晉民之脂膏自謀晉民之生計則商部所存官款十萬兩內公司領用頭二批銀二萬兩先爲籌還似屬可行復查晉省紳民既欲以本省民款自辦本省礦務似並將直隸山西原籌股款共二十萬兩內公司共領用頭二兩批銀四萬兩似可一並籌還蓋款歸一律則事尤易辦且上可以慰列憲維持礦產之至意下可以全晉民保護生計之熱心實爲公便職道崇仁會將此意電商全省商務總辦劉道篤敬當即電復股均願還是籌還各款共表同情况款已有着各款皆還則官款仍歸辦公之用民款得專自辦之權重官款而洽輿情其裨益常非淺鮮職道庸昏愚昧未識可否理合將晉紳情甘籌還各處股款緣由稟請鈞裁等情到院據此除批稟及另單均悉此案現准直隸總督部堂袁來電以該公司紳民等願歸自辦似可准其所請即在展收款項下將用過直晉滬三處

官款。悉數撥還等因。業經電復照辦。並另交文。分別移行在案。至所稱同濟事宜。請歸併款項。紳士接辦之處。應由商務局督辦劉道等。會同籌商辦理。該道即先將用過官款。截數查明具報。除移咨直隸總督部堂盛大臣。並分行布政司商務局外。仰即知照。繳另單存等因。即發外。查此案前准貴部堂來電。復在案。茲據前情。擬合咨明貴部堂。請煩查照施行。等因。到本大臣准此。合行札飭。札到該道。即便查照。仍將用過官款。截數查明。分別具報。此札。

光緒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直督袁致晉撫恩電 五月二十四日

太原恩中丞鑒。同濟公司紳商董道崇仁孫郎中箚經段郎中振基李主事慎修梁庶告士善濟會稟稱。晉省紳商擬將晉礦歸晉民自辦。不領官款。同濟前領直晉滙股款各二萬兩。願由晉省奏准專辦路礦之款。捐項下籌還。懇轉商尊處照辦前來。查同濟公司創自盛侍郎。本因福公司原約。有遇有民人先經開採者。不得侵佔之條。籌撥官款。暗助民力。仍由晉省出名自辦。現盛既不管。敵處亦難遙制。而晉省前請礦照。商部又駁令緩辦。公司各事。正無辦法。今晉紳既願以本省民力自辦。籌還官股。自可照准。望公俯從該公司所請。飭由畝捐項下籌還。以順輿情。可否祈示遵。凱敬叩。

省垣學界某致東京學界函

同鄉會李仁兄諸位台覽。月初接讀 惠書。殷殷以同濟公司與福公司合辦爲慮。仰見 關懷桑梓。無限欽佩。祇以

楚爾監督不日來省。未克即時裁復。現候至半月。楚兄尙無確信。恐諸君屬望情切。先此奉復。以釋廬念。甲辰年盛因正大鐵路事。與張筱帥交涉。遂波及鑛務。來往電文。隱隱有與福公司合辦意。當遣鑛師來晉。與商務局提調潘太守赴澤州屬勘購。業有成議。楊米裳窺破其奸。作買山譟。呈筱帥與弟設法挽回。故盛黨恨米裳刺骨。而其謀遂寢。去年夏盛復聯合袁宮保。設立同濟公司。委董子安來晉開辦。維時丁大公祖即持歸還盛款之意。嗣以安帥謂公司內均係晉人。諸事由晉主持。可勿認退慮。不料盛於交卸鑛務時。將其詭謀和盤托出。不惟同濟諸人受其詐騙。即商部亦入其彀中。好在我等與福公司爭競在前。不與合辦。彼亦無法。藝帥初來。尙未十分透徹。現已通體了然。昨批董子安稟復。袁宮保電。均主自辦。由畝捐歸還直晉滙公款。俟子安造冊報銷。另舉接辦之人。並遣劉勸功米聘之阿兄偕赴平定。調查一切。提倡開辦。若能大衆一心。必有成效。可親尙望平孟紳民。化畛域之見。知公益之義。不激不撓。持之以久。或可保守富藏。不爲外人所攘奪也。此復。祇請暑安。諸惟朗照。不宣。鄉愚弟名正肅

六月十七日

## 福公司總董遞外部說帖

福公司總董特再欲指明將受大虧。實由於中國官員不施行山西合同各條款。此合同乃經

總理衙門蓋印。並奉

旨允許者也。查山西鑛產。現時虛糜不動。於人無益。倘實行該合同。使各鑛產皆得見用。將來山西人民。並凡中國百



姓及中國餉項。受益非淺。此利益固早已詳釋之矣。該利益如此容易快得。並不用費錢。中國官民對之仍生冷淡。不動情。福公司見之。深爲可惜。惟福公司乃一商行。如此第一即於其立行之宗旨有關也。依照合同條款。福公司在山西有至要之權。此固無可議者。前晉撫不允發給憑單。以致此權未能實行。應有利之利。亦因之未得。此即福公司日日受大虧之處也。新任巡撫恩中丞。就地方情形。考察此問題。爲時已不少。唐大人既議辦此事。於各情必能詳細熟查。當見公理之所在。本董甚望早日能報告倫敦總局。謂中國國家已領令照發憑單。而福公司所有之權。已不受禁也。

## 晉撫恩與外部往復電文

外部致晉撫恩電

七月初十日

太原撫台。上月庚電。悉福公司訂辦晉礦合同。由總署奏准。並經升任趙護撫。於二十九年正月。奏請籌辦晉礦。自設總公司。摺內聲明。除福公司所認辦各礦外。均歸該總公司承辦。是福公司勘辦晉礦。已成鐵案。斷非妨碍地方民情等詞。所肯一概屏絕。現惟有設法將地段縮小。以示限制。若并此亦不與議。相持過久。彼必以受虧之故。要求利益。因小失大。更難收束。至此次所繪地界。如實有妨碍之處。應由尊處派員勘定。剔除詳晰。電復本部。以憑核辦外。蒸印

晉撫恩致北京電

七月十八日

北京外務部王爺中堂大人鈞鑒。辰密函暨前電均敬悉。福公司呈送鈞部之圖。即前此在普槍呈之圖。業經前撫派

公福司總董遞外部說帖 晉撫恩與外部往復電文

員勸明該公司所指礦地。既佔及官路河渠。且其界線以內。皆民間已鑿之煤窰。實於地方民情。均有妨碍。上年十二月間。前撫曾纒陳情形。函達鈞部在案。應請查案轉復該公司。望均鼎力主持。庚印

晉撫恩復北京電 七月十一日

北京外務部王爺中堂大人鈞鑒。蒸電敬悉。福公司事。原係義商羅沙。第與晉紳在總署所定晉官史。並未與開。嗣義商忽變而為英商。當時未知照晉省官紳。晉人遂全不承認。去年哲美森來議不合。遽然返京。前撫張因此合同。本晉紳與福公司在總署所訂。乃電咨大部。飭晉紳商代表人主事李延慶。舉人劉懋賞。到京聽候。與該公司赴部會議。以符前案。蒙大部允准。現兩造均在京城。敵處無從提議。此事大部擬如何議結。祈飭兩造就近開議。當無不遵從。至謂前護撫趙奏案已成鐵案。仍係二十九年以前情事。中間情事變遷。義商改換英商。晉人寔未有允許。証據亦未另訂。合同大部亦未呈明有案。該公司似不能以遷延責晉。另有要挾。總之晉省地方瘠苦。全恃煤礦為生。晉人執持甚堅。非強迫所可遵從。亦非口舌所可開導。仍祈大部統籌兼顧。一力維持。不勝感叩。真叩。

外部致晉撫恩電 八月初

查福公司在山西開礦合同。係總理衙門從前奏准之案。該公司稟請開採礦地。若全行拒絕。斷難辦到。本部前電之意。如此。並非奏准全行拒絕也。來函恐有誤會。用特聲明。至合同內專辦二字。洋文係將所有利權包括在內。就華文論。只能專辦指定之處。彼此講解不同。祇可就此辨論。定以限制該公司現在所指之地。今將礦圖節略。昭寄應由。尊處飭查速復。以憑核辦。

太原撫台洪元電悉。英使屢次催詢憑單。昨復面稱福公司代表人守候數月。迄無准信。寔屬有意延宕。今特聲明。一禮拜內。若無發給憑單。准信。當報知政府辦理等語。查晉礦由福公司承辦。迭經奏准。便成鐵案。晉省紳商於訂定合同數年後。始議拒絕。徒以不准開辦爲阻止之計。斷難有濟。此案情事。與二十九年前後並無變遷。前因該公司堅執合同專辦字樣。強索利益。經本部迭與磋商。彼允五處內先指一處。已屬暗中讓步。若不劃定礦地。發給憑單。勢將決裂。希即查明該公司所指礦地。或可先給憑單。將來開洞之處。如有侵及廬舍墳墓。儘可照章商令繞避。以免窒礙。務即查明辦理。迅速電復外。宥 印。

北京外務部王爺中堂大人鈞鑒。辰密宥電敬悉。福公司合同二十條。每條均載明山西商務局與該公司應辦各事。今該公司不先與該局董商辦。逕向大部稟。已與原訂合同不合。查合同第一條載明商務局稟奉山西巡撫批准。專辦各礦。轉請福公司辦理。先勘定何礦。稟請巡撫查明果與地方情形無碍。方能發給憑照。今并未指明。購定何礦。竟欲索發憑單。似無此等辦法。且官亦無劃定礦地。強民出售之理。第六條指明此係商人借款。開辦礦務。如有虧折。與國家無干。夫虧折且與國家無干。焉有限一禮拜。若無憑單。報知政府辦理之說。未免無理。要挾存恫。第十條聲明總以聯絡官商。預息紛爭。爲要。今義商變爲英商。該公司并未還出實。在若落究竟何時更換。有何承認憑據。無怪紳民爭執。原據並非數年後始議拒絕。該公司不先與商務局代表人相商。事從何處入手。晉商務局代表人李主事延慶。在京多時。專候開議。迄未晤公司之面。延宕時日。不能責之晉人。如商務局與該公司商議妥協。指定礦洞。聯名請給憑單。敢處何必吝此一紙。若該公司必將商務局一概撇開。獨向官索憑單。實於原訂合同不符。以上各情統

希垂察。不勝感叩。 謹印。

八八

## 留東學界致京官函

諸位鄉丈大人鈞鑒。頃接省城來函云。外部致書於恩撫云。礦務一事。斷無全行拒絕之理。專辦不允。合辦又不允。近福公司又於合辦之中。情願捨潞澤僅辦平定一屬。如再不允。則太無情理矣。并附該公司所勘之地圖。計五十餘英里。函云。僅以此地與該司公合辦。未爲失策。觀此情形。是外部直認福公司與我合辦矣。但我晉人絕不能承認。能否堅持。全恃我能力。福公司能由專辦變成合辦。外部此時亦不認專辦。而認與我合辦者。由我晉人堅持之力也。我晉人能堅持到底。其將由合辦而認我自辦也。亦在意計之中。現在正太鐵路將成。而潞澤道路不通。福公司捨潞澤之語。是直以三尺之童子欺我耳。誰其信之。至所勘之地圖。在外部云。區區五十英里。予之未爲失策。噫。是何言歟。以中國而論。五十英里。不過三百萬分之一耳。而以平定州所有之礦地論之。則五十英里。亦不爲不多矣。總之。雖一里之微。我輩絕不能任外人染指。我進一步。彼即退一步。若我退一步。彼必要進一步。粵漢鐵路能爭回自辦者。以其能始終堅持也。此時不交涉清楚。將來不定生出幾許支節。茲四省留學同人已函稟外部。並恩撫丁道力爭（後略）

## 留東學生李烈士<sub>培仁</sub>蹈海絕命書

此書係李君死後友人寄至同鄉會事務所者。來函曰。僕與李君同學。每談礦事。則李君慷慨流涕。誓以身殉。某時勸解之。于本月十二晚。李君過談。遺信一件固封。但未書寄處。次日某即偕同學遊箱根。十五晚八鐘始

返。函如故。某等畧不介意。數日乃得李君蹈海之信。啓前書視之。乃其絕命書也。中略：因急寄上以表李君之死志云云。嗚呼！李君存死志已久。同人固疑。不僅其身邊之一紙。令讀此寄友之書。喟嗟萬言。如聞慨憤之聲。噫！李君不死矣。泣錄于左。

（上略）嗚呼！我最親愛之父老兄弟。我最敬佩之青年志士。我將于是長別矣。我魂已逝而心尚未冷也。我目未瞑而口尚欲言也。我非甘死好死。我實不忍見彼紫髯睛鬚之壞我利權。制我死命也。我實不忍見以礦爲生之同胞。頓失生計。困苦顛連而轉死溝壑也。我實不忍見無礦無路之同胞。脂膏既枯。體魄自殞。相率而至于無噍類之慘狀也。（中略）某西人謂中國礦產。甲五洲。山西煤。鐵。甲天下。我同胞何幸生于斯。族于斯。擁此鐵城煤海之巨富。乃以糊塗之總理衙門。媚外之山西巡撫。於光緒二十四年。私立合同。送福公司。此約一成。則爲我二十萬同胞買下豫約死券矣。某彼時即憤氣填胸。欲刺殺胡賊。以謝同胞。奈胡賊去晉。某亦隱忍未發。然爾時雖有一二奸紳貪私利者。訂約時實未擦印。擦印者徒福公司代表羅沙第耳。此合同實由一面成立。且因艱于運轉。未曾着手。爾來正太鐵路落成。平定可通。於是胡賊所種之惡。因發現矣。福公司派人製圖刊地。其代表哲美森來議開掘。不肯官更視爲奇貨。因緣四起。幸東洋內地電稟交爭。張撫亦頗主持。哲美森知難而退。直向北京運動政府。此時內外人心洶洶。廢約二字衆口一辭。使政府稍具天良。知氏言可畏。民氣難仰。礦產乃其生命。夫亦何難致辭。况當日擦印者羅沙第。今日出頭者哲美森。拒民自開。有背厚約。強辭獨辦。妄解條文。使政府能責問彼不遵合同廢約。易如反掌。而在晉撫尤易爲力。因彼未受撫院許。可擅來購地。不問地方情形。禁封民礦。設晉撫據理直駁。士民合力拒抗。雖有虎狼食之不得下咽矣。至

于京官父母之邦肌膚之痛應不如政府疆吏之秦越相視也當如何抗辨朝廷聯絡學界同舟共濟死力相爭人非木石熱忍令先人陵寢之地淪于異族乎果如斯也某雖老弱亦願執再生旗而賀于同胞之後矣何苦以魚腹之葬予人以匹夫之誚哉况奄々者老親八秩呱呱者弱息三齡不孝不慈罪深海天設身處地某豈甘死哉乃此心負有迫之不得一息存者則以政府賣我礦產之慘且毒也(中略)某大老曰碍于成約是欲一誤到底某尙書曰已成鐵案是謂萬難移動甚且外部札晉撫曰專辦不允合辦合辦不允更縮小至平定一處若再不允即不近情理矣意謂公理上不容有廢約之說噫非有鬼怪妖孽斷其神經抉其胸髓胡爲吐此蓋送我礦產絕我生命之志決矣我同胞尙勢如散沙形同昏夢不急拼死救死捨生求生以背城一戰乎所謂碍于成約者我廢之而有碍豈彼背之而無所碍乎所謂已成鐵案者易觀粵漢鐵路合同但使吾鑪有火那怕此案成鐵專辦等語尤屬不通廢則全廢顧欲留一蛆以延種乎何專辦合辦部分辦之區別要使福公司不敢動山西一草木乃達目的(中略)政府如放棄保護責任晉人即可停止納租義務約一日不廢就一日不納萬衆一心我晉人應有之權利也如和平手段不足則繼以破裂太行義士願無繼荆鄉遺風懷匕首而憤起者乎此某之素志也今已矣罪莫大焉雖然後生可畏來禍方般人心未死誰不如我凡諸鐵賊吾知其必有斷頭裂體之一日也

## (中畧)

試問平孟澤路之礦產晉人之礦產抑政府之礦產歟其果爲政府礦產今日又何必云山西商務局借款于福公司若既認爲晉人所有則此礦約之成必晉人認可方爲有效何以出名晉紳未捺印證在京鄉官屢有爭摺即會試舉

子亦且聯名上書力陳不可是當日晉人固全不承認此礦約也而總理衙門竟敢擅行訂立任意添改絕秦之案尙存賂戎之約何效即至今陳案復翻死灰再燃而晉人士庶廢約之電函無慮幾千百道始終固未承認然則礙于成約者政府成之耳非晉人成之也已成鐵案者政府鑄之耳非晉人鑄之也專辦而合辦而部分辦不允則不近情理者乃政府諸公不知受幾許賄賂不如此即無顏以對外人故不憚蒙洋奴漢奸之差而必欲亡我礦產以質其秘約也我晉人對此惟有權之可爭又何情之可言嗚呼合同之立也劉鐵雲唱之而總理衙門成之晉人不認合辦說之起也盛宣懷議之而福公司即假以變專辦之名而要挾我晉人仍不認乃有僅開平定一說爲運道起見而懷有得尺進寸之隱險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共見姑勿論矣即令知難而退縮小地區而片鱗細甲盜賊不嫌尺土拳石主權所有非有瓜果之緣何事瓊搖之報政府乃不責彼倖理而反各我不情果晉人可畏而西人好欺負耶夫以二千餘萬人民不克敵政府者勢散耳情疏耳若強迫以難堪恐一潰不可收拾利害所關吳越一心散者合疏者親民氣狂激或趣極端至演出特別之問題在政府雖夷族屠城慣用辣手其如前仆後繼誅不勝誅何況有人焉爲之運策其間恐鐵弩難倒怒潮也政府諸公寧得高枕臥耶(中略)

政府而外賣鐵之責厭惟晉撫劉鐵雲借債謬論胡賊主之洋賄潛行狼狽爲奸大錯一鑄駟馬莫追在總理衙門即欲受金賣鐵苟晉撫得人尙可以掣其肘奈何有其政府即有其督撫通同作弊而至於如此其極也及趙爾巽撫晉奏立全省鑛務公司摺內有除平孟潞澤等字樣遂貽政府以福公司合同已成鐵案之口實不能恢復利權反至招風惹禍趙固難辭其咎然鄉官之奏在前趙撫之摺在後有案可稽無辭可藉况趙自政府來在官言官何敢題背盜

賈晉鑛之合同苟且言及惡得假爲實據自廢約問題出張會敢尙知保守利權政府隨調張人駿繼其任張亦非媚外者流則又更調現撫一時有政府受福公司運動私訂條約專賣晉鑛之傳說以今日之情勢觀之敢斷其不誣也

## (中略)

某且垂淚裂眦更爲我父老兄弟進一言曰鑛產者命脈也政府官吏既實行亡我鑛產則命脈斷而我同胞有必死之勢彼令我死我豈甘讓彼生與其坐以待死毋寧先發制人遇賈鑛民賊當破其腦爆其身以代天罰而快人心炸彈乎七首乎我同胞能各手一具則鑛賊雖多不值一滅矣某不幸以衰老多病之身有志未逮望我可敬可畏之青年志士爲同胞解此問題也噫自古誰無死某願殉身以爲我義俠同胞倡我同胞雖譏爲瘋癲輕爲鴻毛亦所不辭我非願同胞之學我死也唯願率敢死之氣抱決死之心出而與賈鑛者激戰死中求生枯海可翻某死有餘幸矣况此彼一潰晉人得免于死者幾何與其石爛海枯終歸一死徒於長城窟黃河堤增一枯骨腐尸而已寧若死干鑛產問題未解次以前果天未亡晉必有感憤而起前僵後繼殺身以衛鑛者矣嗟呼碧海可填宇宙可塞鑛賊之仇不共戴天也

某更欲爲我鄉官一言諸君非有代表全晉之資格者乎非屢經上書正大光明始終不認鑛務合同者乎乃政府諸權要竟敢主持晉撫亦將附和其藐親我晉人剝奪我權利抑何甚耶不觀士紳合力粵漢之路權收回京省相應嶺南之督撫更調諸君對此應有憤激之情某所謂破裂手段諸君容或不取然先人盧墓所在子孫衣食所依之地切勿令他人隧其穴而洞其壁也一息尙存此志不容少懈願諸君咬定牙根堅持到底始終不渝抗爭之宗旨而復有



民氣俠風爲之後勁。彼齷齪膽雖如斗心亦成灰。則某雖死亦當與諸鬼雄伏劍而爲諸君臂助。

東洋學界內地學會固某所注目者也。廢約問題海外一唱。省垣大應。飛電告急。聯名力抗。福公司望風逃潰。當道者亦未敢抑制。晉民氣振作之起點也。乃自此以往。福公司以靜制動。政府爲之傀儡。談判不決。疆吏變遷（中略）省垣學會對此存亡問題不關痛癢者比比皆是。此最可爲痛哭流涕者也。相持既久。東洋學界所謂熱心者亦久而漸冷。激烈者亦久而漸平。警告一聞。羣相走商。非曰電請。即曰稟求。此外毫無豫備。加之黨派交爭。意見相持。遂有指同鄉爲無用。而目爭鑽爲變事者矣。別有肺腑。夫又何責。獨怪夫熱心愛礦諸君。乃因二三反對者。即增憤氣。此不可喜者也。要之山西前途全伏內外學界。某今當與諸君永別。請立一誓。有制吾命者。吾亦斃。其命有絕。吾生者。吾亦殺。其生山西人未全死。決不令外族侵我尺寸。士記之。記之勿忘。某此言蓋此後之爭鑽。非可以要求手段。勝某前既言之矣。某恨未手斃巨奸。唯有一死請罪同胞。而此後存亡得失之責任。則諸君負之。言至此。魂飛氣絕。欲語無聲。欲泣無淚。矣。窗外兒哭。壁間暗語。一似祖宗靈爽。以某死爲然而深恐其不早者。嗚呼某死矣。某甚不願以死留鑽。亡記官世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不善同胞其加察焉。礦權失而晉人生命絕。不幸某言而中也。身雖死。目不瞑矣。（下畧）

### 附言

原書過長。不便全錄。且其中病擊時政。多有關係語。故暫從畧。非爲死者諱。實記者有所顧忌也。然廬山真面。尚在人間。他日必當另爲錄出。令諸君痛觀全豹。

### 李烈士培仁絕命書

李烈士培仁絕命書

嗚呼。我今死矣。可以不言矣。然有不忍不言之者。聽之在人。不聽亦在人。待熱心諸君子擇焉。自光緒二十四年。胡賊竄我晉鎮。我晉人無過問者。彼時僕即憤氣填胸。思欲以博浪椎擊殺胡賊。以謝我晉人。嗣胡賊去晉。所事遂闕焉。無聞僕於此。亦隱忍焉。以蹉跎至今。去秋福公司擬實踐前約。此間爭鎮風潮突起。僕在晉師範學堂向同志言曰。不意留東諸君子有此狀舉。足徵出洋可以開心胸。增長熱度。僕雖表同情。然不必爲蛇添足矣。果也。福公司知難而退。雖赫赫權要。亦然如我晉人何。今年夏。僕東渡來此。不在求一張文憑而去。蓋慕此間諸君子熱心時事。爲晉保鎮權。爲晉存生命。藉以一瞻丰采。豈意福公司死灰復燃。終欲掘我鎮產。維時蓬蓬勃勃之解子。仁歸國。爲留東晉學生代表。僕實崇拜之。思欲以身自殞。爲他日解君記念。繼思解君此去。誠苦矣。但天下事更變無常。設有意外不幸。繼解君之志者何人乎。僕固隱忍不死。將留身以待。繼聞內地來函。福公司在京運動。那桐諸權要強逼我晉人承認彼公司開採平定州鎮產。竊以鎮產爲晉人生命所關。政府必欲贈與異族。我其奈之何。又况此間同志。毫無實行魄力。對此問題。不過開會廣集。此日打電。彼日遞稟。以外則毫無準備。夫諸君子對於此舉。非無熱心。非無能力。但熱心以久而冷。能力以久而衰。設無人焉提警之。恐遷延將就。晉鎮不至爲福公司掘去不止。嗚呼。僕其死矣。僕擊胡賊之志。遂矣。但望熱心諸君子憐僕之死。痛僕之死。履危蹈險。百折不回。必令我一片乾淨土。不以豚犬涸跡而後止。僕雖死。賢於生。嗚呼。僕其死矣。諸君子倘不以僕爲一死塞責。則幸矣。至僕之無能而出此。幸諸君子勿效焉。五中俱裂。不知所言。

此書係警察由尸體檢出。親交本會會者。

## 錄晉報載李烈士事

### 詳述李君培仁殉礦蹈海事

啓者晉礦相持年餘。終未爭回自辦。八月下旬。自同鄉會。突按內地來函。言外部慶那諸權要。受福公司運動。囑晉撫。強迫晉人承諾該公司在山西平定州開採五十英方里礦砂云。云敝會合四省職員方籌對付之策。忽來李君培仁蹈海殉礦之慘報。先是解君榮格代表留東全體晉學生回國爭礦。李君偕同鄉送之新橋。歸即不語。涕泣兩日夜。後至新宿海岸。徬徨不去。有日老人見而憐之。強送之歸。蓋其蓄有死志也。久矣。至是聞此惡耗。遂投身八重橋下而死。時中歷八月二十六日也。經一週之久。始覓得尸骸。備棺檢殮。暫厝於橫濱華僑之義地。本月十一日。先由山西同鄉開追悼會。十八日由豫晉秦隴四省開追悼大會。於日京神田錦町錦輝館。是日來賓甚多。除由總會館幹事派來十八省留學生代表外。到者尙千有餘人。輓聯哭詞。百有餘幅。上午九句鐘。先由敝會事長龔君秉鈞報告開會追悼緣由。及畧述李君歷史。次邵君修文讀追悼文。聞者皆泣下。至有失聲大哭者。次全體起行鞠躬禮。次來賓致弔詞。次留學生監督吳君春康。

貴報館主筆程君清。江蘇私塾改良總會幹事張君鶴芽。及十八省留東學生代表人。以次演說。皆極沉痛。次敝會庶務長黨君積齡。評議員長狄君樓海。景君定成。以次答弔詞。並詳述晉礦顛末。及籌議此後對付方針。以成李君竟之去。至下午二點鐘始散。夫李君家有八旬老父。三歲孤兒。而竟不惜以身殉礦。我等偷生旦夕。不肯拼死救死。雖開千

百追悼會於李君何榮。於礦事何補。頃由敝會職員等公同籌議。擬將李君遺書。及晉礦檔案等件。登之內地各報。俾供衆覽。藉以堅此後爭礦者之志。而儆賣礦者之膽。庶山西一片乾淨土。終不令外人插足。山西之幸。抑亦中國之幸也。豫晉秦龍會職員等同啓。

### 山西礦務案紀略

光緒二十四年。晉撫胡聽劉鶚方孝傑賣礦詭計。允晉省商務局。請義商福公司辦平孟潞澤等處煤鐵礦。訂有章程。經京官抗議。而福公司向前總理衙門。直接交涉。旋由總理衙門復訂章程二十條。晉商務局長。與福公司在總理衙門查押。借款一千萬。在山西平定等處開採。以六十年爲期。章程雖壞。然限制頗嚴。其開採手續。必須於確定地先行勘礦。繪圖貼說。方里若干。呈明晉撫。由撫台委員查明與地方情形。有無妨碍。發給憑單。然後准買礦地開採。且即此所已准地。遇有人民先經開採者。不得侵佔。此外括其大要。不外以我爲主體。而彼爲客體。範圍有確定也。嗣經數年。該公司並未到晉。上年春鐵路大臣盛宣懷主議。謂由西之礦。已全與福公司。遂續訂合辦章程四條。中有福公司應允與中國國家合辦之說。以與商務局對待。受晉撫監督之一法人資格。竟與國家於立平等地位。悖謬已極。而外商部。及晉撫。皆中共邪說而承諾。晉人猶未之知也。此時義商人又變爲英商。突於上年夏間。福公司到平定勘礦。請晉撫一律封禁民礦。欲獨辦山西礦務。於是風潮大起。東洋及內地學界。北京官界合力以抵制。責以背約。要求外部請收回自辦。該公司到省。請晉撫發給憑單。張安帥力拒之。該公司遂進京運。動山西亦公推代表赴外部提起訴訟。唐侍郎裁判兩次議未決。是今春正二月間事也。是時張安帥去晉。繼之者恩藝師。當出京時。外部尙書某約以合辦了

晉事。及藪帥抵晉見晉人持之甚堅。意遂變。近日福公司又運動外部。函電交催。欲令晉撫發給憑單。准請合辦。意在強迫晉人代爲主張。刻在危險之際。方極力交涉。李君培仁聞此惡耗。憤激填胸。兩月前此間公推代表回國辦礦時。李君送至新橋。歸而涕泣終夜。嘗恨山西無人死之。前到新宿海岸。徬徨不歸。有豐多摩郡老人見而憐之。送歸寓所。至是竟以身殉。警察於屍體懷中。得其遺書。意在激發同人。堅前途爭礦之志。嗚呼山西煤鐵甲於全球。將來爲我國經濟界上絕大利源。今外人必欲攫取。而政府必欲贈與之也。是不獨山西生命財產。千鈞一髮。凡我十八省同胞。均有利害關係。倘蒙同學諸君。撥冗研究此問題。以救我山西人則幸甚。至李君以身殉命。異域慘痛已極。諒諸君必爲表同情也已。

## 錄時報載晉礦事及其論說

丙午十月報

○晉撫與外部往來電文(爲礦務事) (京師) 福公司礦務交涉。尙未有頭緒。日昨晉撫電告政府。晉礦已歸商辦理。須按合同。而合同內載明與國家無干。英使安得干預。晉人持之甚堅。衆憤難犯。事機甚迫。敬乞大部主持云。聞日昨政府又有電至晉撫。謂福公司事。經本部再四會商。始允於五處內。先指一處。磋商已到盡頭。合同具在。萬無不認之理。若仍以空言搪塞。心生枝節。惟有按照圖說。發給憑單。准其購地開勘。以期收束。希熟權輕重。勸諭晉紳。勿再固執生事云云。

○李侍御力爭晉礦 (京師) 福公司礦約萬無不認之理。已經外部電知晉撫。而晉省紳商。猶力爭未已。昨又有山西京官李春溥侍御。奏請飭部與英公使交涉。務必廢去前項合同。已奉 旨著外部核辦。

○英使函請保護福公司（京師）

山西撫台接外部咨稱准英使來函言山西省城學生及紳士等開會演說。並擬前往平潭州與福公司代表之人爲難。欲加戕害。倘福公司財產。及代表人性命。果有危險。中國政府不能辭其責。務希電旨督撫。盡力保護等語。查此事如果屬實。恐釀禍端。請設法解散。并彈壓保護。以全大局云云。恩中丞已飭軍隊。赴平潭州各村鎮壓。并親往學堂。召各學生。剴切開導矣。

### 論山西福公司案

近日山西礦務一案。閩省紳商學界。大開談判。與英商福公司掎角相持不下。福公司利用政府。賄策晉省官吏。以爲要挾。晉省官吏。依據事實。折駁外部函電。以爲力爭。加以李培仁殉礦蹈海。激動衆憤。運動演說。人心洶洶。決裂之機。殆不容髮。說者謂政府與地方官於此。願邦交。則損主權。願主權。則傷邦交。兩者相衡。將不能委曲以遷就。此案之結果。恐不能如粵漢鐵路之得手也。雖然。牽一髮而全身動。福公司不過一私法人資格耳。奉入國際。吾卽爲之。屈將何所往而不爲。屈且施之山西。而可卽施之各省。而無不可。吾國民智識漸開。非復曩時易與恐此後劇烈之爭。繼起其爲禍。將無窮也。是烏可以遷就了結也。且此案之始末。前後不過十年。歷史可尋。成案具在。固非盡如外務部所云。已成鐵案。無可挽救者。竊就見聞所及。研究其利害得失。以盡輿論之責。而爲當局之助。

查此案之起。先有三誤。當光緒二十四年。奸紳方孝鶚劉傑二人。不知如何受義商羅沙第之運動。請於前撫胡聘之。由晉省商務局。借義商款一千萬。而以平孟潞澤等處煤鐵礦。與之開採。夫以弱國而借外債。其勢極險。而借款賣礦。失主權亦甚。其誤固無待言。然當時商務局及福公司皆屬商辦。爲一私法人之資格。自與國家無涉。官吏不當代爲。

承認既代承認而礦爲公產亦當視晉人全體之承認與否乃可徑行乃胡撫不察據一二人之交涉謬然許之遂伏後來之爭端此一誤也商務局與福公司訂立章程後到京呈總理衙門立案當時晉省京官大起反對極力抗爭總理衙門苟利害分明即當援此駁斥勒令廢約福公司當亦無辭乃總理衙門不特不駁竟與直接交涉使兩造畫押雖復訂章程二十條嚴定限制而六十年之期一千萬之款浩無涯涘且由私人而漸入國際地步此二誤也自此以後山西士民噴有違言漸多反對然福公司以運道未通加以庚子之亂數年未到舉辦故亦未發難迨正大鐵路成去年春義商遂忽易爲英商始向中國政府提議實行開採其時鐵路大臣盛宣懷既不問其公司之何爲轉相濶賣而但謂山西之礦已全與福公司遂續訂合辦章程四條中有福公司應允與中國國家合辦之說彼以爲福公司本得有山西全省礦權今允與中國合辦是明明讓步而不知已令該公司得以私法人之資格與我國家立於平等地位顛倒已極且與從前總署所訂章程令該公司凡所勘礦呈候管撫查明有無妨碍及經人民先行開採者不得侵佔等條（據此是福公司非有全省礦權）矛盾已極去年夏間該公司遂有一律封禁民礦之請而風潮由此大起皆此章程階之厲也此三誤也

有此三誤而福公司之要挾愈堅而晉人之反抗愈力政府與地方大吏皆處兩難之勢迄今兩不相下竟若無法以應付之是誰之咎哉爲今之計竊謂福公司所挾持之具其曲處甚多商務局與福公司均爲私法人資格祇可歸之個人交涉聽我法廷之裁判而不能視爲國家之責任况聞合同內已載明與國家無干尤可援爲口實今英使乃無端干預其曲一二十四年晉省商務局長與福公司在總理衙門直接議訂章程時僅福公司一方面捺印而出名之

晉紳未嘗擦印(據李培仁絕命書所言)是為未完成之契約其曲二。福公司合同與總署直接交涉晉省官吏未嘗與聞應不能責守土官吏之給與礦權其曲三。合同明載遇有人民先經開採者不得侵佔該公司乃請晉撫一律封禁民礦欲獨辦全省礦務公然背約其曲四。然尤有背約之最為重要者則以義商之名忽易為英商並不知照晉省官紳天下豈有甲乙互結契約甲已變為丙乙尙未知之而可以強其承認者粵漢鐵路之權美私賣與比而湘鄂粵三省即指為背約據以贖回今福公司蹈其覆轍援此為例逕行廢約取回自辦晉人能力持之外部即據以折英人英人當無辭以解也然則所謂專辦變為合辦全辦變為分辦及縮小地段嚴定限制種種調停之說似均可以不吾不知外務部何所憚而舍此不為必強晉人以所難也且有例可按有合同可據理直氣壯可質萬國吾又不知外務部何所見而猶謂以空言搪塞必生枝節也若夫晉省官場聞更有主張賠款之說者此則尤屬無理山西礦產福公司未嘗測勘未嘗開採有何虧折致須賠償若云奔走運動之費則彼先背約於我何與要之約不可廢則雖賠償而無效約誠可廢則雖不賠償而亦無妨背約由彼廢約在我竊願當局者注意於此焉可已。

## 山西財政局總辦曹道 上晉撫恩稟

(為福公司礦務事)

十四日面聊鈞諭。福公司要挾礦權一事。仰見憲台慎重邦交。維持主權。意在二者兼盡。慮衷延擱。不厭求詳。曷勝欽佩。職道邊役多年。於此事內容。未能深悉。今始稍知梗概。痛前車之已覆。悚來軫之方遒。此時若再應付失宜。更難挽



救。千鈞一髮。端在斯時。是不能不愛權。是不能不愛債。是又不能不於愛權愛債之餘。籌一應付之策也。籍思福公司一商人耳。合同一商人之執據耳。原是個人之交涉。以公法論。個人交涉。聽與國法廷裁判。例無違責隣封。以條約論。凡外人在內地購置地產。除作教堂公產外。悉予禁約。此事由商局訂立。自不能以此置喙。但以合同之質性比例言之。亦不過如洋商錢債案耳。洋商債案官應代追。未聞代認。幸而該合同。祇寫山西之礦耳。設使當時一二姦獍。竟將中國二十一行省包括在內。豈不是該公司將持此含混合同。向我政府。要索中國耶。合同無界限。自不能認合同爲一二人商人之私事。礦產爲公共之利權。其理甚明。況該合同展轉鬻賣。前後異人。即當日原訂之人。尙可不認。更何有於此日之有一綫光明之學界商界耶。釋公法。據條約似皆於國際法之界線。絲毫不能侵入。所最可恨者。中國人。心如一盤散沙。早被碧眼人一眼看定。此數年來一用柔和手段。晉則甘之如飴。一用強硬手段。晉則畏之如虎。六州鑄錯。延誤至今。英使居然責詰頻仍。該公司已得借徑。疑駭乎釀成國際交涉矣。時迫至此。若晉省再不能自行解決。則外部雖不肯認爲國際交涉。而其如強權何。外部堂官司官之爲難。與憲台暨兩司之爲難。其難一也。是以此次外部來電迫切。謂不能再以虛言唐塞。速籌實在辦法等語。自係不磨之論。惟今之計。則仍須以虛實二字互用而已。但有秩序焉。有權衡焉。易以言乎虛者。曰公法。曰條約。夫中國歷史鎖閉。向未與盟。所謂無公法之股份。不能享公法之利益。至條約原是勢均力齊。方有效力。以今日之中國而論。既無治外法權。則法與約均不足恃矣。雖然。磋商伊始。尙不能無法律之理想。以爲立言者之初基。否則更無所依據。激固生變。懦亦受欺也。至於所謂實在者。如昨日兩司所陳。合辦賠款兩端。熟權輕重。斯二者皆是解決此問題之辦法。但恐以爲此時尙未可遽行倡言。何則。蓋商戰家不輕

易讓步。我言合辦。彼必以爲默許全權。由合思吞。將來磋商權限。便是難就範。至於賠款。彼必曰既講收贖。合同便是認可。波折愈多。姑無論合辦。則擇地不易。賠款則籌款維艱。而彼族對此問題如何允許。尙無把握。詎可先授以柄。宜設詞給之。隨機應之耳。且不寧惟是賠款之賠字。似應改爲罰字。名詞方爲得宜。蓋賠款者是賠其所先應得之利權。合同便有價值。至若罰款。是分明並未認可。不過強抑國民。顧全友誼。則操縱由我。一字綰繫。所繫匪輕。亦宜到時酌之。總之此日之競爭。以公法條約爲探險隊。以賠款爲中央隊。以合辦爲後勁隊。依次漸進。因應得宜。庶可於憲台慎邦交維主權之宗旨。或不至背馳耳。該公司代表。雖無准期來晉。而布置不可不早爲之所。應請飭下兩司。傳諭商學兩界通力合作。公舉紳富兩員。爲全晉之代表。一資望。一才辯。再由商學兩界選擇數人到場觀聽。屆時我憲台暨司道居中策要聽其辨論。純用文明抵制。毋許囂張。似此局面則儼然兩造之訟訴。我之并未認爲國際交涉。可不言而喻矣。款接一切。仍須周洽如儀。惟憲台不必時常按見。以司道接行政機關。遇事方有退步。一得之愚。所見如此。伏乞鈞裁。茲更有請者。比來自福公司之事起。學界罷學。商民驚怖。又值各屬匪風未靖。人情洶洶。地方之危迫如此。而外交之強迫又如彼。我憲台之憂勞盡晝。雖與外部文電交馳。而實在爲難。棘手情形。恐未必能以盡悉。昨聞面諭。擬遣派專員赴部詳告現狀。卓見極佩。查歐西各國。凡屬舉辦要政。無不有調查員。凡屬交涉要政。無不有偵探員。職道夙荷知遇。愧無以報。願爲義務偵探員。以供奔走之役。如蒙俯允。匹馬可行。小傾川資。不帶隨員。惟憲台其裁之。(下略)

### 省垣學界某致東京學界函

同學諸君公鑒。接讀九月初六日電。我省人心始稍有起色。初九日學界開追悼會。停課二日。公議辦法。選楚南總理全省礦務。自任籌款。大概先效善後捐辦法。由通省富戶。照冊開捐。以爲大宗。靜齋蹈海。各學堂停課二日。追悼。乃正當之辦法。而奴根太深之俗士。且有指爲非禮之舉動者。嗚呼。人心若此。山西能不亡耶。以後學生各自負氣。議永久停課。經弟等再三勸告。定爲能辦事者辦事。不能辦事者仍舊上課。刻下學堂稍定。能結實辦此事者。不知共有幾人。弟十三日出省。十五日至平定。一爲接代同濟司公事項。一爲聯合平定團體。即時購地開採。並分班下鄉演說。不賣地之所以然。人心雖然堅固。恐壓力太大。終難支持。二十三日在平定城開追悼會。各都人士至者數千人。衆人演說後。人心益見固結。近日分四五班人。一面勸地。一面豫備開口。開福公司日夜准備。有有事即遁之勢。不知更如何逼迫外部也。政府密電撫台云。福公司欲先給平定一處憑單。外部許以極力磋商。撫台得電會商藩臬。吳匡先云。山西人性質。及平定州人性質。我均知道。稍用壓力。無不服從。專派潘禮彥到平探聽虛實。潘見事不能濟。令平定人士一面呈稟撫台。堅持廢約。一面自行開採。事機之迫。不特終日。將來如何結局。實々不可思議。鄙意此事非有實力。萬不能抵制。而我等實力。除甯死不買地外。別無良策。若政府硬給憑單。用大力保護洋人。有野蠻舉動而已。學社代表某啓

## 留東學界上晉撫恩稟

敬稟者留學日本山西全體學生 謹稟

大帥大人閣下。竊以人雖至儒。對於生命所關。或非壓力可以屈服。而相持不下。又非空言爭執所能奏效也。晉鏡自

爭廢約。年有餘矣。外部談判。至今未見解決。此誠學生等所不解也。頃見外部屢次催促給憑電文。乃知該公司之避而不露者。非避也。實有所運動也。學生等得此惡耗。驚皇失措。即急電來。

韓懇乞主持。方欲詳稟情形。以代全晉呼籥。而陽高公費學生李培仁。亦以此事蹈海而死。遺至一紙。慘痛不忍卒讀。其激刺晉人之待死者。尤爲切至。坐此全晉留東學界。終日相對涕泣。莫知所爲。近悟徒泣何補。復欲哀懇我

大帥以待援救。而又得外部最後催促電文。悲憤填胸。不遑他計。敢昧死爲我

大帥陳之。其公司性质不過一私人資格。其動曰請政府辦理。蓋習知我外交官吏。畏洋如虎。放肆此虛聲恫喝也。外部即惴惴焉。交電催促。無謀實堪痛恨。其曰先辦平孟。不過以鐵路將成。運輸易而大利可必獲也。豈真舍路澤哉。外部即認爲暗中讓步。其無識又殊可憐。至理五十英方里。與晉無碍。七日內若無給憑准信。事即決裂。

皆媚外賣國口吻。又何怪我

國家版圖。日見蹙削。而東三省

祖宗發祥之地。亦落人手乎。夫平定一處。精華五十英方里。羅掘殆盡。就中河道填塞。房廡以及已開鑛洞。勢所必有。查原合同第一條內。必查明與地方情形。無碍方能發給憑單。此得謂之無碍乎。限七日內。須有給憑准信。否則事將決裂。學生等誠不知所措。該公司與晉決裂乎。晉既敢言爭。何畏決裂。該公司將與外部決裂乎。外部獨不可謝曰。我能強晉人必賣地。此大談判。初嘗不有。至謂報知英政府來肄要挾。此爲決裂。該公司可以私人資格。英政府未必遽聽。且該公司未得准辦礦地。雖有合同。已開談判。不能行使。何所措詞。以爲要挾。

矧其種々背約行爲。又不難撻拾以折其實問。義商忽改。英商晉人實未承認。此其一也。未得允准給憑。遽欲封禁。已開民礦。此其二也。外部談判未決。屢求催促。

大帥給憑。且言將報知政府辦理。按以原定合同第六條內。所載此係商人借款開礦。與國家無干。殊爲不合。此其三也。有此三事。廢約有餘。外部不以此詰該公司。而乃爲電催給憑。較之英公使爲該公司屢催外部。何相反竟同天壤。此學生等所謂不可解者也。且晉人爭此。固爲晉人生命所在。亦以

國家主權所在。不宜聽外人之漫爲擾取。外部何心。乃與晉爲難乎。夫外部既不堪信。所恃以無恐者。舍我

大帥又奚屬焉。矧我

大帥莅晉以來。主張廢約自辦。既力且堅。其以函件屈折外部者。學生等每一讀一淚。感激實深五內。但祇不給憑單。固爲扼要。而未等有實力抵制。恐於此事。猶無濟也。何則。晉人空言爭執。福公司且避不與談。判祇暗嗾英公使。催促外部。若籌有巨款。指願開辦。美鑛先爲我得。令彼無利可冀。安知不廢然而返。且使該公司未能甘心。而利權我握。此聲一張。入股者必逡巡不前。該公司雖欲爭辦。將何所挾以爲爭辦乎。竊查同濟公司。已歸晉自辦。敢懇我

大帥。一面峻詞拒絕。給憑。一面將同濟公司歸晉紳自辦。以符原議。我

大帥提倡於上。其富而頑固者。稍用壓力。晉紳鼓吹於下。實力進赴。晉雖素貧。千萬鉅款。猶不難集。否則大事去矣。後日正未易爲力。總之晉礦爲晉所有。爲晉人死生關鍵。絕不容外人攫取分毫。該公司即無背約行爲。晉人將設

法力爭。况顯我授以口實乎。學生等開平孟潞澤等處。均結有爭礦團體。借以死拒該公司。蓋生命所關。與其礦亡身死。何如身為礦死。已故學生李培仁。即執此主意。為前路之導者也。且李培仁之死。實足鼓動全晉人心。集款開鑛。為實力抵制。或亦較前稍易。伏乞我

大帥大力主持。統籌全局。為

國家計安全。為三晉保幸福。勿令挺而走險。致起釁力。與福公司為難。山西糜亂。固不足惜。而外部日求苟安無事。恐至此外交更形棘手。而貽

國家以至大之損害。學生等私憂竊計。不勝危懼。敢不披瀝以陳。伏乞我

大帥憐而察之。非但山西之幸。與大局亦實有所裨益。

留學日本晉全體學生謹稟

## 留東豫晉秦隴全體學生上外部稟

留學日本豫晉秦隴全體學生謹稟

中堂  
王爺鈞鑒。敬稟者。竊維山西礦務。交涉年餘。頃聞福公司要求 大部。有舍潞澤平陽等處。專辦平定礦業。且以遷延

責晉。將強迫晉人。應允開採。學生等聞此惡耗。驚怪失措。該公司種種背約行為。晉省官紳。已屢瀆 鈞聽。茲謹

就被今日要求情形。與我預備立憲國家。及人民。所以對待外國人者。一一披瀝陳之。夫該公司之專辦平定。餽言誘我也。以遷延責晉人。虛聲恫我也。試思五十方英里。果足以限制。托辣斯乎。不過以平定為起點。而順叙及

之。山西全省。且在其範圍中矣。一時姑息。貽禍無窮。是今日之爲了事計者。正爲異日開大不了之局也。晉人之礦。晉人自有。尙無所准之礦地。何有應得之利權。總董已有轉移。當事者間。並未承諾。契約久未履行。我國法律。屢經變更。千萬之款。絲毫未借。所失何利。所吃何虧。乃欲藉此以別肆其要挾。是明明弱我國家而愚我人民。大部能遂其無厭之請求乎。

自國家言之。現今文明各國。遇待外人。皆採平等主意。然非絕對的平等。各有例外之限制。最普通者五。礦業權其一也。蓋以礦山爲一國之富原。外溢則內竭。故特別限制之。惟英以殘礦無多。外人絕不過問。故不禁。此外歐美日本。法律具有明文。我國向以昧于利害關係。且民智未開。募股用人。諸多困難。不得已而權假外人。然假之于自然人。與假之于法人。又有區別。自然人爲單一。雖一時占有。而他時尙可購還。法人爲集合體。資大而力厚。一開此禁。無限危險。印度所以亡于一公司也。若謂區區章程。即成定案。難于取消。是不知章程特私法上之一條件耳。彼領事裁判權。駐紮軍隊權。屬于公法。載在約章。我且改刑法。練新軍。亦將次第以撤去之矣。爾時各國能藉口于定案否耶。章程爲雙方合意。主權所命令者。准諸各國私人契約之原則。均不得反乎當事者之意思。與第三者之權利。今則義商改爲英商。改並未通知商務局。橫生枝節。喧賓奪主。種種不法行爲。責以負約。其又奚辭。而晉礦爲晉人所有。又不僅第三者之利害關係。昔以雙方合意。而命令之。今以一方不合意。而取消之。粵漢鐵路。夫豈非定案乎。以最高主權而行于領土。純然國內法之性質。彼英政府與英公司。所絕對不能干涉者也。此我國家對於該公司。根據法例而有可拒絕之理由也。

自山西言之。向以未設臣民之權利義務。故竄藏自封。剛至誨盜。今則知民有礦山。不得封禁以自私。而土地所有權。則又國家所不能侵犯者。文明立憲諸國。對於民人土地所有權。除公用徵收及要塞地帶法外。有絕對保護之義務。對於民有礦山。且藉國有者以爲模範。誘掖之。發達之。此皆國家之義務。爲憲法上臣民所必要之權利也。蓋立憲政體。以言保護。則內國人爲優。以言限制。則外國人爲嚴。專制國家反之。今我國家既由專制而預備立憲矣。凡我臣民。咸額手稱慶。以爲過此以往。屬于義務。臣民不得諉卸之。屬于權利。國家不得侵犯之。然此猶法理上之言耳。至于利害關係。不獨山西數十萬以礦爲命之民。將絕其生路。一旦持柄授人。居爲奇貨。彼自操贏絀之計。而我西北數省。凡仰給山西之煤。銖者必起。社會經濟上。絕大恐慌。積勢所趨。有目共見。以故山西平孟路澤某處。自爭礦以來。各設有礦山會。誓以不賣寸土爲目的。該公司將於何着手乎。若必以恫嚇我政府者。威逼我人民。則生命所關。積憤成怒。排外風潮。相逼而來。萬一義民甘作拳匪。山西不足惜。其如大局何。且不僅民己也。紳人學界。鞏固團體。期以死爭。邇來聞有實行合辦之說。山西留學生李培仁。已蹈海殉礦矣。士氣堅銳。足徵一斑。該公司僅一外國私人耳。竟以此失山西之心。且並絕西北數省人民之望。一彼一此。輕重昭然。想大部自必有權衡已。

總之我今國家預備立憲之國家也。我今日人民預備立憲國之人民也。國內與國際私權與分權。不容相混。該公司用以限爲進遠交近攻之策。不過縮小範圍耳。試思範圍有何確定。涓涓不絕。將成江河。九龍租而廣西危。膠州借而山東危。東清鐵路成而東三省一切權利。不復能爲我有。此豈始事者之漫無限制乎。至盛大臣



主持合辦。謂山西礦務。已全讓福公司。夫原章具在。主客分明。彼乃喪心病狂。一至於此。尤紕繆者。以與商務局立於對待之一私人。尙在地方官廳監督之下。忽焉與我中國。國家抗衡。且謂福公司應允中國。國家。是儼認彼爲主人翁。而我中國。國家。直向其請求也。以盛大臣辦理交涉多年。夫豈見不及此。欺君辱國。媚外殃民。其罪不可勝誅。而當時山西人且莫之知也。似此違背公理。不特山西人不能承認。凡我四省紳民。皆不能公認。學生等身棲海外。願瞻西北。迫切逾恒。非敢過甚其辭。伏讀七月十三日。

上諭云。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天語煌煌。已明許臣民以請願權矣。今合四省紳民。以一萬萬計。如此輿論。私耶公耶。矧礦務尤爲當今庶政之必要者乎。伏乞

中堂  
王爺俯准所請。峻拒福公司。速廢山西礦務章程。以尊國體而順輿情。學生等不勝感激待命之至。公稟  
大人

## 留東學界與晉藩吳 往復函

書年方伯大人鈞座。敬稟者。竊晉人自去歲爭礦以來。日夜兢兢。恆恐偶一蹉跌。二千萬生命。俱化蟲沙。故每思得大力長官。爲之相助而理。實行抵制之策。前此聞公榮秉晉臬。以爲公之於晉。多歷年所。居處於斯。富貴於斯。其密切之感情。有必較尋常萬萬者。旋又聞公洊登徵省。則更拭目以俟。謂此後輔晉撫而行政。贊成收回礦產者。惟公。籌備實行開採者。亦惟公。是以數月之中。雖海外飯生。莫不引領西望。期視公之居晉而佈保晉之策也。近忽人言藉藉。傳公於爭礦一事。有主張實行壓制方能辦事之說。噫。公豈非華人種族乎。不然。何媚外若是。豈居於晉而常貧賤乎。不然。

何仇晉若是。然此皆不足致疑於公。公之於晉也。由僚佐而牧令。而府。而道。而臬。而藩。今且駸々乎瞬可晉撫。固非賤明甚。公之先受中國之寵榮。公之子孫皆中國之長養。身又食中國之祿。居中國之地。其非外族也。又明甚。若謂媚外仇晉。則可擧升官秩。否則當官制改革之後。恐富貴不能長。是罄三晉之膏血。換公之頭銜。稍具人心。安忍出此。况昔者。中事有未可逆料者。富貴可長。而亦不可長乎。且更有爲公進一解者。壓力之施。可對野蠻。不可對文明。野蠻無知識。故易壓制。若稱文明者。祇知有義務。不知有害。雖壓無濟。此文。明國民之通例也。晉人雖多。亦二千萬焉。能僅以壓之一字了之。故生等以爲公雖至愚。諒不至是也。公不至是。而人忽傳是言。則可知衆之屬望於公。願公亦返證諸心而已。生等仰企於公者久。故責備於公者切。昔梁公以藥籠得全其節。智伯以誇士遂勃然與。皆吾晉之故實。公其念哉。生等籍皆晉人。中情迫激。不覺言之顛直。區區微忱。尙希鑒納。鵠候教言。曷勝系盼。

### 吳藩答一函

晉陽留學諸君同鑒。冬月初七日。接奉

惠書。開幟展誦。始而疑。繼而懼。終不知

諸君切責之言。何所自來也。匡仕晉三十餘年矣。由牧令而擢監司。深愧庸愚。於地方無所補救。以副

公等之厚望。而視晉土如故鄉。執晉政如家事。區々自盡之心。猶時爲晉人所共諒。安能忽持媚外主意。傾晉產以壓虎狼之慾壑。持壓力而施野蠻之手段。我獨何心。而味々若是乎。况饑亡人亡之議。昔年自我創之。歲雖屢更。言猶在耳。使當時晉學公司之議。即時舉行。則全晉曠地。盡歸掌握。禍公司縱有覬覦之心。將亦無從要挾。惜徒託空談。終成

畫餅。撫今追昔。嘗用怒然。處屢將老之時。反而頓改故步耶。合辦壓制諸語。或傳聞之誤。抑惡我者故爲媒孽。以重之罪。皆不可知。第既承

明問。敢不將競爭鑛政之情形。與匡維持鑛產之私念。爲執事畧陳之。自福公司不守公理。爭索晉鑛。囑其國公使。勸逼外部。電飭晉中官吏。實行壓制之法。中丞以匡仕晉既久。知晉必深。委令密商士紳。設法籌辦。匡意以爲非固結團體。官民一心。無以保固有之利權。而遏外人之進步。查潘守曾任平定。尙得民心。飭其密赴該州。會集官紳。妥籌抵制。並令田紳來省。商辦招商集股事宜。嗣因渠君獨任其難。而田紳之議遂寢。隨據潘守會同諸紳稟呈辦法。一則由晉中士民。據理以爭。不認當日合同之可。一則請劉君篤敬李君廷鳳。就近在京。將晉鑛情形。面陳外部。衆心團結。內外交持。福公司無所施技。而晉鑛庶可保全。匡以所議尙善。當即詳達憲聰。文牘具存。班班可考。旋因他事。而開缺之命下。於十月二十九日。交卸藩篆。匡承宣無狀。負疚殊多。今雖解組歸田。行將與晉人別。猶竊願繼我者。能善爲保全。晉鑛。爭回利權。以補匡之不逮。倘如 諸君所謂以合辦壓制諸語。深入大府之心。而貽全晉之禍。則匡不特無以解於晉人。且何面目以見鄉里耶。所以披讀來書。不得不大聲疾呼。而力爲剖白於 諸君之前也。

堂堂責備。本所難寬。皎皎私衷。幸堪共質。人情不遠。兼聽惟明。傾臆直陳。惟希亮鑑。

吳匡謹啓十一月十一日

# 山西礦務檔案拾遺

一一一

## 鑛案之禍始

山西礦務危亡之原因。胚胎於胡聘之。當光緒二十三年。胡撫在晉時。賈景仁即子爲商務局總辦。商務局係胡撫所集。山西富戶所創立者也。原議以介休冀紳太平劉紳等總其事。冀劉等均力辭。而賈景仁者。素無資望。乃蚤緣胡撫。屏人其間。日以飲食徵。遂接交。當道於是。劉鴛方孝傑之徒。相因至晉。吾鄉礦產繁富。風氣未開。渠等日夜持貨。惡其棄於地。不必藏於已之謬說。熒惑胡撫。而義商羅沙第。復利用劉方等爲傀儡。謀奪晉礦。胡撫利之。乃訂借款辦礦第一次合同。當時全省學界。均噴噴謂胡受義商賄五十萬金。以潞澤平孟平陽府等五處之煤鐵。酬之交涉。甚形秘密。殆無從得其真狀。據前輩傳聞。謂當時合同原稿。尙定有開辦期限。且平陽不在合同之內。胡以平陽平定。語首均有平字。恐福公司之見棄也。因而牽入。時京官紛紛議參。胡撫而買。筱雲部郎。瑣聞其姪景仁。主張賣礦。倡爲大義滅親之說。旋何潤英京兆乃坐。又專摺參胡。而總理衙門迅速調商務局曹中裕晉京。逼令畫押。曹調同鄉。均閉門不納。無何。曹遂倉卒署名。是時合同原稿已變本加厲。無開辦限期矣。後胡以事被參。晉內地復無鐵路運輸之便。及庚子之變。外人戒嚴。福公司招股甚難。雖屢次到澤州平定勘驗。究未敢遽施毒手。殆正太鐵路已抵獲鹿。平定復立固本公司。爲自辦之計。福公司遂一面運動盛宣懷。一面恐嚇晉撫。於是山西之交涉起。

# 錄浙江潮第十號論劉鐵雲事

附劉上晉撫原稟

## 駁正劉鐵雲之礦事啓及呈晉撫稟

十月初六日。某等於中外日報之附張內。見登有劉鐵雲因浙礦事一啓。翌日又於附張內。見登有劉鐵雲呈晉撫一稟。兩件噶嚨數千言。稍明事理者。均髮指皆裂。同聲憤激。然某等一般意見。以爲足令吾浙談礦事者警醒。并足令河南山西之談礦事者警醒。實賴此一啓一稟力也。凡科罪於劉者。亦當從末減。蓋劉已不當囚首垢面。而自招口供於我國民前也。初某等僅知私賣我浙江全省礦產者。惟高紳爾伊一人而已。繼而微聞劉實與謀。來告者紛紛。愈曰高實爲劉之傀儡耳。苟深究其事。劉爲首。高爲從。然卒不能盡廉得其實情。天誘其衷。使自行披露。在劉之意中。則自謂其巧在某等之眼。中則轉憐其拙。所謂欲蓋而彌彰者。非歟。且夫劉之利令智昏。日思所以攘三千年滙蓄之寶藏。奪四億人共同之產業。自必竭盡智慮。堅豎一義。以誘惑我政府。以顛倒我國民。然後得惟所欲爲。以遂其開門揖盜。斷圖利之私。求之不得。乃一引商力以禦兵力之謬說。侈唇弄舌。簧鼓一時。彼之其他一切議論。一切設施。因得由此一綫遞轉而來。嗚呼。劉鐵雲休矣。夫劉本不足與辨。所懼者某等思稍緩須臾之瓜分。而劉偏爲之助。餘揚波猶視顏不知恥。暴其醜。曰學售其謬。曰宗旨苟以彼之學爲學。彼之宗旨爲宗旨。磨起而效其所爲。誠恐錦繡河山。劫灰飛颺。神明裔胄。奴籍墜落。三稔五稔。躑足可待。至此乃始知劉之因謀礦利而立謬說。以禍中國。豈不晚哉。以故某等今日非好辨也。不已得也。某等聞之。西人自十六世紀發見美洲新世界。印度新航路以來。殖民事業。捷足爭先。所至賢

美術雕琢繪畫品給土人賺重利。不轉瞬間。墟其土矣。奴其人矣。得一殖民地相質矣。非商力之明效。大驗歟。請言印度英人以七萬磅之小資本組織一東印度會社。練練土兵。建置砦堡。東岸一片土。橫僅五里。縱僅三十里。經營二十七年。印度居主人翁地位。陽如平常。絕不知有人之將制其死命。而覆其宗祀。泊至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實僑處此。一試暴動。庸詎知巴力門。竟因此決議。置事務宰相。舉百八十八萬方里。二億九千萬人口。而拱手於人哉。是爲西人商力入印度之明證。請言非洲。英人初至非洲時。即擬立南亞非利加公司。東亞非利加公司及亞非利加湖公司。一千八百八十六年。皇加尼蓋公司。奏准在非洲開土。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十月。南亞非利加公司。亦蒙恩准。以七十萬方英里。歸其管轄。一千八百九十一年。亞非利加公司。兼併亞非利加湖公司。共得五十萬方英里。而東亞非利加公司。據有七十萬方英里。商力所至地。即歸之非洲。瓜分因之。結局是爲西人商力入非洲之明證。請言埃及。埃及財政紊亂。募借外債。英法商人中之善於投機者。競挾巨額資本。以應其求。當時土耳其。見埃及新舊外債。日益盈涌。以有礙租稅阻之。而英法商人會議。借入之策。至以四百五十萬元。賂土帝及其左右。迄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債主逼。迫上下。東手歐人。乃進握財政權。雖有千百亞刺。飛將無以善其後。是爲西人商力入埃及之明證。請言檀香山。自加爾古亞第一。即位後。旋與美國定約。免稅開通。商務未幾。島中主權。悉入美人掌握。因之。致大亂。一千八百八十三年。卒以美人鐸爾爲總統。是西人商力明證。引而近之。以論。則何以葡至澳門。通商而澳門。遂爲葡領也。則何以英至香港。通商而香港。遂爲英領也。五口通商。後上海一隅。爲商力薈萃區。猶憶龔耳。庚子和約。成英軍駐於此。德軍駐於此。法軍日本軍駐於此。逍遙河上。萬目其視。則又何以故此。其理至粗極淺。三尺俚童。亦能解決。是何劉之喪心。病狂若譫。若噬之。

至於斯極也。嗚呼。以劉之謬說充類。至盡某某等。直不知死所矣。夫劉之意。豈僅僅欲舉一礦事。以陷我大陸哉。商力之孱。就廣義言之。苟各國商人。紛入內地。設廠備機。製造土貨。敲骨剝髓。以罔大利。如戊戌年。赫德所擬內地機器製造。貨物征稅章程。即主張是識者痛之。然而劉心贊成之曰。是商力非兵力。上年謠傳滙豐俄各銀行鈔票將通行各省。內地稍有知識者。咸惴惴以外人欲以一紙謁我現銀禍。且不測是懼然而劉必贊成之曰。是商力非兵力。鐵路敷設。航路交通。權以及承辦電燈。自來水等種種貿易。權彼族汗血經營。已得其泰。半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時不再來。所恨者。尚有多數西愚。剛白度爲虎作倀耳。然而劉必贊成之曰。是商力非兵力。充劉之意。豈不然。歟。豈不然。歟。某某等以爲劉如因礦利而故爲此言也。則亦已矣。若果自負其學。悍然迷信中。毒於一已勢。必流毒於海內無疑。劉又謂一國商力所及。即各國兵力所不及。云云。此尤屬駭人聽聞。今無論劉之說實未心盡然。果如其言。將引甲國商力入甲省。乙國商力入乙省。擇十八國以支配十八省乎。將平均本部各省爲幾份。爲各國劃定一商力區乎。抑專欲選擇一強且大者之國。使各省官民紳商。引其商力。充物中國全部。以代我禦他國兵力乎。凡此皆百思而不能得一確解。雖然。某某等所最易得一決定義者。劉非直賣礦。抑將賣國。是殆欲鞏固現在勢力範圍之基礎。而促成將來瓜分之局者也。甲午以來。長江一帶。與英訂不割與他國之約。雲南廣西。與法訂不割與他國之約。山東與德訂不割與他國之約。福建與日訂不割與他國之約。我浙江與英國意大利均訂一不割與他國之約。所謂二重不割與者是。見諸報章。見諸論著。屢書大書不一書。除涼血部動物外。賸貽相顧久矣。蓋列國之在亞東。利害雖不相侔。要其於各省勢力範圍之規定。實爲歐洲各強外交上公認之一共同政策。是故勢力範圍規定。各國於各國。祇知奮勇相撲。求種種實際。

問○題○與○下○手○方○法○以○扶○植○範○圍○內○之○勢○力○爲○盡○天○職○就○表○面○觀○之○彼○此○似○尙○相○妬○嫉○就○裏○面○觀○之○彼○此○已○默○爲○承○認○亞  
 東○大○勢○固○如○斯○耳○劉○試○於○平○旦○天○良○萌○動○時○一○爲○自○省○何○以○各○國○中○可○引○入○我○浙○江○之○商○力○祇○有○一○意○大○利○意○大○利○者  
 在○浙○江○有○一○半○之○勢○力○範○圍○者○也○三○門○灣○之○哀○美○敦○書○我○浙○人○能○忘○之○乎○蓋○猶○前○日○事○也○劉○之○祖○宗○丘○隴○暨○將○來○生  
 長○子○孫○固○無○藉○乎○浙○然○同○是○中○國○人○奈○何○貪○一○己○之○小○利○竟○爲○秦○人○之○視○越○人○肥○瘠○漠○然○不○加○欣○戚○於○其○中○要○之○某○等  
 可○決○言○劉○實○全○無○心○肝○者○彼○不○引○德○之○商○力○入○吾○浙○法○之○商○力○入○吾○浙○英○俄○之○商○力○入○吾○浙○則○是○明○知○將○來○領○有○浙○地  
 者○非○意○即○英○英○意○相○比○較○英○已○得○長○江○而○意○或○庶○幾○是○一○爲○揭○破○如○見○其○隱○自○信○與○深○文○羅○織○者○有○聞○嗚○呼○某○等○今○日  
 因○此○痛○心○疾○首○而○正○意○大○意○利○脫○帽○相○慶○崇○拜○祝○福○劉○鐵○雲○之○秋○也○事○果○成○意○其○自○今○以○往○於○吾○浙○之○勢○力○範○圍○已○確  
 有○根○據○他○日○實○行○瓜○分○政○策○吾○浙○自○得○藉○意○國○之○商○力○以○得○意○國○之○兵○力○爲○之○拒○他○國○兵○力○之○來○蹂○躪○我○浙○十○一○府○七  
 十○二○州○縣○吾○浙○有○六○十○年○外○人○承○辦○之○礦○業○即○吾○浙○有○六○十○年○鼓○舞○太○平○坐○視○他○省○糜○爛○絕○不○相○關○之○盛○事○父○老○扶○杖  
 子○女○加○額○吾○浙○人○所○常○沒齒○不○忘○馨○香○而○尸○祝○之○人○非○劉○鐵○雲○其○誰○與○歸○夫○如○是○劉○固○快○心○滿○意○又○豈○料○千○慮○之○中  
 猶○有○一○失○劉○非○摠○一○掬○淚○爲○湖○南○痛○哭○流○涕○者○乎○則○是○本○其○所○學○與○宗○旨○確○知○中○國○商○力○卒○無○救○於○外○國○兵○力○然○何○以  
 與○意○人○訂○約○又○雜○入○如○有○華○人○籌○得○鉅○款○立○刻○可○以○收○回○一○條○中○國○今○日○之○經○濟○上○至○危○極○險○固○無○慮○此○條○實○行○然○萬  
 一○紳○商○協○力○蹈○湖○南○覆○轍○吾○浙○人○援○此○條○以○與○劉○言○劉○又○援○此○條○以○與○意○人○言○劉○應○如○何○自○救○失○策○以○痛○哭○流○涕○湖○南  
 者○復○痛○哭○流○涕○我○潛○江○也○劉○又○奚○用○此○條○之○駢○指○誓○猶○爲○也○學○有○時○有○進○退○宗○旨○不○應○矛○盾○而○劉○竟○若○是○將○何○以○自○解  
 雖○然○某○等○刺○刺○不○休○不○憚○煩○勞○願○再○以○仁○人○君○子○之○心○待○劉○而○爲○莊○言○正○論○以○進○之○曰○某○等○誠○不○欲○以○朱○仙○鎮○之○書○生



待公。姑如公意。援得賚賜福澤。諡吉。范文正以相期。則於主權二字。尤不能無辨。公實一好言主權之人也。惜乎公實一不學無術之人也。故不得不將主權二字之字義。一解釋之。主權者國家成立之要素也。其區別有二。一曰國法上之主權。一曰國際法上之主權。又名對內主權。國際法上之主權。國法上又名對外主權。主權之由來。歐洲碩學亦難得一稿。證浮師脫羅氏曰。吾輩可以揣度知之者。實濫觴於古時。人人私有財產時。故財產權者。主權之母也。要之。同爲最高唯一之權。則固有間說。今日據國際法學者之學說。爲之肌斷。凡得保存國家之獨立權。自衛權。交通權。以及其他種々特權等。曰。惟有主權故。主權有完全者。焉有不完全者。焉有不完全者。則被保護國之主權也。忍哉。公乎。奈何欲以被保護國處置我禹域也。公或未必作是念。然以公之志。行公之事。我中國能僅爲被保護國而止耶。西哲有恒言曰。貿易者隨國旗而行。又曰。貿易權。產業權。當從主權爲推移。苟世有稍涉經濟學藩籬者。類能道之。夫貿易權。即商力也。以今日非止以貿易權贈人是。并舉產業權而贈之何也。彼此各以其物交換。而退。而其時以貨幣爲易中。是曰貿易。若有人焉。盤踞我土地。利用我勞工。彼僅出其有限資本。以罄我莫大之源。又安得謂之爲商力。是公於商力二字。認之猶不確。切惜哉。尤有說者。任何土地之生產力。則無一定限制。而獨於礦之生產力。則有一定限制。中國一線之望。僅在乎礦。吾恐六十年後。羅掘者已空。捆載者已去。彼時欲供無求。束手待斃。無俟著龜矣。公果賢者。則從此應悟。主權之在彼。不在此。且悟開礦一事。爲改良首務之說之紕繆。而別籌他策。以求開通爲要矣。不然。公之所以颯強不服者。必仍曰。是可藉此分利。以救目前之急者也。姑舉澳洲事以質公何。如一千八百五十年之頃。澳洲之發見金銀也。探金利大厚。其盛時。礦工日得銀五打。拉於是農舍未。耜工棄。準繩爭先。從事於採金之業。木材則遠

取之於瑞典。威食品則仰給於歐美。二洲夫澳洲新闢之地。林木非不多。食物非不產。然此等物之供給。所以遠取諸外國者。無他。採金之利厚。多數人分利之數不敵。少數人得利之數之多也。所得者大。所失者小。利害權其輕重而已。公豈不一細思之。不儉不類。引出韓觀察一事。公何重視一候補道之權力。反在軍機大臣外務部書。尙及各省督撫之上。去年有一日本理髮師。窮極無聊。賴航海蒞閩。乘輿往謁閩督。閩督即爲之鳴砲開轅門。鞠躬以迓之。蓋勢有不得已也。以彼例此。某等實不能貿然相信。况福公司挾國家勢力。不能拒其敷設權於先。而欲拒其輸運權於後。彼之暫時聽命。或別有深意。謂福公司肯俯首下氣。謹遵國憲。則又誰欺公。其休矣。公母以爲欲與公爲敵者。僅我浙江人而已也。某等猶憶今年春間。有一山西冀甯道吳觀察。匡者。以晉省公力向福公司借款。辦礦旋得。部覆舉平孟潞澤平陽各礦。盡入於福公司掌中。吳觀察伺利權一失。制命在人。作一致各州縣招股開鑛啓詞。旨沈痛。中有今日既有一福公司。後日必有無數福公司。地隨路亡。種與礦盡。將永爲奴隸。而不得云々。新聞報從而論之。而爲吳觀察此啓。真淚隨筆下。是皆出於公之所賜。公其知之否。嗚呼。而今而後。公所服膺之學說。顯猶可冒昧嘗試。而以全國人之性命財產爲經驗場。耶。外人以加里福尼。澳大利亞之採取金礦。造福世界不淺。我中國今日將爲之。續法人某曾著中國現勢論一書。談礦事甚詳。其要旨言。今世界之煤產出額。每歲幾達六萬々噸。使地球各國之界歲。既盡。則此六萬々噸之鉅產。不於中國求之。而屬誰耶。其圖儂如此。且公亦知喀西尼條約乎。是蓋一千八百九十六年。李鴻章與俄使喀西尼所訂定者也。其第三條。曰。俄國修築鐵道及採掘礦產之附近地。俄人可屯駐步兵騎兵隊。以資保衛。由此觀之。吾浙。浙公引意人來採掘礦產。吾浙即得公引意人來屯駐兵隊矣。尙何言哉。尙何言哉。總之。某等自問。絕非深拒。

固閉因妬生恨。阻撓國事之人也。亦知中國實僑處。此決不能援。如日本之所謂非帝國臣民不能爲礦業人之條例也。北洋官報之言。豈有無因而至。妄得以傳聞之訛。一語含糊了之。公僅知遼外務部章程而已。公不知其奏摺中。又有勾結外人。轉售其弊。必至利權盡失。爲今之計。惟有明定一劃一章程之言也。然則某等於此。謂爲公之諍友。焉可也。謂爲外務部之坐探委員。焉可也。公如毅然決然。一國非之。天下非之。而勿顧。則某等必有以處之。各自努力。毋再噉噉。

○附劉鐵雲原稿

近來讀各報紙。痛責僕與浙紳高子衡。私賣全省礦產。云得銀三百萬兩。每百萬兩與高十二萬。繼又謂賣四府云云。致動留學日本學生之衆怒。有指僕爲罪魁者。且逐日登報。冀激動全省紳商。與高爲難。此事僕本可不辦。因其論說。有害大局。故不得不詳陳始末。俾天下明哲。共決此案。以定是非。僕自丙申年。卽與義商羅沙第君定交。幫同辦理各項事宜。福公司。惠工公司。皆所創也。沙彪納君。係羅沙第之代表人。於今年九月。山西河南浙江三處。借款辦礦。皆僕經手。無庸諱也。浙江之鑛。經前撫奏明奉外部飭照新章。改定合同。於去冬照改覆奏。奉旨依議。至公非私也。借款辦礦。商借商還。六十年後。礦全報効國家。若有華人籌得鉅款。立刻可以收回。非賣也。浙江事。浙江撫台奏之。中國事。中國皇上許之。非擅也。至云得賄三百萬。每百萬高子衡得十二萬。其餘八十八萬。必爲僕所有矣。夫三百萬鉅款也。非可提挈而至者。由義滙華。由華轉入各處。必有銀行滙號錢莊等處經過。皆有底帳可稽。諸公未必隨意捏造。自當有所見聞。款既由僕分派。僕卽有此款之主權。請諸君明查暗訪。如查有

實據。僕願將此款罰出充公。如查無實據。諸君其何以教我。不但三百萬也。無論或百萬。或十萬。或一萬。如果查出。係僕與高子衡因浙礦所得之賄。皆願悉數充公。斷無怨悔。古人云。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實有不盡然者焉。德國之興也。以得資賜。日本之興也。以福澤諒吉。往往以一二人之力。挽回國運。范文正公曰。天下之興亡。匹夫與有責焉。誠至論也。僕自甲午以後。痛中國之衰弱。慮列強之瓜分。未可聽其自然。思亟求防禦之方。非種種改良不可。欲求改良。必先開風氣。欲開風氣。必先通鐵路。欲通鐵路。必先籌養路之費。籌養路之費。舍農工商礦。更有何類。而農工商三者之利。其興也。必在風氣大開之後。緩不濟急。只有開礦一事。見功易而收效速。爲當務之首矣。然二十年前。開礦者不下三四十處。率皆半途而廢。蓋以華人非所專長。故易敗也。又思凡外國商力所到之地。即爲各國兵力所不到之地。則莫若用洋商之款。以興路礦。目前可以禦各強兵力之侵。逐漸可以開通風氣。鼓舞農工。卒之數十年期滿。路礦仍爲我有。計之至善者也。故毅然決然爲之。一國非之。天下非之。所不顧也。其中有利無害情形。前上山西撫帥稟稿。言之甚詳。附呈請鑒。

諸君之誤。誤在不知商力兵力之分。所以如此。請再以實事證之。福公司道口鐵路。豫撫派韓觀察總辦一切。韓於去年稟撫憲云。福公司所造。係運礦鐵路。因請外部照會英使。不准載客裝貨。夫鐵路而不准載客裝貨。猶人扼其吭而絕其飲食也。不死何待。英使回文。力言斷不能遵云云。然以外部尙未有准其裝客載貨明文。迄今半年有餘。仍不敢裝載人貨。夫以一候補道之所言。即不敢違如此。况督撫乎。此商力所限。不能不遵國憲之證也。倘增將軍飭俄國鐵路。不准裝客載貨。周中丞飭德國鐵路。不准裝客載貨。二國遵乎不遵。兵力商力。固判若天。

淵矣。中國地方繁富。長江館其要衝。然旅順可去。膠州可去。而長江一帶。獨晏然無事者。各國商力所在也。旅順不如營口。旅順去而營口留。膠州不如烟台。膠州去而烟台留。非兵力之不足。商力阻之也。商力之功。豈淺鮮哉。假使東三省有高子衡劉鐵雲其人者。早引商力於內地。俄人雖強。亦斷無今日之事。不待智者可知也。况礦路與租界猶大有別。租界係永遠租與洋人。主權在彼。借款辦路礦。係我借洋人之款。我請洋人辦事。主權在我。若云既謂主權在我。何以工程師礦師不能聽我調度。譬如使縫工裁衣。不能任主人之橫下刀剪。其理一也。總之人各有學。學各有宗旨。僕之宗旨。在廣引商力。以禦兵力。俾我得休息數十年。以極力整頓農工商務。庶幾自強之勢可成。而國本可立。撫念時局。蚤夜徬徨。捧土塞河。誠自知其不量。竭愚盡瘁。要無非忠君愛國之忱。知我罪我。惟諸君裁之。諸君又以湖南之舉爲善。不知此舉只可以拒商力。不足以拒兵力。莊子所謂爲大盜守也。將來設遇教案。恐舉全省而畀人矣。諸君所欣羨者。僕所痛哭流涕者耳。僕之宗旨如此。高子衡信僕之言。激動愛國公義。願任其事。願少闔係局外。與此毫無干涉。北洋官報。乃傳聞之訛。理合附白。

#### 附劉鐵雲呈晉撫稟

敬稟者。竊某於前月接商務局函稱擬向福公司籌借洋債一千萬兩。章程必須擬妥。利息必須最輕等情。囑擬大略章程。恭呈憲鑒。當將此意與西人羅沙第商之。據云無所不可。謹案洋債計有兩種辦法。並山西現在情形。敢據實直陳。如有可採之處。某當馳赴太原。面求訓誨。一曰國家借款。法官借官還。以海關作抵。先定合同。奏准之後。洋商即將款項交官。任憑若何派員開辦。一切盈虧。洋商概不過問。本利到期。自向海關支付。此與國債無

異。所謂全權借款。然現在海關餘款甚少。國家尙須留作不時之需。恐未必能資山西路礦之用也。二曰官商借款。法不用海關作抵。亦不用國家作保。但銀錢出入。洋商主之。如何辦法。可行不可行。仍決之於官。洋商不能擅主也。若官飭以必不能遵之事。亦只得陳明欺曲。往返互商。不敢顯抗官府。所辦之事。定以限期。至期則全產報効國家。盈餘酌提充公。虧折與官無涉。此所謂半權辦法也。而半權辦法之中。又有官借商借之別。官借則由商務局出名。與立合同。商借則由商家出名。與立合同。其半權情節。雖似無殊。實則出入甚大。何也。官借則洋商與官直接。商借則一切須商人轉稟。商稟批駁申飭。無所不可。若與洋商直接。以施之華商者。施諸洋商。恐諸多窒碍矣。况猶不止此。官未必皆久任。原辦之人既去。後來者雖極精明。難免不受其蒙蔽。若華商業之所在。即身家之所在。憤其始更圖其終。朝夕審計。其利害與寡。知之較詳。故其操縱之術。必勝官家十倍。或慮華商與洋商有通同作弊之患。此說近是而實未深思者也。夫作弊者果何爲乎。必爲利矣。利之與權。不能暫離者也。有權即有利。路也。礦也。利之所生也。利在路礦。不在官家。華商欲攘路礦之利。必爭路礦之權。爭權利於路礦之中。則不得不與洋商相持相擠矣。人或不忠於國家。斷無不厚於己身者。與洋商通同作弊。則自失其利權。雖愚者必不出此。可以不必多慮者也。此借兩種洋債辦法之實在情形也。至於路之與礦。雖屬並稱。其情形又迥有不同者。鐵路之事。大綱只有二端。一曰修造之難易。二曰人貨之多寡。修造易則資本輕。人貨多則獲利厚。故盈虧之數。可預決也。不必洋人之精於核算。即華人亦可得其梗概焉。果爲易修之路。而人貨亦豐。則可用官借官還。官認盈虧之法辦理。將來若無意外之損傷。不過三數十年。資本還清。其路即可收回。此上策也。如現在蘆漢辦法是也。

若礦則大不然矣。其盈虧之數。斷難預決。近十餘年來。由李中堂批准辦礦者。不下二三十處。除漢河開平外。無一處得法。即開平之礦。倘非李中堂屢次濟以官款。亦傾仆久矣。可見辦礦之難。某曾訪之西人云。歐洲礦股資本。全覆者亦不一而足。雖頭等礦師。亦不能如操左券也。故辦礦一事。總以半權借款。商借商還者爲無流弊。此路礦辦法不同之實在情形也。或曰章程所載。不過除去開銷。以四分之一報効國家。其四分之三。固皆爲洋人所得也。取我山西之利。而洋人所得。轉三倍於國家。至於地方百姓。則毫無利益。夫何樂而爲此哉。此說亦近理。故不可不早爲辨明也。夫利之所屬。當審其在人在地。若在人。是殘削我之脂膏。以界外人。斷不可爲者也。若在地。則大有辦矣。在地而爲吾人之力之所及者。亦不可爲。蓋既爲吾人力之所及。今雖不爲。後猶可爲。仍不必界諸外人也。若爲吾力之所不可及。又爲將來必被他人之所據者。則不如早自爲之。爲愈也。況我早自爲之。固陽爲利益歸人。而實則利益歸我者。恒數倍於人。更何所顧忌而不爲哉。請以其費本用項考之。可以明矣。今所借資本一千萬兩。大概用凡三項。一曰造鐵路。二曰建礦廠。三曰資轉運。造鐵路姑以五百萬計。取之外洋者。僅鐵軌車頭一事而已。所費不過十分之一。其餘大宗買地。土工。石工。實占十分之九。是有四百九十萬散在中國也。建礦廠姑以三百萬計。機器等件不足百萬。其餘買地。土木人工。約百餘萬。是銷於中國者。又三分之二也。資轉運作爲三百萬。則全在中國。何也。姑以開平比之。開平每日工人約三萬餘名。澤潞兩府。斷不止兩開平也。即以每日六萬人。每人一日工銀一錢五分計之。每日計銷九千兩。其餘工人以上一切司事等人。作一千兩。每日實耗銀一萬兩。一年三百六十萬。皆耗於中國也。工人所得之資。不能無用也。又將耗於衣食。食則仰給於庖人。

衣則仰給於縫工。庖人不能自莪蔬穀也。又轉仰給於農圃。縫工不能自織布帛也。又轉仰給於織人。如是輾轉相資。山西由此分利者。不下十餘萬人矣。我國今日之患。在民失其養一事。而得養者十餘萬人。善政有又過於此者乎。况有礦必有運礦之路。年豐穀可以入。歲饑穀可以入。隱相酌劑。利益於農民者。更不知凡幾。我國出口貨值。每不敵進口貨之多。病在運路不通。運路既通。土產之鎖場可旺。工藝之進步可速。倘能風氣大開。民富國強。屈指可計也。而開礦實爲之基矣。更有一事不忍言而不能不言者。古人云。慢賊誨盜。今我山西煤鐵之富。甲於天下。西人嘖嘖稱之久矣。必欲閉關自守。將來無知愚民。燒一兩處教堂。殺三五名教士。聲端一開。全省礦路。隨和約去矣。其中猶有絕大之關鍵存焉。則主權是也。兵力所得者。主權在彼。商力所得者。主權在我。萬國之公例也。然有一國商力所到之處。則別國兵力即不能到。今日亟亟欲引商權入內者。正恐他日有不幸而爲兵權所迫之事。必早杜其西漸之萌。爲忠君愛國者當今之急務矣。知蒙憲台奏准。無識者或羣起而謗之。竊慮數年之內。設有因兵權而得之路礦。兩者相形。稍有人心者。必轉謗爲頌矣。嘗聞人述曾文正公之言曰。今日事君。較古人難甚。古人事君。能致其身。其事已畢。今日事君。致其身。尤當捐其名譽。達哉大臣之言也。今日借外款以興內利。引商力以禦兵力。舉中國風氣未開。天下能明其理者。尙無多人。欲其止謗。豈可得乎。收利在十年之後。使節不知幾更。輿謗在一年之中。隻身獨受其咎。巧宦斷不爲也。竊謂非定識偉議如文正者。計必不出於此。昨日伏讀憲台奏稿。大義凜然。文正不能專美於前。韓昌黎云。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含憲台吾誰與歸。狂瞽之言。伏乞裁察。



## 同濟公司之始末

同濟公司之設。萌芽於直督袁世凱。袁初意欲在山西設一機器廠爲北洋軍需之外府。及披閱山西商務局與英商福公司所訂合同。知晉礦之危也。於是授意於董觀察崇仁。董晉人也。遂晉京謁同鄉京官。皆大睦之。遂以晉礦情形稟袁督。袁電商山西巡撫及盛宣懷。時盛在滬。提陝西賑款之餘十萬金入股。北洋及山西各十萬。而同濟遂成立。董崇仁爲總辦。抵平定。發單佔地。並購定百餘畝。與平定都長。另訂有購地合同。後晉人以開礦呈請商部。爲商部斥駁。並咨晉撫謂同濟之設。專爲與福公司合辦。該公司有購地之權。無開鑛之權。於是晉人大譁。內外商學羣起。以攻擊同濟爲目的。平定都長與董觀察聲明購地合同作廢。羣情洶洶。外部袁督晉撫各當道。日接電稟。董觀察亦以同濟既奉部駁。不能自行開採。始悟購地與福公司合辦爲非計。亦力請於袁督。袁知同濟失其本旨。於是咨商晉撫准晉人贖回自辦。晉人爰將三處官撥三十萬股本退還同濟。始純粹歸晉人接辦。

或曰。同濟公司之設立。實發起於盛宣懷。蓋盛以辦理鐵路及勘礦總公司。糜費太多。難於報銷。恐干部議。乃以陝西賑款撥歸商部。名爲專辦晉礦。實以仰商部也。袁督不知其意。故與之表同情焉。二說孰爲真實。尙待調查。姑兩存之。

### 續改山西正太鐵路合同

附行車合同

### 續改山西正太鐵路合同

一外務部議定山西巡撫所奏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初九日。即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六月二十六號。辦理山西鐵

道當經議妥合同章程。准令山西撫台。督同商務局。借華俄銀行之款。開辦正太鐵路。於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二十七日。即西歷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四月五號。欽奉 硃批。依議欽此。當由外務部知照俄國駐京大臣在案。

二中國各家責成山西撫台督同商務局紳。及承造山西正太鐵路之華俄銀行代辦瑛科第議定各款如下。

第一。光緒二十三年六月初九日。即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七年七月八號。所奉 上諭。另行恭錄。附本合同內。中國各家。以正太鐵路。約長五百里。約合二百五十基羅米達。為蘆漢支路。中國皇帝降旨。准山西撫台督同商務局承辦此道。諭旨於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二十七日。即西歷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五月十七號頒發。謹敬摘叙如下。其意係因總署特奏准設立山西商務局。欽遵所奉上諭。定計向外國籌辦五厘借款。其總數係四千萬佛郎。克名曰一千九百零二年之大清國山西正太鐵路五厘借款。

第二。此項借款計有披利股票八萬號。每號值金錢五百佛郎。該股票內應刊之文。附錄本合同後。票上由山西撫台及商務局蓋印。該股票等。每張以一號至五號為率。算其若干。由華俄銀行刷印妥帖。其費由華俄銀行認付。每年按照股本。計息五厘。其息係以金錢核付。自兌繳股本之日起。每年定西歷九月初一三月初一日給發。第三。此款借款。自一千九百十三年起。分二十期。由巴黎華俄分行。按照本合同附表。抽號撥還。應於每年正月之第二個禮拜二日辦理。第一次抽號。在一千九百十三年。所有抽出號頭。應刊明於四種日報中。即由華俄銀行出費。

第四。凡抽出號頭之股票。於每次抽出後。照股票原價。在付利期上。如數以金錢還清股本。該股本所有未到期之

息單不得裁割。應與股票一併繳銷。倘有短缺。則即核計短缺者。所值之數。在應還股票本內。如數扣除股本。一有拔還之日。即於是日爲始。停止利息。

第五。在一千九百十一年前。中國不得增還股本。或全還借款。或核減利息。在一千九百十一年以後。中國無論何時。可將借款還清。一經全還。所有合同。即時作廢。

第六。呈繳息之單。及還本之股票。應由巴黎華俄分行。隨時以佛郎克付給。或由該分行所派經理此事之銀行付給。

第七。此次借款利息。拔還股本。除中國各家原有之事權外。並經中國國家批准在案。言明以給付利息。拔還股本爲先務。故正太鐵路之進款。除一切局用及車各費外。其淨餘者。當留備股票應用。其辦法應載入山西商務局公同妥定之行車章程內。該章程與本合同合而爲一。以上辦法。當確切不移。至借款清訖爲止。

第八。行車後所得進款。除開銷外之淨存。由山西商務局托華俄銀行。不拘何時。兌換金錢。務令中國各家。並山西商務局。大得便宜。所兌換者。以足敷下半年應付之數爲度。如此則所有每半年之付款事宜。至少可於三個月前。即有把握。華俄銀行。代存此等款項。務必代爲生息。俾於山西商務局。極有利益。每次付利還本。所需款數。及其籌費。當先期二十天。在華俄銀行宜交之款內開支。

第九。華俄銀行。於造路時。無須奉有批諭。可在此項存款中。提付利息。隨後照山西商務局。稟知山西撫台。

第十。山西商務局。欲於此項借款。表其結實可靠之意。願將正太鐵路之頭等担保。當由華俄銀行。爲購執股票之

人代爲應允。如果山西商務局未能按照合同付利還本。華俄銀行因有上文所言鐵路担保云。得在上文所指之物業。照雇其一切利權。

第十一。前條所載。與此項借款之担保。如第七款內云云者。並不相妨。設正太鐵路之進款。由山西商務局託華俄銀行於每次利期之三箇月前。兌換金錢後。不敷應付利息。山西商務局理應設法彌補。倘有不敷情事。一經該銀行知會山西商務局。理應於半年利期之六十日前。按照所需之數。以現款或票據。給華俄銀行。俾得兌換金錢。湊數付利。

第十二。華俄銀行應查明先一期付利之數。

或山西商務局所付款內。及時如數提撥。備付後一期之利息。

第十三。巴黎華俄分行。並分任此項借款之銀行。中國按所付利息之數。酬以二毛半。又各項股票。因抽得號頭。而還本。或因增還股數而提前還本。亦按所還之數。酬以二毛半。(即每萬磅給二十五磅)此等籌費。係在每半年之行單餘款內抽提。如有不敷。即由中國設法彌補。

第十四。中國應允。照本合同第九款。所載有益股票之事。准其辦理。凡股票與息單。及此項借款之一切進出事宜。概行豁免捐稅。俾得周轉流通。

第十五。到期息單。如五年內不來支息。則滿期後。其息爲山西商務局所得。其已經抽著號頭。應行還本之股票。則以三十年爲限。限滿其本亦爲山西商務局所得。凡執有此項借款股票之人病故後。該票即按其人本國繼業之

例。由繼業者承受。付利還本之事。不論時局和戰。均當如常辦理。並不論執票者。爲友國。爲敵國之民。均當一律照付。此以借款股票。倘有遺失被竊被毀等事。由本人說出遺竊被毀。及應行聲明之憑據後。山西商務局如查得該憑據爲可信。即當准允重給股票。以補其缺。

第十六。外務部應告出使大臣。知會俄京巴黎之銀錢公會。允准此次借款。列於該公會之股票價單。

第十七。在此項借款四千萬佛郎克之總數中。由華俄銀行。以二千二百萬佛郎克。即刻購定五百佛郎克之股票四萬四千號。該票係自繳款巴黎華俄分行之日起利。以九扣匯付。實得一千九百八十萬佛郎克。

第十八。華俄銀行。俟股票購定。應由巴黎華俄分行。視應用款項之時。商明商務局。將款匯至中國。此款或存巴黎華俄分行。或存中國北京華俄銀行。聽候山西商務局支用。當經言明該銀行付款。按照下文第二十款所載各情辦理。

第十九。議定以後。應由山西商務局。責成華俄銀行。代雇之總工程師。代山西商務局監造。並代測繪全路圖樣。與辦工程所購材料器具。以備行車之用。凡一切工程底稿。購辦材料。統須先由山西商務局。稟請山西撫台核准。除購材料在歐洲劃撥不計外。其所有工程費用。及所有華俄銀行代僱辦工匠薪工川費。統由山西商務局給付。故以後華俄銀行。無須自備資斧。開銷一切。惟當儘力營造。務期三年之內。告竣全路工程。

第二十。正定府至太原府各段工程。由華俄銀行。每月付給山西商務局敷用之款。此款係憑華俄銀行。或其經理人。預先約估。正定府至太原府所墊工程之款。即在匯到之款內提出。華俄銀行所付購票之款。係專爲營造正

太鐵路之用。倘華俄銀行查出所付各款中。有一款作爲別用。或山西商務局以後。不准華俄銀行工程司督率監造。則銀行有停止付款之權。

第二十一。華俄銀行。得以儘一千九百零五年之內。續購二十萬佛郎克。大清國正太鐵路借款。按九扣價值繳款。或作一次購之。或作數次購之。仍照原議清還。在巴黎之華俄分行付價兌票。所付購票之價。應存於華俄銀行。只得按照本約第二十款撥付。

第二十二。華俄銀行。既得陸續承購借票。每次承購時。與山西商務局妥商。各分段鐵路。以所購借票之款。先後舉辦。

第二十三。自合同簽得之日起。所需勘路之費。先由華俄銀行墊付。全路計長五百里。應分兩段修造。一段由正定至灤水河左岸。平定州迤北。屬之平潭止。一段由平潭至太原府止。首次購定之段。即於今日言定。用以切實營造。正定至平潭之路。即於合同定後。設法從速開工。

第二十四。華俄銀行。即刻承購之借票。或續購之借票。均可作爲一次。或分數次。招人認購。

第二十五。營造正太全路及。行車後所需製造材料。皆歸華俄銀行承辦。華俄銀行。既經得此信。自當切照本合同辦理一切。其承辦之材料。務必物美價廉。斷無勒措。所辦材料。進口或入內地。均准免完厘稅。倘華俄銀行。承准俄國政府知照。已接中國知會。如第二十八款內云者。一月內未得完稅字樣。則華俄銀行。可將本約作廢。再此一月內。倘有不測之事。如軍興。或法國國債大跌價值。至百佛郎克以下。華俄銀行。亦可將本約作廢。倘華俄

銀行未能按照本合同應用各款辦理。則合同即時作廢。山西商務局。即當稟明山西撫台。與他國另訂合同。撤去華俄銀行所聘之總工程師。

第二十六。中國官員。或山西商務局。與華俄銀行。或其所派經理人。有爭執情事。由<sup>外務部</sup>俄國駐京大臣秉公評斷。倘未能

斷妥。則由<sup>外務部</sup>俄國駐京大臣公同另請第二位公正人評斷。

第二十七。倘華俄銀行請外務部。將票樣照會分賣借票之國。即當照會該國公使。

第二十八。本約應繕華文法文合璧合同三分。一呈中國外務部。一存山西商務局。一存華俄銀行。倘有疑難之處。查對本約。當以法文為憑。本約應經中國國家核准。由外務部照會俄國駐京大臣。併由俄國公使。請外務部照會分賣借票之國之公使。以上應行各事。於書押後一個月內。均須照辦。

### 山西正太鐵路行車合同

山西巡撫部院。山西商務局。華俄銀行。訂立各款如下。

一。山西商務局。前於光緒二十三年九月十四日。即西歷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十月二十號。由總理衙門。派奏派准。其借款承造正太鐵路。欽奉硃批。依議等因。當經恭錄附於此次合同之內。茲特欽遵。委派華俄銀行。選派妥人。將該路代為調度經理行車生利。

二。華俄銀行。俟每段工程。由總工程師。稟請山西商務局。轉稟山西撫台。驗取後。陸續將各段之路。選派妥人經理。其行車事宜。每段於行車所需一切車輛。並種種工器像具。及日用周轉之資本。均當預先齊備。華俄銀行。或選

派之人。遵照本合同第一摺商務局之派委。代爲布置周妥。招僱外國員匠若干人。並於此等員匠。有撤革。或遣歸之權。其薪工若干。應預早開單。由山西商務局。轉呈山西撫台核定。並可購定養路修路應需之物。又按定照商務局票定山西撫台所定條款。以定載客裝貨價值。經收各種進款。經付行車費用。及商務局日用開銷。以上種種行車事宜。由華俄銀行。或總工程師。務請山西商務局。轉稟山西撫台酌奪而後行。商務局監督於華俄銀行經手之出入款項。有稽核極大之權。至行車事宜。添購新物。修改工程。推廣軌道車站等事。皆商務局自行備款。又養路修路所需各項材料。務必設法購中國工廠礦產之物。

三遇有軍務。無論外侮內亂。中國國家調遣兵丁。轉運餉械。及軍營用物。此鐵路儘先載運。軍價減半。專聽山西撫台命令。凡與中國國家有損之事。皆不得由此鐵路。

四此次所訂四千萬佛郎克之借款。所有付利還本之事。宜理應使有著落。故於行車進款。除各項開銷外。在每半年付利。其前三個月提款若干。以備屆期應付。當借款未清以前。提款之事。自當不輟。提出之款。當每月移交華俄銀行。該銀行即以所收之款。善爲兌換金錢。以備付利還本之用。如此陸續交款。一俟足數應用。即在盈餘項下提出十成之一。作爲公積。以備小修二修。藉保行車。一無阻碍。此外餘款。盡歸商務局報助中國國家。

五本行合同。自簽押日起。以三十年爲限。惟四十萬佛郎克之借款。屆期如未還清。自有展限之權。以展至借款清訖爲度。如該款不及三十年之限。先行全數完清。則行車合同。亦即於還清之日銷廢。

六在華俄銀行代辦正太鐵路行車期內。商務局准於每年公同結賬後。除攤還各項借款本利各費外。於實



在餘利中酌提十分之二。酬給華俄銀行。

七中國官員。或商務局。與華俄銀行。或其所派經理人。有爭執情事。仍按照借款合同第二十六款辦理。

八設過行車進商。不敷開銷。商務局自應籌畫彌補。俾得照常開車。

九凡華俄銀行。所需行車及養路修路一切料件。如過從外國運來。當免其完納關稅厘金。

十本行車合同。預備三分。一呈外務部。一存山西商務局。一存華俄銀行。設有疑忌岐異之處。當以法文爲正。藉資剖解。本合同應請中國國家准行。由外務部備文照會俄國駐京大臣。倘事在必需。亦可併由俄國駐京大臣。請

外務部照會分賣借票之國公之公使。

按山西礦務之危。以平定一隅爲沸騰點。而禍端之引線。則正太鐵路實啓之也。正太路通而平定之礦危。晉之存亡。即於平定礦權之得失。卜之。因載此原合同備參。

## 勸潞澤立公司原啓

潞澤二百餘萬人民。所藉以生息。於大行黃河之西北。延數千百年。而繁育者。惟煤與鐵耳。據歐洲鑛學家最近之調查。謂五大洲礦產。以中國爲最。中國以山西爲最。而山西潞澤兩處。鑛質之良。鑛苗之旺。殆環地球鑛山所不及。列強耽耽逐逐。彰德清化鐵路。逼近潞澤東南。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也。故生於潞澤者。欲保生計。必保煤鑛。欲保煤鑛。必保鐵路。

勸潞澤立公司原啓

遼山西路鐵事。所首當記厥者。則光緒二十四年。北京公司與政府所訂之契約。福公司與商務局所訂之契約。此二項契約。

實外人藉爲口實。而恃以爲入手之地。近年來外人銳意經營。所謂潞安襄陽之鐵路。澤州浦口之鐵路。揣其陰謀。非特藉鐵路運用潞澤之煤鐵。直謂路權所及。即兵力所及。陽託國際之交通。陰以增布其國力。殆勢力圓滿。若五印度。南非洲永服。而下而尚不悟其國之已亡也。計亦狡矣。試近言東清及膠濟鐵路之慘。

東清鐵路。俄人所築。以經營東三省者也。鐵路已成。而保護兵隨至。因以起日俄之戰。至今東三省官紳士庶。拘囚。毆辱。流離於火車之下者。如恒河沙數。尤可痛恥者。巨富某於日下奉天時。以十萬金爲犒師之獻。奉城商民。釀金結彩。爲人祝。擡倚前數年。有勸其出資修路。未有不唾面而走者。今破家喪恥。而禍已不免。

膠濟鐵路。德人所築。以經營山東者也。近因保護鐵路。德兵按二十五里駐紮。登萊一帶。鑛山不許本地人開採。路之兩旁。附地三十里。展限至八十里。註兵三千。增至八千。山東人言論。作爲動輒得禍。遂奄奄無復生氣。

曾幾何時。吾潞澤鐵路之問題。遂於三月底。來咄咄逼人之凶問。潞襄澤浦之經營。一變而急出爲潞澤其逼。吾潞澤母亦因同蒲鐵路。吾晉有自辦之影響。遂倉卒爲此疾雷之勢乎。噫。張中丞與劉君效。遽辦全晉路。鑛注重澤州。勸設公司。而本地紳民。卒未有出而自任者。亦可傷矣。夫潞欲存路。必先存澤。澤鐵若失。潞煤必隨之。此無待再計者也。外人以潞澤煤鐵。日騰於口。已駭駭乎。不可終日。而吾潞澤人。高枕長臥。暨井耕田。坐待河清。有言時局危者。嘗爲不祥。嗚呼。吾潞澤人。何不幸。又效東三省。山東前十年之故態乎。念及此。淚涔々下。筆不忍書。蓋國滅種亡之過渡時代人。

情因如是也。明知言之無濟。願飲泣哀鳴者。亦請瀟澤鐵路存亡之機關。在此一呼一吸之際。譬之虎已入室。攫釜餽而玩之。家人有不呼其父兄救者。必非人情。先人盛墓。將為邱墟。妻子奴隸之慘。更不堪想。誰其著察。東三省山東數千萬同胞。垂涕泣而告我瀟澤人。亦當聞之矣。嗚呼。我瀟澤人有蓄欸而興起者乎。請言自辦夫鐵路為交通機。我避之不可。不如因勢而自為之。蓋鑛者。猶人身之精神。骨血路者。猶人身之脈絡。身有之。身自運用之。則強付其權。關於人非仆則斃耳。英美日以自辦鐵路。而國富安南埃及印度。以人辦鐵路而亡。其殷鑒也。且合同既載。明遇有民來開探者。不得侵佔。則我公司成立之後。凡瀟澤煤鐵之地。皆我公司開探所及之地。外人既無從置隊。勢必出於私買民間地段。然兩府既設有總公司。則可由公司稟各地方立案。凡由私人與外人直接作為廢契。且凡我本地人均有詰察之權。由路八屬酌定地勢。立一鑛路公司。以為總機關。

#### 組織公司之次第

- (一) 本公司為保全瀟澤各屬煤鑛。鐵鑛。及鐵路。故名之日瀟澤鑛路公司。
- (二) 速由山澤兩府紳民。公稟府。及撫台。轉咨商部。存案。以圖永久自辦。免致外人口實。且上稟時。務劃清由瀟澤抵自辦路線。
- (三) 由各屬公選廉明幹練之紳民。公議妥章。以持久遠。並力杜私賣外人地段等情。
- (四) 與山西商務局聯絡。廣集株股。實力提倡。並速購開鑛機器試辦。
- (五) 由公司給資。選人出洋遊學。研究外交法律。及築路開鑛工程學。

官及此而我潞澤人猶不起而提倡。意或謂鑛路鉅舉非一二府所能支。不如聽之。噫。進一言。

夫辦鑛澤鑛路局。倡辦耳。非獨辦也。徒以存亡之機在。即正自辦之名。使當路者與外人爭。有所依據。則外人不得藉口。而緩速分合之辦之權操自我。而事可徐圖。不辦則外人乘間假合同而入我。永無自辦之日。盜已臨門。主人長睡。而不一呼救。坐待四鄰之自來巡警。之自至。不亦迂乎。昔英人經營杜蘭斯哇也。逼杜政府許其築一鐵路。杜人知為禍根。旁築一路以抵制之。正右神明之胃識。見乃出杜人下竊為大行豪傑羞之。

且文明國與文明國相對待。而後文明之道德法律。行試問英法德意及美國日本有外國人在其本地敷設鑛路者乎。曰無有也。有之則朝鮮緬甸波蘭埃及是也。之數國者日俯首乞憐於強國。任外人設路開鑛。而不一聲。今國亡矣。外人轉鼻笑之。聞歐州某哲儒謂人不能競爭生存。依賴人以為生活。不得齒於人類。此學理盛行歐州殖民之策。大張今非洲澳洲南美洲及南洋諸島列強均勢之局定。而全注目於亞洲之東大陸。蜀人於川。漢楚人於粵。漢粵人於潮。油近我山西人之於同。蒲均日夜憂思奮發。以自辦為抵制外人之術。莽莽神州棋布羅列。各出其愛身家愛鄉里之熱誠。積之而成愛國之熱誠。中國前途庶有濟乎我黃河流域之大國民其思之其重思之。

## 附錄

(一) 光緒二十四年山西商務局與英國福公司訂定山西礦務合同

第二條 由商務局自借洋債不得過一千萬兩之數

第三條 凡調度鑛務與開採工程用人理財各事由福公司總董經理山西商務局總辦會同辦理

第六條 每年結帳盈餘先接用本付官利六釐再提公積一分逐年還本仍隨本減息

第九條 公司所開之鑛以六十年爲限限滿將全鑛及附屬財產報効中國國家

光緒二十九年福公司將山西鐵路權以一千三百萬兩轉售於比利時

(二) 十月底福公司洋董哲美森偕同總工程師利微赴鳳后勘煤鑛由清化動身(甲辰年報)

(三) 澤浦鐵道(晉甯鐵道)從山西省澤州至南京對岸之浦口

(四) 北京公司與中國政府所締結之契約第一次光緒二十四年之契約得有山西省及陝西省之鑛山開掘

權第二回以是年四月之契約得有河南省鑛山掘權

(五) 本年三月二十九日時報澤潞鐵路合同趕速出奏

(六) 澤潞鐵路合同英公司屢向盛宮保催迫故定議於日間將此合同奏到但此係山西河南兩省之事須與

晉豫兩撫會銜聞日前盛宮保有電到謂若待晉豫撫臣覆信而後辦恐致愆期此合同係外商兩部派員

復與訂定不能再有更改即會列晉豫撫銜名即期繕遞以免延誤日等語云云

(七) 張中丞批渠紳稟云平孟潞澤煤鐵雖福公司訂有合同然載明遇有民先經開採者不得侵佔又查福公

司合同內澤州潞安並無屬字與平陽府不同平定所屬提明孟縣尤爲不連屬之證云云

右據報紙所登載擇要湊提閱者諒之

# 潞安礦產公會章程

附原批及陸城支會章程

## 潞安礦產公會章程

一此會爲由安人民保守礦產起見擬就府設商會作爲總會提縣量設支會支會各就地方情形自相聯絡其總會專司考查利弊勸諭紳商聯絡上下之情辦理具稟立案交涉重要事件各處支會須遵守總會章程由總會董查核

一會既成立由總董事集稟請府轉詳商務局批准立案官爲保護凡屬會中公產永遠不准私售外人

一下手次序應就緊要地方礦產最旺之處取點畫界首先設立支會由會董會同本地紳商量地勢之衝簡礦產之

衰明與地主公平值估勸會附股並同會中給予股票收執

一地主願出售不願入股者即由會中籌款贖買如地主居奇爭執即照附近相等地畝妥爲勸導所買之地即作爲會中公產

一礦地入會或附股或價買各聽民便公會並不彈勒

一入會者須立親筆執照付中收執再由會中照原值作股填寫股票仍註明該地坐落四至付業主收存將來開辦後照股分利

一附股地戶仍准本地自行買賣第須先期報知公會公會查明無礙始准改票換名若如未報明公會改換者股票

作廢礦產充公

一此項股票須俟開辦以後方能起息。惟未能開辦以前可耕種者仍准業主耕種。可採挖者仍准業主採挖錢糧稅課仍歸業主自行清理。俟開辦之日股票起息錢糧稅課即由會中完納。該地或歸會中公用。或業主仍舊耕種。屆期公議核奪。

一會中須舉總董二人。會董八人。支會董事二人。評議員正副各一人。書記員二人。股票收發員一人。未經開辦以前不支薪水。至支會買山及勘驗經費須開具清單俾衆週知。並開摺呈報總會。

一支會暫由長治蔭城實行試辦。作爲本公會之支會。俟經費籌有的款除印股票及勘驗費。董事人車馬費外酌派本地一二人出洋或入省垣西學專齋學習礦務。學成後須盡本地義務。不得應他處之聘。

一此外未盡事宜隨時公議續訂

### 巡撫部院恩批

據詳已悉。晉省礦產甲於全球。而上黨爲尤著。今該府屬屬紳商等擬創立路權公司。以興礦利。實爲近今急務。應准如詳立案。所議章程十條。如勸令業主以礦山入股。辦法尙合。但須厚集礦本。妥籌開採。方能收實效。而開利源。此舉爲地方大局所關。利害得失。俱繫於此。該紳商等務當通明公理。協力爲之。毋託空言。是爲至要。仰商務局轉飭知照。繳

### 商務局批

據詳已悉。查該紳商李慶芳等擬就府城籌立礦產公會。係爲保守礦產起見。實與地方大有裨益。所擬章程大略

允協。自應准予立案。仰即轉飭遵照。並候  
撫憲批示繳。

### 潞安府正堂會批

據稟創立礦產公司。固屬富強基礎。亦爲當務之急。惟開辦礦產。必須勘驗確實。指出礦山處所。先已集股若干。然後擴而充之。庶可衆擎易舉。克期於成。查核所議章程十條。雖尙妥善。第無成股。終恐築室道謀。難於厥始。路礦事隸商務局憲。是否准行。候具稟轉詳。請示查核立案。候稟至日。另行飭遵可也。

### 蔭城礦產支會章程

- 一 本會爲潞安礦產公會之分支。凡雄山左右煤鐵各礦山。概歸本會調查勘驗。故名蔭城支會。
- 二 本會係由潞安八屬全體人民組織而成。暫李就家祠設立。由公會公推董事二人。股票收發員一人。
- 三 本會成立之後。由收發員隨同董事一人。酌帶一能識鑛苗之土人。到各林陳說利害。凡產鑛各山。無論已開未開。及從前水佔廢窰。一經本會勘驗後。按照地段發給。鑛山股票。或歸業主。或歸村社收執。仍令換給令。憑單。其地即永爲支會保護。無論何人。不得稍行侵佔。俟路權公司積有股本。先就某山開採。即先將某山地主所執之鑛山股票。量其地之多寡。公估價值。由公司填給礦本票股。始能與會中利益均霽。其未經公司開採者。不得援以爲例。

四 本會爲保守礦產起見。查照商部定章。無論何項礦產。概不許民間私賣。倘有不法之徒。私售境外人者。除由公



司稟請地方官懲治外。仍將礦產充公。

五 凡礦山已收入公會者。未經開採以前。仍由業主耕種採挖。根社仍由業主完納。俟開辦後。再行酌奪。

六 凡持有礦山股票之業主。欲將礦山買與別人者。須先報明本會。查月果與境外人毫無牽涉。准其另易股票。惟現時民智未開。難無貪利之徒。受境外人囑託。冒名租買者。一經發覺。應會同公會董事。稟請地方官。從嚴懲辦。

七 凡礦山收入本會者。會中自有保護之權。不使礦主錢業兩空。倘有無知愚民。從中煽惑阻撓。定行稟官究辦。

八 凡董事人等。概無薪水。其車馬茶飯等費。均由會中支備。並不累及礦戶。

九 本會宗旨。係參考歐美各國。鑛務章程。意在保守國民公產。至有未盡事宜。由公會再行酌定。

### 澤郡學社致留東晉紳劉志詹函

蘇絨先生惠鑒。兩接來函。備悉種々。近日省垣礦務情形。大賴學界同胞。出喋血主意。恩藝帥丁泉憲。均力爲主持。實吾晉之福星也。茲因時局危迫。澤郡圍地章程。已於十一月朔頒布。澤郡礦務公會。鳳台支局。亦於是日設立。由各里選公正一人爲分董。司一里圍地之責。分董責成社約。社約責成牌長。有買典租地者。報知分董。驗記無弊。蓋用鐵記。外省人在本處居住多年。有眷口者。准與用數。否則皆不認可。其會議期限。一年四次。各分董攜帶簿冊。報明公會。如有勾串情事。公議定罪。或懲以官法。各董事亦定有自治規則。不准留難需索。致阻團體。此圍地之大畧情形也。惟是圍地之中。須有實行。現集股既難。徵亦欸無補於事。倘外人一至。貧頑者見利而動。團體一解。後患曷可勝言。因公

議各村地中。凡有廢密礦產。即令陸續開採。與其定約。或社中典買。或得密租。或作股本。由社中按畝出人飲食。自備密場工料。若有石工費用。則按畝出資。密成。以地畝之多寡。作股本之大小。同力合作。期於衆擎之易舉。若礦多戶少之處。即先開挖密眼。豎立表誌。繪圖定約。存案待採。但現辦礦師。擬聯絡各礦商爲一局。立公所一區。令其公舉純正通礦者爲代表。不限額數。既可得勘驗之助。復可壓股東之心。議定。隨選各分密竭力勸導。務求實踐。雖成效未可預必。然處此艱難之會。捨此現無善法。誓當奮迅從事。不日不休。日後煤炭暢行。風氣大開。或集股。或稟領總礦局之資本。散給各密戶。以補不逮。是皆可由漸而圖耳。噫。世記變更。競爭劇烈。無財難。無人更難。現已請秦紹庭先生念祖。辦理礦局事。頗資倚重。而專門礦學。亦俟此間礦務。辦有端緒。速選數人。留學海外。以備實求之效果。初九日。學商界爲李烈士開追悼會。到者三千餘人。輓聯百餘幅。農工界來臨弔者甚衆。此會之開。紹庭之力居多。是日會畢。又接我兄海外來雲。捧讀之下。悚懼莫名。我國大局。敗於專衍。因循。山西前日。亦蹈此弊。今則粵漢成案。難廢者。尙可作廢。福公司。攜數年前之草約。以一私人資格。輒恩握三晉之利權。我晉雖乏人材。亦豈能甘心聽受。初十日。同人與紹庭議。礦務案起年餘。留學諸同胞竭力抵制。甚至支那大陸諸同胞。皆爲我晉憤々不平。合籌抵禦之策。我澤雖曾在省聯名。然切膚患急。獨無片紙徑達。貽羞爲極。茲擬上稟中丞。轉呈外部。復稟總礦局。轉懇抵部。務商條約之解散。以保我權利。不效則合農工商各界。里送次稟爭。並聯並府諸君。同時並舉。縱事屬後時。力倍功難。究較燕雀處堂之爲愈也。如事定局。即寄稿呈閱。尙望聯合留東學界。懇爲將伯之助。無論政府之准不准。他族之允不允。而我廢約之心。終不可一日忘。此今日同人之定義也。來雲中載路安礦務公會代表。欲捨外部。而開英國談判。先至東洋。實行調查律法。

此誠扼要之策。直接駁斥。萬藤永斷矣。擬即日赴踏面商。定當附礦（中略）礦務公會現與學社同屬。日後再行移估。貢院。會中人仍社中人居多。學社自話報。亦於月朔發給各村。遵照定議。每月三期。派人演說。庶民智日開。而漸進文明。則吾澤礦務之前途。實大有裨益。肅此即佈。言不盡意。同學諸君。均此賜盼。並望教言時惠。幸甚。十一月十一日

## 保晉礦務總公司簡章

第一條 本公司名爲股分有限公司

第二條 本公司擬先集資本五百萬圓。每股五圓。計一百萬股。週年四厘行息。不論市價漲落。每圓均作庫平銀七錢二分。附股者或洋圓或現均聽其便。

第三條 本公司分三期收股。開辦之日。每股先收二圓。爲第一期。第一期之後。又六個月。每股再收二圓。爲第二期。自第二期之後。又六個月。每股再收一元。爲第三期。每期均先付收條。俟三期收足。憑條換給股票。息摺。

第四條 本公司於收股之次日。即行起息。交二期股時。即付第一期之息。交三期股時。即付第二期之息。交第三期後。即成一整股。以後即按年付息。

第五條 本公司惟收華股。不收洋股。附股者如私將股票。售與外人。經本公司查知。或經他人轉告。立將所入之股。注銷不認。

第六條 如在第一期內。將股交足。謂之優先股。每股少交洋二角。作爲一年提前先付之息。

第七條 如第二期交股後無力續繳第二期或第三期本公司按照公司律第四十一條登報通知限一月補交如逾限仍不交即失其股東權利

第八條 所入之股按公司通例祇准轉售不准提取尤須將承售之人姓名住址報明本公司查係無訛另行換給股票息摺以昭詳慎

第九條 本公司既名爲有限公司即有虧折絕不向股東追移

第十條 本公司所收之股遵照公司律第七十五條專爲辦礦之用不得挪移

第十一條 本公司既爲商辦其入股者無論何人均認爲股東一律看待

第十二條 在事人等如有舞弊等事股東均有查察之權如查有實據按律罰辦

第十三條 本公司各處均訂有收股商號入股者即交各該號代收掣取收條

第十四條 各處經理招股人如招千股以上即另送紅股五十股多者遞加

第十五條 股票息摺收條如有遺失准其報明本公司取具妥實舖保補行發給其遺失之摺票收條無論中外何

項人等拾均一律作廢

第十六條 如有將官款及地方各項公款撥入公司爲股本者亦以五圓爲一股給票付等事照前一律辦理雖有要需不得提取

第十七條 付息時可於各處收股售票處就近憑摺支取以省周折

第十八條 本公司爲急於開辦起見暫定簡章以期招股迅速其全章容俟續訂

## 山西探礦條約說明

此說明何自來乎。此說明者實從日人近著東亞關係特種條約彙纂中所刺取而譯之者也。原著本條約。從英文香冊譯出。而發端處。先說明其事。故謂之說明。夫山西探礦條約我國人與福公司所訂之條約也。我國人之事何以反譯之於外人所著之書。或曰。從前政府與外人所辦交涉皆守秘密主義。故國人無聞焉。或又曰。從前國民權利思想薄弱。遇有損失權利之事。皆淡然置之。其有一二明達者。則又知之而不能詳。故終無以知其受病之處。記者近見晉省人與福公司力爭礦權。而英公使又屢迫政府給照勘礦。此中得失所係。間不容髮。故取而譯之。以貢獻於我國之留心此事者。至其條約。原文本由英文譯出。一經重譯。恐失其真。故寧從缺如。然其緊要事項。閱此亦略見一斑矣。海內君子。倘有原約抄本。惠寄本館。記者當揭登報端。以發其覆。或亦愛國君子所不吝歟。(天池)

此條約者。清國政府與福公司所締結探掘山西諸礦山之約也。其名義雖由山西商務局與福公司借款一千萬兩從事於探掘其實際則無異福公司自以一千萬兩從事於探掘先走福公司與山西巡撫交涉。擷得山西探礦特權。於千八百九十七年九月三十日(即光緒廿三年)交換第一次契約翌月二十五日因修正第一次約後又復締結第二次契約夫山西者清國中最富於鐵炭之地也。炭田之區域凡一萬三千五百平方哩。其噸數約計在六千三萬

億噸左右鐵礦區域。雖不如炭田之廣。然自平定州以至孟縣。與自潞南以至陽城各處（即福公司所指定之地）皆爲鐵礦地。當時清國人知福公司之據得此地探掘權也。多有上摺力爭。請廢此約者。且其特許權與華俄道勝銀行所承築之柳太鐵路有直接影響之利害。於是道勝銀行提出抗議。清國政府受內外反對處兩窮之地。位焦思苦慮。計無所出。不得已任華俄銀行之代表者與福公司之代表者自行協商。斯時兩代表人均會於李鴻章宅中。而另立一約。茲將其約錄左。

一福公司自正定至太原與正定太原左右百哩之內不得建築鐵路。且福公司與總理衙門簽約。宣將此事載明於該約中。但華俄銀行自正定至太原之本線。與福公司所得礦山內特權之支線。華俄銀行若不盡行敷設。福公司有敷設權。

二福公司若自平定及平定以東。由華俄銀行所築之鐵路。輸運物產時。華俄銀行所課該路之輸運費。不得高於自平定以西火車站。所課同一物產之輸運費。

三凡太谷太原陽曲平遙靈石孝義澤州等處。福公司願放棄一切探掘權。

四福公司至實行特權。公司完成後。華俄銀行對於清國政府。在山西省內。不得要求礦山權。但第三條所載各地方（即以上太谷太原等處）華俄銀行不論如何要求。福公司決不得妨害。

五福公司與華俄銀行。在山西省界限內。總宜相助。不宜相妨。

此約既成。於是疑者清國與福公司所立之第一次與第二次之條約。不能不屢變。而再締結本條約。今揭本條約之

要項於左。

(一)探礦區域。山西省內。孟縣。平定州。潞安府。澤州府。平陽等。

(二)探礦期限。六十年。此期限內全任福公司經營。至滿期後。所有一切礦山所用之探掘。及輸運各財產。皆歸清國政府。但清國人若有全數股份四分之三時。雖在期限內。清國股東。可收還探掘全權。

(三)資本。山西商務局由福公司借款一千萬兩以作資本。若不敷用時可以再借。

(四)收益分配法。

以五分作稅全納於清國政府。以六分作資本之利息。以一成作償還借入資本之準備金。其餘即為純益。

又以純益中之二成五分納於清國政府。其七成五分統歸福公司。

(五)探礦種類。鐵。石。炭。石油。及其餘各礦物。

(六)鐵路敷設權。為輸運礦物計。所有必需之幹路及鐵路等。福公司得以其資力而從事敷設。(編者原注云。

本條約之第十七條。但云必需之幹線。至其基止點。及通過路。尙未指明。但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八月二十一日。英國公使與清國總理衙門往復公文中。曾言明。福公司所已得之線。為山西至河南揚子江之一線。由此以觀。

本條之幹線。或者其即是乎。

此事之結果。最宜注意者。為福公司與華俄銀行協定約內所言。正定。至太原之鐵路。及正定。太原左右百里內之鐵。

路福公司不得敷設故於本條約第十七條第二項內記明此事

## 錄東亞關係特種條約彙纂載山西鑛約並華俄銀行與福公司締結條約

### 原文

#### 山西探鑛條約 千八百九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 說明

此條約ハ、山西省ニ於ケル諸鐵山開掘ノ爲メ。清國政府ト、福公司(北京「シンデケート」或英伊「シンデケート」ト稱ス。英皇ノ孫女塔「ローン」侯爵ヲ總裁ニ載ケル會社ナリ)ト、締結シタルモノニシテ。其名義ハ、山西商務局ハ、福公司ヨリ、一千萬兩ノ借款ヲナシテ、探鑛ニ従事スルニアリト雖ドモ。實際ヨリ之ヲ見來レバ。同公司ハ、其一千萬兩ノ資本ヲ以テ。自ラ探掘ニ従事スルニ異ナラズ。是ヨリ先キ、福公司ノ山西省ノ探鑛特權ヲ得ントシテ。山西巡撫ト交渉シ。第一回ノ契約ヲ交換セシハ。千八百九十七年九月三十日ナリ。然ルニ翌月二十五日ニ於テ第二回契約ヲ修正シテ。更ニ第二回ノ契約ヲ締結シ。己ニ其批准ヲモ經タリシカ。由來山西省ハ、清國中最モ鐵炭ニ富ムノ地ニシテ。炭田ノ區域ハ。一萬二千五百平方哩ニ互リ。其噸數概算殆ント六千三百億ニ達シ。(「クヒト」ホーフエン「氏」ノ調査ニ據ル) 鐵礦區域ハ。石炭ニ比スレバ、然カク廣大ナラザルモ。平定州ヨリ孟縣ニ至ルノ地方ト、



山南ヨリ陽城ニ至ル地方(即チ福公司ノ特許ヲ得タル地)ハ悉ク鐵嶺地ト言フモ可ナルノ所ナレバ。清國人ガ、福公司ニ此地ノ探鑛權ヲ許スヲ聞知スルヤ。其不可ヲ論シテ。條約ノ破棄ヲ上奏スルモノ少カラズ。且又其特許權ハ、太原柳林間ノ鐵道利害ニ、直ニ影響スルモノアルヲ以テ。同鐵道ノ關係者タル華俄銀行ハ、直ニ之レニ抗議ヲ提出シタリ。北京政府ハ、内外ニ反對ヲ受ケ。大ニ其處置ニ苦慮シタルモ。此時已ニ右ノ條約ニ批准ヲ與ヘタル後ナレバ。又如何トモスル能ハサリシガ。銀行ノ抗議ニ對シテハ。僅ニ血路ヲ開キ。銀行ノ代表者ト福公司(北京「シンヂェクト」)ノ代表者トノ協定ニ一任シタリ。是ニ於テ兩代表者ハ、李鴻章ノ宅ニ會シテ。左ノ取極メヲ爲シタリ。

一 北京組合ハ、正定ヨリ太原ニ至ル間、又ハ其ノ左右百哩ノ間ニ、更ニ鐵道ヲ布設セズ。且ツ北京組合ハ、組合ガ總理衙門ト調印セントスル契約書中ニ、此ノ事ヲ記入スル事ヲ同意ス。但露清銀行ニシテ。正定ヨリ太原ニ至ル本線ト、北京組合ガ讓與ヲ得タル嶺山トノ間ニ、充分ナル支線ヲ布設セザル場合ニハ、北京組合ハ、此ノ支線ヲ敷設スル權利ヲ有ス。

若シ又露清ニシテ、本日より、二年以内ニ、右ノ鐵道ヲ布設セザルニ於テハ、以上ノ約束ハ無効トス。

二 露清銀行ハ、北京組合ガ、平定及ヒ其以東ヨリ銀行ノ布設シタル鐵道ニヨリ。其產物ヲ運搬スル場合ニハ。平定以西ノ停車場ヨリ。同一產物ヲ運搬スル場合ニ。徵集スル運費ヨリモ、高キ運費ヲ課セザルコトヲ約束ス。

三 北京組合ハ、下ノ地方ニ於ケル嶺山開掘ノ權ヲ放棄ス。即チ太谷、太原、陽曲、平遙、靈石、孝義、澤州。

四 露清銀行ハ、北京組合ガ、其得タル讓與ヲ實行スルニ足ル、會社ヲ完成シ得ル迄、更ニ清國政府ニ對シ。山西省ノ嶺山讓與ヲ要求セザルベシ。是ヲ以テ、北京組合ハ、其後ニ於テ第三項ニ記載スル地方ニ於テ。露清銀行ガ、嶺山業ニ關シ、如何ナル要求ヲ

爲スモ。之ヲ妨害セザルベシ。

五北京組合ト露清銀行ハ。山西省ニ於ケル其限界内ニ於テ。互ニ相妨グズ成ルベクハ。互ニ相助クベシ。

此取極書ニヨリ曩ニ締結シタル第一回及第二回ノ條約ニ多少ノ變更ヲ加ヘザルヲ得ザルニ至リシヲ以テ。更ニ改メテ本條約ヲ締結シタリ。左ニ其ノ要項ヲ掲グ。

一採鑛區域。山西省内孟縣、平定州、潞安府、澤州府、平陽府等ノ地方。

一採鑛期限。六十箇年。此ノ期限内ハ、全ク北京「シンデケート」ノ經營ニ一任シ。此期限後ハ。鑛

山ト共ニ採掘及運搬ニ使用セル凡テノ財産ハ。清國政府ニ收ムルモノトス。但シ支那所有ノ株數。

全株數ノ四分ノ三ニ充ツルトキハ。右期限内ト雖トモ。支那人株主ニテ採得全權ヲ引受クルヲ先。

一資本。山西商務局ハ。一千万兩ヲ京北「シンデケート」ヨリ借入レ以テ。資本ニ充ツ。尙ホ不充分

ナルトキハ。追加スルヲ得。

一收益配當方。

五分。税金トシテ、清國政府ニ收ム。

六分。資本ノ利子ニ充ツ。

一割。借入資本償却準備金ニ充ツ。

右ノ殘額、即チ純益ヨリ、

二割五分。ハ清國政府ニ納メ。

他ノ殘餘ハ。凡テ北京「シンヂケート」ノ所得トス。

一採鑛種類。鐵、石灰、石油、及其他ノ鑛物。

一鐵道布設權。鑛物運搬ノ爲メ必要ナル幹線及支線ヲ、北京「シンヂケート」ノ資力ヲ以テ、布設スル事ヲ得。(編者曰ク、本條約第十七條ニハ、幹線ハ必要ナル幹線トノミアリテ、其基止點及通過路ヲ指止セズト雖トモ、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八月二十一日、英國公使「マクドナルド」ト清國總理衙門トノ往復文中ニ、北京「シンヂケート」ノ已路線トシテ、山西河南揚子江間ノ一線ヲ數ヘタルヲ以テ、見レバ、本條ノ幹線トハ、右ノ線路ト見テ可ナラン乎)

終ニ臨ンテ殊ニ注意スベキハ。前述ノ如ク北京「シンヂケート」ト露清銀行ト協議ノ結果。「シンヂケート」ハ、正定太原間鐵道(露清銀行ノ布設權ヲ有スルモノ)左右百哩ノ間ハ、鐵道ハ布設セザルコトヲ約セシヲ以テ。第十七條第二項ニ、明ラカニ此一事ヲ記入シタルコトナリトス。

## 本文

(英國實冊ヨリ譯載)

第一條 山西巡撫ハ、山西商務局ノ要求ヲ容シ。孟縣、平定州、潞安府、澤州府、及平陽府ノ全地方ニ於ケル石炭、及鐵礦採掘。及石油ヲ發見シタル時ハ、石油採掘ノ權ヲ與ヘタルヲ以テ。之カ作業

ヲ爲ス爲メ。許容セラレタル免許ノ數個條ハ。六十年ノ期間。北京「シンデケート」ニ移サレタリ。先ツ探鑛技師ヲ遣ハシテ鑛山カ、何レノ市區、又ハ丘岡ニ位セルカ。何鑛物ヲ産出スルカヲ見セシカ。説明ヲ附シテ。地圖ヲ調製シ。山西巡撫ニ差出スベシ。巡撫ハ之ニ依リテ、提議セラレタル工事カ。果シテ該地ヲ害セザルヤヲ檢閲スベシ。爰ニ於テ巡撫ハ、總理衙門ニ報告シテ、記錄セシメ。同時ニ、鑛山ハ、猶豫ナク開掘セラルベシト云フ。許可ヲ發布スベシ。探鑛地カ、若シ人民所有ニ係ルトキハ。所有者ト協約ヲ結ヒ。正當ナル代價ヲ以テ、租借又ハ買收ヲナスベシ。若シ又其ノ土地カ、政府所屬ナルトキハ。該地方ニ課スル通常地租ノ二倍ノ稅ヲ拂フベシ。

第二條 山西巡撫ハ、商務局ニ與フルニ一千萬兩ヲ超過セザル外債ヲ募ルノ權ヲ以テセリ。備入レタル探鑛技師カ此額ヲ以テ。尙ホ不十分ナリトスルトキハ。商務局ハ、餘ハ、惟北京「シンデケート」ヨリ借ルコトヲ得。

第三條 管理、起業、雇人、財政等ノ諸般ノ事務ハ。北京「シンデケート」ノ理事局、之ヲ監督シ。山西商務局長、協力スベシ。

第四條 各鑛山ハ、外人ノ管理者一名。清國人ノ管理者一名ヲ有セザル可ラズ。外人ハ、工事ヲ監督シ。清國人ハ内地人ト外人トノ交渉事件ニ當ルモノトス。簿記ハ、洋式ニ依テ整理シ。金錢ノ出納ハ。外人ノ管理者、之ヲ監督シ。清國人ノ管理者、之ヲ檢査スベシ。常ニ出來得ル限り。支那人ヲ備

入ルベシ。俸給ハ、總テ「シンデケート」ヨリ支拂フモノトス。

第五條 鑛山ヲ探究セル場合ニ、穿孔、即チ深入セル坑アリテ、鑛物ノ堆積ヲ檢スル時ニハ。先ツ土地所有者ト、收獲ニ損害ヲ蒙ラシメタルトキハ。之カ賠償ヲナスベキ協約ヲ定ムベシ。若シ鑛坑カ私有地ニ於テ開掘セラル時ハ。地方官吏ノカヲ以テ、正義ヲ持スル方法トシテ、兩當事者ニ公平ナル正當ノ代價ヲ以テ、土地ヲ租借シ。又ハ買收スルノ協約ヲ結フベシ。何所ニテモ、其ノ租借、又ハ購買シタル土地カ。墓地、又ハ埋葬地、殿堂、ヲ包有スルトキハ。計畫ヲ設ケテ、之ヲ避クルノ工夫ヲナスベク。其ノ所ニハ、開墾ヲ爲ス可ラス。鑛坑開掘後。鑛山ノ降下ヨリシテ、生命若クハ家屋ニ損傷アリタルトキハ。「シンデケート」ハ、慈善的賠償ヲナスベシ。

第六條 鑛坑何所ニ採掘セラルルモ、毎年生産者ノ稅 (Ore Rent) トシテ、鑛山排泄物取除ノ費用ノ爲メ。五分ヲ清國政府ニ納ムベシ。年年ノ勘定ニヨリ、表示セラレタル利益ヨリ、先ツ使用シタル資本ニ對シ、六分ノ利子ヲ拂ヒ。次ニ年年ノ資本償還ニ對スル消却準備金、及因リテ生セル利益ノ減少ニ對シ、一割ヲ取除ケ置クベシ。消却準備金ニ對スル拂込ハ、投入資本、全ク償還セラレタル時ヲ以テ終ルモノトス。而シテ殘ル純益金ノ中ヨリ、二割五分ハ清國政府ニ納メ。殘額ハ「シンデケート」ノ手ニ入ルモノトス。將來清國內何處ニ於テ、石炭、又ハ鐵鑛採掘ノ爲メ。外資投入セラルルモ、排泄物ニ課スル五分ノ政府稅ハ。之ヲ實施シ以テ。凡テニ同ニノ待遇ヲ與フベシ。此資本ハ、

採鑛ノ目的ヲ以テ、商人ニヨリテ貸附ケラレタル金錢ナルヲ以テ、清國政府ハ、專業ニ於テ被ルリタル損失ニ對シテハ、何等ノ責任ナキモノナリ。

第七條 孟縣、平定州、澤州府、潞安府ノ鑛區ノ地積ハ、甚々廣大ナリ。從テ其ノ内ニ幾多ノ鑛坑ヲ開掘シ得ベシ。帳簿及利益ハ、各鑛皆他ヨリ區別シテ之ヲ整理シ。一鑛ノ利益ヲ以テ、他鑛ノ損失ヲ償ヒ以テ、政府ノ收入ニ減少ヲ惹起スルコトアル可ラズ。

第八條 鑛山ニ必要ナル機械、材料、及供給品ハ、輸入ノ際、開平其他ノ採鑛會社ト締結シ居ル規例ニ從ヒ。一半ノ稅ヲ海關ニ拂ヒ。内地釐金稅ハ、凡テ免除セラルベシ。鑛山ノ產物ヲ海港ヨリ輸出スル時ハ、海關稅率ニ從ヒ。輸出稅ヲ支拂フベシ。

第九條 「シンヂケート」ハ、六十年間、鑛山ヲ管理スルモノトス。其ノ期間ヲ經過シタルトキハ、シンヂケートノ凡テノ坑坑ハ、新舊ヲ問ハズ。利益ノ有無ヲ論セズ。凡テノ計畫、材料、建築物、土地、鐵道、橋梁ト、及鑛山ノ資本ニヨリ取得シタル。凡テノ所有物ト、共ニ無報酬ニテ、清國政府ニ引渡サルベシ。適宜ノ時期ニ、商務局ハ、山西巡撫ニ請求シ、引渡ヲ受取ル爲メ。代理者ヲ派遣スベシ。

第十條 官吏ト人民トノ衝突ヲ避クル爲メ。鑛山ヲ測量スルコト必要ナリ。此目的ノ爲メ。商務局ハ、巡撫ニ請求シテ。代理者ヲ任命シ、シンヂケートハ、土人ノ一名ヲ指名スベシ。兩者ノ俸給ハ

「シンヂケイト」之ヲ支拂フベキモノトス。

第十一條 最初鑛山ヲ探掘スルニ際シテハ、勿論探礦技師、及工夫長ハ、外國人ヲ使用セザル可ラズ。然レトモ、後ニ至リテ、商務局ト「シンヂケイト」ト協商シ、探掘工事務務監督ニ熟練シタル清國人ヲ選ンテ、斯カル地位ヲ與フベシ。責任ナキ屬員ノ地位ニハ、全然支那人ヲ用ヒ。且ツ改進ヲ獎勵スル爲メニ、出來得ル限り、山西土著ノ民ヲ多ク使用スベシ。

第十二條 鑛夫ハ、主トシテ山西人ヲ使用シ。公平ノ賃錢ヲ與フベシ。鑛山探掘後、商務局ト「シンヂケイト」ハ、歐羅巴及亞米利加ノ探礦規則中ヨリ、適當ナル規則ヲ選拔シ。就業中蒙ムリタル損害ニ對シ。坑夫ニ渡スベキ賠償。多年服務ノ後。老年ニ達シタル時ノ年金、日勞働時間ノ制限等ノ問題ニ適用スベシ。而シテ此如キ規則ハ、巡撫ノ認可ヲ得ベシ。

第十三條 鑛山開掘ノ時ハ、「シンヂケイト」ハ、鑛山ニ便利ナル或地方ニ於テ。鑛工學校ヲ設立シ。官吏ト社員ニテ前途有望ノ青年二三十人ヲ選擇シ。外國教師ヲ下ニ教授ヲ受ケシムベシ。以テ將來鑛道及鑛山ニテ使用ノ準備ヲナスナリ。學校ノ費用ハ、「シンヂケイト」之ヲ負擔ス。

第十四條 「シンヂケイト」ヨリ、商務局ニ貸スベキ一千萬兩限ハ。見積額ナリ。各鑛探掘ニ對シ必要ナル資本金カ。「シンヂケイト」ニヨリ供給セラレタル後ハ、「シンヂケイト」ハ、株券及配給セラレタル資本ニ對スル條件ヲ印刷シ。賣却ノ時ヲ定ムル權利アリ。定期内ニ、株ヲ購求セン、申出テタル

支那商人ハ、如何程ニテモ、其ノ欲スル丈ノ數ヲ購買スルヲ許サルベシ。

第十五條 株ヲ買ハント欲スル支那商人ハ、商務局ヨリ、之ヲ買ヒ得ベシ。商務局ハ、時下ノ市價ヲ以テ、之ヲ賣却ス。或ハ又其ノ意ニ從テ、自ラ株ヲ賣買スルコトヲ得。

若シ清國紳商ニシテ。六十年ノ期間ニ、或一鑛山ノ全體ノ株ノ四分ノ三ヲ得タル時ハ、其ノ鑛山ハ之ヲ「シンダケート」ヨリ買ヒ戻シ得ベシ。商務局ハ、之ニ報シ。且其ノ株主ニ命ジテ。該鑛山ヲ管理セシム。

第十六條 鑛山開掘ヲ許可セラレタル地域内ニ於テ。既ニ人民ニヨリテ、作業セラレ居ル鑛坑アルトキハ。斯カル私有鑛山ハ、之ヲ使用ス可ラズ。然レトモ、所有者カ、喜テ租借、若クハ賣却セント欲スルニ於テハ。商務局ト「シンダケート」ハ、之ニ對シテ正當ナル代價ヲ申出ツベシ。毫モ強迫ヲ用フ可ラズ。

第十七條 何時ニテモ、孰レノ鑛山ニ於テモ、道路修築、橋梁架設、河道、又ハ運河ノ開鑿、若クハ浚泥、或ハ山西石炭鐵、及凡テノ他ノ該省ノ鑛產物ノ運搬ヲ、容易ナラシムル爲メ。幹線、或ハ水路航行、ト連絡ヲ附スル鐵道支線ノ布設等必要ナル時ハ、「シンダケート」ハ、山西巡撫ニ報告シ。政府ノ資金ヲ乞ハズ。自己ノ資本ヲ以テ。工事ヲ起シ得ベシ。支線ニ對スル規程ハ。適當ノ時ニ於テ作ラルベキモノトス。



正定太原間鐵道ハ、之ヲ布設スルニ、商務局ハ、他ヨリ資本ヲ借入レタルヲ以テ、爭論ヲ避クル爲メ、「シンデケート」ハ、該鐵道各側ノ百哩内ニハ、如何ナル鐵道モ布設セザルベシ。上記ノ如ク權利附ケラレタル工事ノ爲メ必要トナリタル私有土地ハ、既ニ他會社ト締結セル規則ニ準シテ、租借又ハ購求セラレベキモノトス。私有地ノ押領ハ、決シテ許サズ。地方當局者ハ、願ヲ受ケテ、之ヲ保護スルモノトス。

第十八條 各鑛山ハ、各年ノ終ニ於テ、損益ノ計算ヲ印刷ニ附シ。商務局ニ致スベシ。而シテ清國人一名、外國人一名ノ會計検査員ヲ、任命シ。計算ノ正確ナルヲ證明スベシ。各鑛山ニ通スル一般損益ノ計算ハ、繕メテ之ヲ作り。巡撫ニ般シ。巡撫ハ、之カ寫ヲ總理衙門ト戶部ニ送りテ検査ヲ受クベシ。政府ニ納ムベキ支拂モ、同時ニ報告スベシ。

第十九條 是等ノ鑛山ハ。支那主權ノ下ニ在ルモノナレハ。支那カ、何時ヲ論セズ。他國ト交戦スル時ハ。「シンデケート」ハ、敵國ニ何等ノ補助ヲモ與フルヲ禁止スル、支那政府ノ命令ニ服従スベシ。

第二十條 本規程ハ、支那文、及外國文ニテ起草シ、引證ノ爲メ。各其ノ謄本ヲ有スルモノトス。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即チ光緒皇帝ノ二十四年四月二日、北京ニ於テ調印ス。

北京「シンデケート」 印

北京「シンデケート」總支配人

## 旅京晉學生上外部稟

具稟人山西旅京學生等。爲洋商橫肆。晉鑛危急。請

大部力主遵章自辦。以伸民氣而維大局事。緣英商福公司於去年突來山西開鑛。既不照會商務局而擅行勘驗。地又妄解專辦二字。而稟請封閉民窰種種不規則行爲。已經晉人稟告山西撫及

大部。並經

大部傳集福公司及晉紳李廷颺等。會議在案。此後晉人仰承恩意。根據公理。忍氣吞聲。堅俟文明之判斷。不意該公司乃妄臆我爲懈。疑我爲怯。四遣勘鑛。膽敢及於不著在章程之樂平地方。又故煇赫其威。震動耳目。以致衆情激昂。憤恨填胸。留學生李培仁遂因之蹈海而死。若不俯順輿情。急籌辦法。前途之危險。恐有非

大部所樂聞者。謹接原章程。有山西商務局將批准各事。轉請福公司辦理一語。轉請云者。即訂明福公司無直接開晉鑛之權也。今福公司來晉勘鑛。有晉撫之執照。乎有商務局之執照。乎無執照而遽勘鑛地。藐我山西官民實蔑我國家主權。其不遵章程者一也。專辦二字。限他國人之辭。非限本地人之辭。果專辦即全權。何不令該公司勘得鑛地。自可開採。而必待山西巡撫覆驗。耶。况原章程載有所准鑛地。不許他人開採。今憑單未給。即鑛地未

准該公司乃冒稱專辦請禁土著之開採私產節外生枝貪婪無厭其不遵章者二也章程有勘得鑛地須繪圖貼說請山西巡撫覆驗必與地方民情無碍始給憑單今該公司所勘鑛地廣至數十里河渠村落顯與地方民情有碍該公司乃迫挾晉撫發給憑單復不安受有碍地方民情之咎其不遵章程者三也聯絡官民預息紛爭章程所載最有深意今該公司在晉強橫已極專挑晉人與之紛爭今日結果皆該公司所自釀成居心實不可問後時何能相安其不遵章程者四也章程本載有洋漢文各執爲憑今該公司乃強我舍漢文而憑洋文又強我舍洋文而憑臆說其不遵章程者五也夫章程之設原期該公司與山西共守耳該公司既不遵即山西可不認此亦現在東西各國公例不得謂我無理取鬧又况原章程擦印者爲義人羅沙第今來晉開鑛忽易爲英人哲美森彼既遲我大利七八年不來開採有負開通風氣之責任今聞山西有開採實力反禁我收回自辦以受節制於山西商務局之私人而浼英公使代爲恫赫與我國家立於平等地位即此三端尤爲無禮之甚者不待與言章程而已有損該公司之口實假使晉人智淺力弱不能與爭想

大部亦必不許該公司有開礦權利也何也國體然也幸山西紳民頗知遠慮全力抵抗以爲

大部先驅時哉時哉得所藉口殊易爲力事機不再瞬息即逝矣然生等非謂該公司易與也惟其百計營謀愈見居心叵測山西礦產素著盛名蓋彼既詐得一張文契必不肯垂橐而歸而爲吾國計與其悔晚於將來不如挽回於現在涓滴江河英商慣技此中利害固在

大部洞鑒中有無俟生等曉曉者總之晉之爭礦遵章程非違章程也爲國家非爲山西也生等願瞻桑梓情形迫切

欲默不忍。故敢冒昧瀆陳。伏乞  
恩准施行。

### 省垣某致東京學界函

附外部電

逕啓者。礦事自與梁總董直接以來。該公司內容全現。并無實力。其宗旨在恫喝得一憑單。轉售與人。效羅沙第故智。近知晉有人焉。并此不可得。頗爲作窘。外部一年以來。時時嚴電逼迫。現亦改變宗旨。懼于衆訴。昨來一電。茲抄呈閱。此向來所未有也。至自辦實際。現亦漸有布置。同濟已取銷。保晉公司已成立。其認股照善後捐。稍有強迫。平定出煤漸多。銷路大旺。刻下平人已沾其利也。匆布

### 外部與晉撫恩電

十二月初八日

英使函稱。據福公司總董函。總工程師司立德。不日前往平定州物色煤鐵灰石礦品各少許。寄送英國考煉。立君已請護照。在平定不過旬餘。請轉致以免或有悞會。應函請轉咨該省查照等語。復以查福公司擬在該處開礦。晉撫不能遽發憑單。緣由本部已於十一月二十六日照會。在案。若福公司派總工程師司立德。赴平定物色煤鐵灰石礦品。必致該處民人有所悞會。轉難收拾。即希查照轉飭該總工程師司毋庸前往等語。除來往照會鈔寄外。希查照。

### 祭烈士李靜齋文

丙午秋九月十八日。越義士李君培仁蹈海之旬日。鄉人某某等。杓東海之寒波。綴江戶之秋菊。羌痛哭以流涕。爰招

魂。而。望。祭。其。辭。曰。三。晉。無。材。羿。人。失。職。戚。已。貽。乎。無。家。朕。已。兆。於。亡。國。悲。吾。鄉。之。人。兮。羣。父。老。與。子。女。旋。湮。死。以。淪。亡。  
兮。夫。沈。醉。而。誰。喻。痛。大。劫。之。垂。臨。兮。將。山。傾。而。地。覆。聞。海。國。之。有。人。兮。向。神。仙。而。問。術。國。不。可。久。淹。兮。鬱。鬱。以。適。茲。土。  
方。冀。其。必。有。合。兮。安。忍。長。此。以。終。古。幸。適。逢。其。所。冀。兮。方。歡。顏。以。笑。語。忽。反。顧。以。流。涕。兮。哀。羿。山。之。無。主。將。叩。朱。門。以。  
求。援。兮。正。朝。歌。而。未。休。聆。志。士。之。妙。諦。兮。乃。始。信。其。無。憂。既。舌。敝。而。聲。咽。兮。咸。掩。耳。而。弗。理。羌。象。口。之。雌。黃。兮。獨。抑。鬱。  
而。誰。語。知。共。濟。之。無。人。兮。思。渺。渺。而。何。冀。登。三。山。以。望。鄉。兮。痛。燕。趙。之。無。士。欲。返。轡。以。歸。來。兮。終。民。命。之。莫。挽。羞。言。旋。  
而。地。盡。兮。將。何。顏。以。復。返。既。忍。鬻。余。之。卵。兮。復。何。惜。於。鬻。國。嗟。吾。親。愛。之。人。兮。羌。何。地。以。棲。足。心。猶。豫。而。狐。疑。兮。豈。真。  
國。運。之。莫。拯。彼。貪。狼。與。噬。虎。兮。向。吾。穴。以。噪。鳴。嗟。親。戚。與。故。舊。兮。將。泥。首。以。乞。命。終。淪。陷。而。爲。奴。兮。館。余。懷。以。悲。痛。世。  
路。崎。嶇。而。坎。珂。兮。吾。族。將。何。所。賴。也。寧。懷。沙。以。自。沈。兮。不。忍。爲。此。態。也。彼。彭。咸。與。靈。均。兮。既。遵。道。而。得。路。夫。既。吾。種。之。  
云。亡。兮。胡。又。臨。鼓。而。竄。步。彼。倭。人。之。售。吾。士。兮。豈。知。其。何。故。也。魯。仲。連。其。久。遠。兮。邈。而。不。可。慕。也。嗟。大。劫。之。當。前。兮。固。  
生。期。之。有。數。一。死。何。區。夫。後。先。兮。吾。子。其。導。夫。前。路。羌。徒。步。以。臨。流。兮。依。八。重。而。回。顧。欲。少。留。以。尙。羊。兮。日。忽。忽。其。將。  
暮。呼。海。若。以。援。吾。急。兮。竟。去。去。而。不。視。河。伯。利。人。之。危。兮。反。欲。肆。其。吞。噬。長。太。息。以。掩。涕。兮。哀。國。事。之。方。棘。顛。波。底。若。  
有。人。兮。顏。憔悴。而。寡。色。及。吾。地。之。未。盡。兮。時。亦。猶。其。未。央。彼。波。瀾。與。天。竺。兮。纒。一。死。而。不。芳。怒。愁。雲。之。四。合。兮。水。鳴。咽。  
而。憤。沸。依。星。臺。之。遺。則。兮。相。追。隨。以。永。逝。如。潛。泣。夫。蛟。螭。兮。乃。痛。哭。夫。夔。魍。彼。海。波。之。噬。人。兮。與。星。台。而。已。兩。嗟。汝。自。  
完。其。節。兮。乃。駕。輕。而。就。易。賜。吾。輩。之。後。死。兮。益。責。難。而。任。鉅。死。者。既。有。人。兮。生。者。將。何。以。副。羞。長。此。而。不。改。其。度。兮。將。  
笑。人。之。後。汝。君。爲。母。之。國。兮。雖。一。死。亦。何。傷。哀。鄉。人。之。未。醒。兮。怵。來。日。之。方。長。彼。彼。歌。舞。太。平。兮。走。肉。以。行。尸。狎。吮。血。

與磨牙兮夫安知其命之危君固知無家之爲痛兮悲而不能止也葦不察夫中情兮北謂斯可以已也嗚呼哀哉汝愛汝之國兮忍長委而去之情眷眷而懷土兮嗟何從以致之欲亭亭以望鄉兮妖人蔽之涉水深與浪濶分談蛟龍而畏之君胡涉此大水兮獨傑樓而無侶荷國魂之可招兮詔海若使涉汝遭其返夫崑崙兮路修遠而迷離駕鱗龍以西歸兮就黃帝以陳辭嗚呼哀哉君既戀母之國兮夫豈無母之地依所愛之卍山兮魂徒倚而不去夫豈無一杯以掩此骨兮胡爲棄於異洲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可以掩留傾吾鄉千山之卍兮猶填海而莫平况區區之一身兮效精衛之孤誠願精魂之凝聚兮大聲發於水上嚮國門而如訴兮音激越以悲壯雖汝身之曰歸兮汝心西裴路漫漫以不周兮指河上以爲期憂五了之鑿山兮歎陸沈其未極群城狐與社鼠兮恐國址之不立獨徒倚以悵望兮哀汝命之不長覽遺書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嗟人間其何世兮予心孔悲死者不可復生兮嗟後事其誰爲悲死者之有卒兮生者尙無已苟生者不死若兮生不如死嗚呼哀哉汝其返母之國兮悲鄉夜之方永羣沈醉以夢夢兮賴汝神以警醒汝其返母之國兮哲人將囑吾處指千山而萬壑兮賴汝靈以啊護汝其返母之國兮存與亡可親見嗟吾水與吾山兮骨委葬而魂哀汝其返母之國兮昔也釣遊之地嗟一草與一花兮適遊魂之傲寄嗚呼哀哉望太行以密襟沙大河而橫涕嗟釋奠而一哭魂髮髯而來泣

## 福公司開採煤礦之報告

緒丁未正月十五日時報

太晤士報云福公司於千九百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號報告中稱在一年之內又加添資本三十萬股已共有股本英金一百二十四萬二千八百二十二磅時並未報告該公司之盈虧因事方與辦故未預備又據去年報告稱該公

司代理人擬開採山西煤礦該礦分南北兩段北在平定州及孟縣二處南在澤州及潞安府二處礦苗甚旺所以久不開採之故實因載運維艱直至近今方有火車路也其南之礦地欲載運出產之煤惟有將道溝(譯音)消化鐵路推廣以達澤州然使此路直達澤州雖僅四十英里亦極艱難因費用不貲也故該公司對於財政向未計議及此而今則有法以處此焉因道溝消化鐵路合同訂明允許福公司在該處開礦中國政府願自籌款建築故該公司總理欲要求中國政府將此路接連建築以達澤州曾與中國政府提議自千九百零五年七月一號起道溝消化鐵路已由中國政府建築惟其經費不敷致河南所出之礦較爲延遲而中國政府與該公司皆受其害後經中國政府竭力籌款又推廣數英里使與清化城相近此舉是大有進步於吾之來往也至中國政府之借款利息却按時清繳據開礦務工程師亞勿亨森游歷中國後之報告謂得消息知各處不甚大塊之礦惟能竭力開採當可得有利益其最爲妨礙者因往往有水流入每一分鐘計有一千加倫亦不爲過多今欲除去流水之法尙不能美備又據總工程師亞歷山大維奢報告謂若非詳細查察礦地必不能確實明晰故欲堅守前定之主義倫敦支那報亦論及此事謂福公司之報告必不能得各股東之歡迎因其帳籍僅報告千九百零五年年底爲止共得進款四萬六千六百七十磅費用一萬三千五百零七磅又繳還零四年債款一萬一千六百三十九磅除以上所列出款外僅餘二萬一千五百一十四磅且山西之礦一時尙未能開採因其北平定州地方之礦督撫本未准而人民亦竭力阻撓其南亦未能開採須俟鐵路之直達而此路工程甚鉅自中國政府興辦後須越三年方可工竣礦苗亦不甚盛旺大爲失望其若何結論須亨森與維奢二工程師書呈報告之後方可釋然現其電報尙不能滿人意也

## 錄時報載福公司股東在倫敦集議紀事

丁未正月二十六日時報譯錄

一六四

字林報云。福公司之倫敦總公司在西正月三十一號。在克瑞痕街各股東集會。議由楷爾維爲主席。時主席宣言云。本公司帳目惟結至千九百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號爲止。惟各股東皆欲知當年之帳。與前一月之帳。有何分別。因在千九百零六年。亟欲使之進步。已費去七萬磅。此次又解銀至華爲購地建埠。以備將來之用。現在所有產業共值八十萬磅。作爲中政府鐵路五厘借款。此外又有現存之十五萬磅。以及中國鐵路之利息總計。共有產業一百萬磅。各董皆以爲本公司產業。甚形充實。詎知有一年之久。竟全行失望。實因不能預料。以阻止種種之艱難。惟種種之艱難。各礦地所恒有之事也。後又謂西人路什典曾遞來一函。函中詞旨業已錄登報章。路什典即係本公司發起人。查得山西河南礦地者。又曾將其來函逼發各股東。週知函中甚責備公司中人。以爲山西礦地並未開採。而河南則先行興工。此事當與及美森交涉。云在未得此信之前。路什典曾面陳意見。謂山西礦務亟宜竭力興工。勿復顧忌官員人民之反對。若公司中職員等有爲人民殺害者。便可向中政府要索賠款。惟此等計畫各股東亦不以爲然。便可。以公司中執事人之性命。以相嘗試乎。雖不從路什典之所請。在公司中不免延遲歲月。而亦不願如是草率。路什典又謂應舉一亞洲著名之人。俾副辦事員中。以加添本公司之勢力。不知果用一亞人。究有何勢力。足以加添乎。故路什典所舉二款。均不可准行。自此之後。又歷十三月之久。該公司並未有所舉動。在一月前大陸各股東擬選一法人入內辦事。嗣因法人有事。亦未接受。至前日下午。又有一法人携有大陸各股東印信來此。乃遂延爲辦事人焉。路什



典又欲加添一人以辦理爲難之交涉。因此通信煤鐵鋼業代表商情。後亦不能成就。去年夏季曾在瑞典國晤見路什典好友。路田尼侯爵。即前與路什典游歷中國者。侯爵謂意大利各股東甚相信任。各董亦知現在所開之礦。仍極貴重。並無減色。雖該公司辦事似甚延緩。在中國舉辦。往往如是。故更須堅定其志。就照現在辦法。靜以對付中國。一切均任英政府料理。諸君以爲何如。云時及美森甚贊從其意見。及美森亦云。觀現在情形。山西礦務一時終難得手。而河南已一蹴而幾焉。又宣布如何開採河南礦地。並種種掘挖之數。難情形。近華人之心。又大爲變動。僉謂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雖未必衆口同聲。而亦足以運動西山。多生一阻力也。據山西人民意見。竟欲廢去前約。再行訂立。抵拒本公司。祇准開採礦地一二處。不准多開此等地位。余至山西時。所經歷當經稟明英使薩道尼。余在中國時。屢與駐華英使及各官員互相會商。素表同情。並承竭力贊助。英使亦曾代表公司。責以違背約章。要求損失之賠款。又曾咨請外務部。謂每年賠償損失若干。理所應爾。若無種種之阻止。則其利益固已不賚。但雖經駐京英使向中政府要求。而現尙擱置。近接在中國本公司代表喬其勃朗電稱。正月廿四號。爲山西礦務問題。曾與英使晤商。而此國艱之地位。仍無更動。中國外務部已諭令山西巡撫允准辦理。而該撫仍未遵照。觀目下情形。一似中政府與山西省爭論。同時英政府亦要求。自正月一號起。本公司所損失之賠款。並相戒中政府。若再延緩不能解決。則賠款自必遞加。現山西省已從排外思想。略有轉機。故吾想山西官員。或主退讓以賠償損失。或全行贖回。惟此二者而已。此外實無可解釋此問題也。惟至善之計。當用平和之道。如山西官員與礦地人民。合方與公司同謀開採。則兩造皆受其益。惟此舉動須由山西一方面提議。因本公司既定合同。自當堅守也。後又由路什典宣言。會長所云甚表同情。惟余前所面

陳之言。不甚吻合。因余並未有此意見。欲遣一礦工師。至山西興工。而一任該處之殺害者。惟言斷不至於殺害耳。因華人亦自知情也。又如會長言各董不能預料種種之艱難。是固然也。在本公司目的。固欲得山西省中之煤與鑽石。自應函行開採。不多所延緩。至議在辦事員中舉一華人。吾知中政府亦必歡迎之也。至責備公司中。惟在河南開掘。不能兼及山西之說。據及美森所言。而知中國前後一轍。如能優待。彼自能以忠厚報之云。既而各股東考。斯登與海立斯等皆相繼演說。後又選舉前董辯拉斯與密勃再爲董事。

Regulations agreed upon by the Shansi Bureau of Trade and the Peking Syndicate for mining purposes, iron works and transporting mine products of all kinds in the Province of Shansi.

1 The Governor of Shansi having sanctioned the request of the Shansi Bureau of Trade for the sole right to open and work coal and iron mines throughout the districts of Yu Hsien and Ping-ting chow, and Prefectures of Lu-an-fu, Tsechou-fu and Ping-Yong-fu and also petroleum wherever found, the several concessions granted are now transferred for operation to the Peking Syndicate for the period of sixty years.

Mining engineers shall first be sent to find in what township and hills the mines are situated and what they produce, and make maps thereof with explanations inserted, which shall be submitted to the Governor of Shansi that he may see that the proposed works are not injurious to the place, and he shall report thereon to the Tsong li Yamen for record and at the same time issue a permit for the mines to be opened without the least delay. If mining lands belong to the people, the lease or purchase shall be made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wners for a reasonable price, if it be Government land, the tax to be paid on it shall be double the ordinary land tax for that locality.

2 The Governor of Shansi has authorized the Bureau of Trade to negotiate a foreign loan not to exceed taels 10 000, 000-should the mining Engineers employed find this sum insufficient the Bureau may borrow more only of the Peking Syndicate.

3 All matters of administration, Exploitation, employees and finances shall be controlled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Peking Syndicate and the Chief of the Shansi Bureau of Trade shall co-operate.

4 Each mine must have one foreign and one Chinese manager, the foreigner to control the works, the Chinese to attend to all matters between natives and foreigners.

Accounts will be kept by the foreign system, receipts and payments of money to be controlled by the foreign manager and audited by the Chinese manager.

At all mines Chinese should be employed as much as possible, all salaries to be paid by the syndicate.

5 When prospecting for mines if there be any boring or sinking of pits to examine mineral deposits, an arrangement should first be made with the land owner to compensate him for any crops injured.

If a mine be opened on private land an arrangement must be made with co-operation of the local officials to lease or buy the land for a reasonable price fair to both parties as a measure of justice. Wherever land leased or bought for mines contains cemeteries or mortuary shrines some plan must be devised to avoid them, there must be no excavation.

After mines are opened should there be damage to life or buildings from subsidence in the mines, the Syndicate shall make charitable compensation.

6 Wherever mines are worked there shall be paid yearly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s producers tax (to ti shui). 5% on the cost of extracting the output of the mines. From the profits shown by the yearly accounts there shall first be paid 6% interest on the capital employed, and next 10% shall

be set aside as a sinking fund for yearly repayments of capital and consequent reduction of interest, payments to sinking fund ceasing when the invested capital is wholly repaid, and from the remaining net profit, 25% shall be paid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remainder shall go to the syndicate for its own disposition.

In future, wherever foreign capital is used to work coal or iron mines in China this rule for a 5% Government tax on the output shall be enforced, so that all may be treated alike.

This capital being money lent by merchants for mining purpos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not in any way be responsible for losses incurred in the business.

7 The area of the mineral districts of Yü st Hsien, Ping-ting chow, Tse Chau-fu, Lu-an-fu, is very extensive and many mines may be worked therein.

But the accounts and profits of each mine must be kept distinct from the others, the gains of one mine should not be made to offset the losses of another and so cause the Government income to suffer reduction.

8 All machinery materials and supplies needed for the mines shall on importation be subject to the rules in force with the Kai-Ping and other mining companies and pay one full duty and a half to the maritime customs and shall be exempt from all inland Jikin taxes.

The products of the mines when exported from a seaport shall pay export duty according to the customs tariff.

9 The Syndicate is to control the mines for 60 years on expiration of which term all the mines

of the syndicate, whether new or old, profitable or not, shall with all plant, materials, buildings, land, railways, bridges, and all property acquired by the capital of the mines, be handed over gratis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in due time the Bureau shall request the Governor of Shansi to send deputies to take delivery.

10 It is important that at each mine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prevent discord between officials and people.

For this purpose the Bureau should request the Governor to appoint a deputy and the syndicate should nominate one of the gentry, the salaries of both to be paid by the syndicate.

11 On first opening the mines, foreigners must of course be employed as mining engineers and foremen but later on the Bureau and the Syndicate should arrange to select for such positions any Chinese who may be proficient in mining engineering or managing work.

For subordinate positions of little responsibility Chinese should be entirely employed and Shansi natives as much as possible so as to encourage improvement.

12 The miners employed should be chiefly Shansi men and should be paid fair wages. After the mines are opened the Bureau and the Syndicate should select from European and American mining regulations suitable ones to apply to questions of Compensation to miners for injuries while at work, to pensions for the aged after long service, the limits of daily working hours, etc, and obtain for such regulations the approval of the Governor.

13 In opening the mines the Syndicate shall establish a school of engineering and mining in some

locally convenient to the mines and there shall be selected 20 or 30 promising youths by the local officials and gentry to study in this school under foreign instructors and thus prepare for future employment on railway and in mines. The expenses for this school to be met by the syndicate.

14. Silver Taels 10 000 000 to be loaned to the Bureau of Trade by the Peking Syndicate is an estimated sum. After the capital necessary for opening each mine has been supplied by the syndicate, the syndicate will be authorized to print share certificates and conditions for the capital furnished and six the time of sale. Chinese merchants who apply for shares within the fixed time shall be allowed to buy of shares for sale any number they wish.

15. Chinese merchants who wish to buy shares may get them from the Bureau who will procure them at current market rates, or they may themselves buy or sell the shares at pleasure. If any Chinese gentry or merchants shall within the term of 60 years acquire three fourths of all the shares of any one mine, that mine may then be redeemed from the Syndicate and Bureau shall report upon same and direct that shareholder to take charge of the mine.

16. If within the area authorized for opening mines there be mines already worked by the people such private mines shall not be appropriated, but if a proprietor be willing to lease or sell his mine the Bureau and the Syndicate shall offer a reasonable price for it, but no compulsion shall be used.

17. Whenever it may be necessary for any mine to make roads, build bridge, open or deepen rivers or canals, or construct branch-railways to connect with main lines or with water navigation to facilitate transport of Shansi coal, iron and other mine products from the Province, the Syndicate on re-

ring to the Governor of Shansi is authorized to proceed with the works using its own capital without asking for Government funds. Regulations for the branch-railways are to be made in due time.

With reference to the Chengting-Tai-Yuen railwa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which the Bureau has borrowed capital from others, the Peking Syndicate, to avoid disputes, shall not construct any railway within 100 li on each side of it. Private land required for the works authorized as above, shall be leased or bought according to the rules already in force with other public companies.

No encroachment of private property shall be allowed and the local authorities must be applied to for protection.

18. At the end of every year a printed account of profit and loss shall be rendered by each mine to the Bureau and each mine shall appoint one Chinese and one foreign auditor to examine the account and certify that they are correct and a general account of profit and loss for all the mines shall be jointly prepared and submitted to the Governor who will send copies to the Tseng-Iyomen and Board of Revenue for audit. Payments due to the Government shall be reported at some time.

19. These mines being under the sovereignty of China, should China ever be at war with another country the syndicate will obey the order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rohibiting any aid to the enemy.

20. These regulations shall be made out both in Chinese and foreign text, each party to have a copy for reference.

Signed in Peking on this twenty first day of May 1898, being the second day of the 4th month of the 24th year of the Emperor Kuang Hsü



光緒三十三年正月朔日  
西歷一千九百零七年二月十三日

出版

定價大洋四角

編輯所兼  
發行所

日本東京神田西小川町二丁目一番地

山西同鄉會事務所

印刷人

日本東京市神田區中猿樂町四番地

藤澤外吉

印刷所

日本東京市神田區中猿樂町四番地

秀光社



發行所

山西省城晉新書社

#6  
227717  
4